

名家日記

新綠文社編



中華書局印行

名 家 日 記

新 綠 文 學 社 編

中 華 書 局

目次

| | |
|-------|-------|
| 卷首弁語 | 「一」 |
| 胡適日記 | 「一」 |
| 吳稚暉日記 | 「七三」 |
| 魯迅日記 | 「一〇九」 |
| 郭沫若日記 | 「一一七」 |
| 徐志摩日記 | 「一三五」 |
| 郁達夫日記 | 「一三九」 |

，見聞雜記；有的是名人訪問記，學生生活素描，美國風俗人情，朋友往來事跡。這都日記之所以能够保留，全靠他的友人許棣常的愛護。許氏並指出其優點及感想甚多，大抵可分三項，現節其原文如下：

1. 篇中於殊俗之民風，政教，學術，思想，紀述特詳。……內有關於私人交際，與附圖書紀載……令人讀之，莫不恍如神游海外。因思吾國改革以來，已十餘載，而骨曠者仍篤守東方舊習，與世界趨勢，動輒背道而馳，識者憂之。深望國之十大夫，常往來歐美，覽觀大勢，庶執着之心，久而自悟。

2. 此編臆陳事物真相，犁然可觀，要與吾民廿世紀之新思潮大有關係，以親近之叢書野乘，僅資談助者，不寧有上下床之別乎？

3. 至於身處異域，宗國危亡，瞭愴尤切。故盡心力於國民外交，解難釋疑，以爲祖國保護，使彼邦人士，有所觀感，不致以洗衣工人，一筆抹殺，讀之尤足令人起敬。吾輩青年，志行類多薄弱，誠不可以無攻錯。

第二、我們選鈔吳稚暉的茶館日記等兩種，以示

(三) 社交日記

之良模。茶館日記是敘述他民國十三至北京生活的斷片，可以從這裏顯現出作者的社會活動

的姿態。這裏，他的交際是極繁忙的，不是開什麼執行會，便是開什麼訓練會，以及國語會議，點查清宮等等。閒來，又要上茶坊，上飯店，上酒館，幾乎是爲了應酬而生活的一樣，所以他說：「彼此酬酢無虛日，可嘆！」日記中凡所敘寫，看來都是實事實人。其時他所接觸的朋友，在日記中說到的，約有百來個。就中頗多知名之士，如：胡適，楊杏佛，鈕惕生，馮玉祥，葉恭綽，皮宗石，徐季龍，顧孟餘，周鯨生，陳道伯，黎錦熙，丁在君，鄧岡在北京，時相過從。其記民黨的活動和清宮的實況，尤其精微入骨，非身歷其境者何能道此？談話處亦頗堪發噱，儼然是一副滑稽的老態。例如：

【九日】早十時醒來，我即寫此日記，將饒頭蒸蒸，弄一碗蹄膀，半碗付人字籠。……本想馬上出京，恐爲×××老婆所笑，笑我無常心，只好忍着，仍作北京生活。

【十四日】上書房者，王子讀書處，大約此等破書，尙是道光時所遺，弄得一身好灰，出來時面目亦與煤鬼相等矣。

【二十三日】揆伯領余等至技術室坐，有施秉之宋蘭佩等皆相識，室內甚熱。揆伯時出時入，余與叔方正好履坐。熱到頭昏腦脹。余又掉古文觀止曰：「雖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相與粲然。

吳氏此等日記，真是大奇，大奇！三十年前日記一種，亦類於此，故不贅。

第三、我們要提出魯迅的馬上日記，以示

(二) 感想日記

梗概。魯迅的寫日記，別開一路，與所謂正宗嫡派是迥然相異，卓犖不同的。他在日記中說明他自己：「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又說：「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到偶爾也有一點的，平時接着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書到簿。因為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

這是日記的另一種作法。前舉胡氏吳氏的兩種，都是給自己看的，這一種却是預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寫的是偏於感想方面，筆墨之間，隱含幽默，略帶諷刺，與他的雜感和隨筆之類相比，實在可以說是一致的。因此，我就名之曰「感想日記」。

第四、我們摘取了郭沫若的一段日記，以見

(四) 旅行日記

的一斑。旅行中寫日記，其事既有濃趣，其文亦自可喜。郭沫若氏在日本，和田漢氏（壽昌）

的旅行的生活，歷歷如畫一般地活現在這段日記裏面，何等浪漫詩克！這篇日記，一直從田漢初次晤面，得到大宰府之遊。中間關於燒飯煮菜，讀書吟詩，博多灣海濱，東公園，松原之遊蹤與史跡，也記載得很細緻，很有趣。尤其「徒步開懷」的一件事，更是意深境幽。

第五、我們介紹着徐志摩的道作日記，眉軒瑣語，別示

(五) 戀愛日記

的一例。戀愛日記，本來大都是只寫戀愛時期的生活。這是狹義的解釋。實際上，只要是言情說愛的，無論是戀愛或結婚，都可以看作一例。何況結婚生活與戀愛生活，本質上並無差異的。本篇所敘，是詩人徐志摩當日與其愛妻陸小曼（即日記中所寫為眉者）女士的新婚生活的一角。他是用了「瑣語」的形式寫的。瑣語本來也是日記體的一種，略較日記為瑣細些（指內容而言）罷了。古人寫「瑣語」或「瑣憶」，大抵都記蘭閣韻事，洞房隨語，是在彼此生時寫的。此外，有一種帶有悼亡性質的，就叫做「憶語」，例如巢民的影梅菴憶語，這是為追悼他的亡妻董小宛而作的。

第六、值得特別推薦的，是郁達夫的水明樓日記和病閣日記，這兩篇乃是

(六) 文藝日記

的範本。「文藝日記」，向無定型；凡是寫關於文藝家的事的日記，是為一種，由文藝家寫的日記，是為第二種。郁氏此作，兼而有之，一方面固已是文藝家的日記，另一方面凡所記載，也大抵是不外乎他的讀書作稿一類的事，所以可以說是一種作品而實已含着兩種性質了。在目前新文壇上，日記文學的收穫最豐富的，首推郁氏，其已出版者有日記九種（單行本）及其他日記多篇。

胡適日記

「……聽說後來胡適之先生也在做日
記，並且給人傳觀了。照文學進化的
理論講起來，一定該好得多。我希望
他提前陸續的付印。」

日記

二十二夜，世界學生會，開夏季歡迎會，到會約四百人。余爲是夜主要演說者，所演題爲「大同主義」。

今日午後三時，又至「婦人禁酒會」會所演說，此邦婦人，本不飲酒，此會以提倡禁絕沽酒釀酒之業爲宗旨。各城皆有分會，此間分會會員，有八百人之多，然大半皆附名而已。今日以大雨故，到者寥寥。吾演說「大同主義」，引用「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一語，以爲狹義愛國心之代表。演說後有 Mrs. 某者語余，謂彼讀此語，但以爲「無論吾國爲是耶，爲非耶，吾終不忍不愛之耳」；初非謂吾國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爲是也。此意已足匡余之不逮。今日遇 Prof. M. W. Sampson（散蒲生教授）亦前夜在座者，語語及此。先生亦謂此言可左右其義，不易折衷，然其本義謂「父母之邦，雖有不義，不忍終棄。」此言是矣！吾但攻其狹義，而沒其廣義，幸師友匡正之耳！

偶讀英國亞細亞學會報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 Part III)

pp. 723-729) 見彼邦所謂漢學名宿希爾斯(Herrel Giles)者，所作敦煌錄釋一文，附原稿影本十四頁。敦煌錄者，數年前吾國敦煌石室發見古物之一也。所記敦煌地理古跡，頗多附會妄誕之言。鈔筆尤怪陋，然字跡固易辨認也。不意此君所譯釋，乃訛謬無數。最可笑者，如：「古號鳴沙神河(句)而詞焉近(句)南有甘泉(句)」又如：「父母雖苦生離兒女(句)為神所錄(句)歎然擲手(句)而沒神龍中(句)刺史張孝嵩下車(句)」以上句絕，皆解氏本。蓋以神龍為神龍之淵，而不知其為中宗年號也。又如：「那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句)陰森中有小堡(句)」，譯「有寺古木」曰：「There is a monastery and a clump of old trees」豈非大可笑乎？其尤荒謬者，原稿有「純」字，屯旁作「去」。解氏注曰：「純字似有闕筆，蓋為憲宗諱故也。又有「祝」字，為昭宣帝諱，而無闕筆，故知此稿成於憲宗昭宣之間也。」其實「純」並無闕筆。但稿中闕筆之字甚多，如「昌」作「昌」，「害」作「宮」，「鳥」作「鳥」，蓋錄手不學不識之過耳。類此之謬處尚多。彼邦號稱漢學名宿者，亦尙爾爾，真可浩歎！余擬拾諸誤，為作文正之，以寄此報。

西國報章，多有「時事畫」(Cartoon)一欄，聘名手主之。其所畫或諷刺時政，或褒貶人物，幾於不着一字；而利如鋒霜，爽如哀梨，能令人喜，亦能令人歎息。其為畫也，蓋自成一種美術。歐美二洲，以此藝著者無數；而其真能獨樹一幟，自成宗派者，亦復寥寥無幾。

蓋其爲畫也，如爲文然，貴以神勝，以意勝者次之；其但紀事實，炫技巧，供讀者一笑而已者，不足尙也。吾所見歐陸諸國之名作極少，不敢妄爲月旦。若英美兩國之作家，於美得 Robinson（駱賓生）及 Minor（漫老）二家，於英得 Funch（彭笑）之作者，皆爲此道上乘。

威爾遜與羅斯福本月演說，其大旨寥寥數言，實今日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樞紐，不可不察。威爾遜氏所持，以爲政府之職，在於破除自由之阻力，令國民人人皆得自由生活。此威爾遜所謂「新自由」者是也。羅氏則欲以政府爲國民之監督，維持而左右之，如保赤子。二者之中，吾從威氏。威氏不獨爲政治家，實今日一大文豪，一大理想家也。其人能以哲學理想爲政治之根本，雖身入政界，而事事持正尊重人道；以爲理想與實行，初非二事，故人多以爲迂。其實威氏之爲偉人，正在此處，正在其能不隨流俗爲轉移耳。其外交政策，自表面觀之，似著著失敗；然以吾所見，則威氏之政策，實於世界外交史上開一新紀元。即如其對華政策，巴拿馬運河稅則修正案，哥羅比亞新條約，皆是人道主義。他日史家，當能證吾言之不謬。

七月四日（獨立節），威氏在斐城演說。其言句句精警，詰語肝膽照人。其論外交一段，尤痛快明爽。其得力所在，全在一「恕」字。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其言曰：「獨立者，非吾人私囊中物已也，將與天下共之。」又曰：「若吾人以國中所不敢行之事，

施諸他國，則吾亦不屑對吾美之國徵矣。」又曰：「天下之國，有寧吃虧而不欲失信者，乃天下最可尊榮之國也。又曰：『愛國不在群衆之歡心；真愛國者，認清是非，但向是的一面做去，不顧人言，雖犧牲一身而不悔。』又曰『一人能自省其嘗效忠祖國，而又未嘗買其良心者，死有餘樂矣。』凡此皆可作格言讀，故節錄之。

讀外報，有H. Addington Bruce氏，論『The Importance of Interests, The Outlook, July 18, 1914』一文，極喜之，節其大要如下：『人生能有所成就，其所建樹，對於一己及社會皆有真價值者，果何以致此耶？無他，以其對於所擇事業，具深摯之興趣，故專心肆力以爲之耳！弗蘭克林幼時，父令習造燭，非所喜也。後令習印書，亦非所喜也。惟以印書之肆易得書，得書乃大喜，日夜竊讀之。十六歲即不喜食肉葷，節費以買書。學作文，肆習勤苦，文乃大進。年未三十，而名聞遠近。及其死也，歐美二洲交稱之以爲聖人云。達爾文少時不樂讀書，家人以爲愚鈍，日惟喜閒行田野中，打鎗、逐狗、殺鼠，其父憂之。合入格拉斯哥(Glasgow)大學習醫，數月即棄去。又令入康布利基(Cambridge)大學習經典。既至，適韓思洛(Henslow)主講天然學，達爾文往聽。韓令日入深林中，採花草，捕蟲鳥爲標本。達大善過望，習動植物學極勤。……他日遂發明進化之說，爲世界開新紀元云。莫羅特(Mozart)父爲宮中樂師。莫襁褓中，習聞樂器輒大喜，又時以細手按拍，父奇

之。未三歲，即教之樂器，所教輒能為之。四歲已能奏鋼絲琴（Harpichord）。五歲已能調曲。六歲習胡弓（Violin）。——焉聞國中名手……其後成世界音樂鉅手。此三子之能有以建樹，成不朽之業者，以其所擇業為性所酷嗜。其趣所在，故專一以赴之，其成功宜也。成功之要道無他，濃摯之興趣，輔之以堅忍之功夫而已耳；然堅忍之功夫，施之於性之所近，生平所酷嗜，則既不勉強，收効尤易。那威倫喜戰陣，雖在劇場樂部，其心中所籌畫，皆同兵之布置也。莫維特自三歲即習音樂，於世亦重作，無所不讀。一日與友人擊彈子（Billiard），口中伊嗶不絕。歲終，自言已成一譜，即其最著名之“Zaubertots”之第一節也。是故為父母者，宜視其子女興趣所在，以選擇業之指南；又宜於子女幼時，隨其趨向所在，培植其興趣。否則削足適履，不惟無成；且為世界社會失一有用之才，滋可惜也！」

頃與友人發起一讀書會，會員每週最少須讀英文文學書一部。每週之末日，相聚討論一次。會員不多。余第一週所讀二書：(1) *Hav. Horne: 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2) *Hauptmann: Before Dawn.* 上所舉第二書，乃當代德國文學泰斗郝卜特曼（*Gerhart Hauptmann*）最初所作社會劇。郝氏前年得諾倍爾獎金，推為世界文學鉅子者也。一諾貝爾賞 Nobel Prizes，詳見下記）此劇名譯言東方未明，意在戒飲酒也。德國人嗜飲，流毒極烈，郝氏故諍之。全書極動人。寫出野富人家庭之醜態，栩栩欲活。劇中主人 *Loth and*

Helen 尤有生氣。此書可與易卜生社會劇相伯仲；較布若 (Brecht) 所作殆勝之。自易卜生 (Ibsen) 以來，歐洲戲劇鉅子，多重社會劇，又名「問題劇」(Problem Play)。以其每劇意在討論今日社會重要之問題也。業此最著者，在昔有易卜生 (挪威人)，今死矣。今日名手在英國為郝氏，在英為白納 (Bernard Shaw)，在法為布若氏。

● 諸諾爾賞金者，瑞典人諾倍爾氏所創，以鼓勵世界男女之為人類造幸福者也。諸諾爾卒於一八九六年。遺囑將遺產九百萬美金，存貯生息，歲以所得息分爲五分，立爲五賞。(1) 世界最重要之物理新發明；(2) 世界最重要之化學新發明；(3) 世界最重要之醫學或生理學新發明；(4) 世界所公認之文學著作，足以表示理想的趨向者 (Idealistic tendency)；(5) 最有功於世界和平者。第一次給獎，在一九〇一年。每賞約值美金四萬元，賡以金牌，於每年十二月十日給之。(此爲諾氏歿日) 其物理化學二賞，由瑞典國家科學院判定發給；其醫學獎，由斯托亨 (瑞都) 醫學會審定；其文學賞，由瑞典通儒院裁決；其和平獎，則由挪威議會定之也。美前總統羅斯福，得一九〇六年份和平獎。文學獎則：

- 一九〇三 Bjornstjerne Bjornson (挪威劇家，易卜生之友)
- 一九〇七 Rudyard Kipling (英詩人)
- 一九〇八 Rujolph Eucken (德哲學家)

一九一一 Maurice Meterhuck (比利時詩人及劇家)

一九二二 Gerhart Hauptmann (德劇家)

一九三三 Rabindranath Tagore (印度詩人)

又讀一劇，曰織工 (The Weavers) 爲郝氏最著之作，寫貧富之不均；其寫織工之貧況，真足令人淚下。書凡五齣：第一齣織工織所織布時，受主者種種苛刻虐待，令人髮指。第二齣寫一織工家中妻女窮餓之狀，妻女日夜織，而所得不足供衣食，至不能得芋(芋最賤也)，兒啼索食，母織無燭。有犬求投不去，遂殺以爲食。種種慘狀，令人不忍卒讀。第三齣寫反動之動機，獸窮則反噬，固也。第四齣織工叛矣，叛之原因，以主者減工值，工人哀懇之，主者曰：「不能得芋，何不食草？」工人遂叛，圍主者之家，主者狼狽脫去，遂毀其宅。讀之令人大快。第五齣寫一老織工，信天安命，雖窮餓猶日夕祈禱，以爲今生苦，死後有極樂園，人但安命可矣。此爲過去時代之工人之代表。今之工黨，則決不作如此想也。此老之子婦，獨不甘束手忍受。及工人叛，婦持杵從之。其子猶豫未去。聞門外兵士放鎗擊工人之聲，始大怒，持刃奔出從之。老工人猶喃喃坐織。門外鎗彈穿戶人，中此老，仆橫上死。俄頃，其幼孫奔入，譁呼：「工黨大捷矣！」幕遂下。此一幕寫新舊二時代之外人心理，兩兩對映，耐人尋味，使人生今昔之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舊時代之心理也；「人實

爲之，天何與焉！」「但問人事，安問天意！」「貧富之不均，人實爲之，人亦可除之！」此新出代之心理也。今工人知集羣力之可以制資本家死命也，故有同盟罷工之舉。從而走險，爲救亡計，豈得已哉！誰實迫之，而使至於此耶？此劇大類 Mrs Gaskell's 'Mary Barton'，布局異意，大抵相類。二書皆不朽之作也。

又讀一劇，亦郝氏所作，名顯表，諧劇也。寫一極狡猾之賊漢，及一極糊塗之巡檢，窮形盡致。聞文教長散蒲生 (Sempson, M. W.) 講郝卜特曼所著劇之長處，其論顯表與放火記 (The Confession) 也，曰：「此二劇相若始末：前劇之主人 Mr. Wolff，今再姓爲 Mrs. Teitz，老矣。雖賊智猶存，而堅忍不逮，英雄末路，令人歎息。郝氏長處，在於無有一定之結構經營，無有堅強之布局，讀者但見一片模糊世界，一片模糊社會，一一逼真，無一毫文人矯揉造作之痕也。此種劇不以布局勝，劇之不以布局勝，自郝氏始也。」其論織工也，曰：「此劇有二大異點：(一) 全局不特無有主人，乃無一特異之角色。讀顯表及放火記者，雖十年之後，必不能忘劇中之賊漢伍頓，及巡檢荷爾汗 (W. Krehn)；讀顯表則不然。讀者心目中但有織工之受虐，資本家之不仁，勞動家之貧餓，惡毒人人之視，而不見一特異動人之人物。」蓋此書所志不在狀人，而在狀一種困苦無告之人羣，其中本無有出類拔萃之人物也。(二)

劇中主人，即是一羣無告之織工。其人皆如無頭之蛇，喪家之犬，東衝西突，莫知所屆，讀者但覺其可憐可哀，獨不知其所欲究屬何物，此其與他劇大異之處也。西柴者，知卜魯他所欲何事，亦知高西尼司所欲何事；讀割肉記 (Merchant of Venice，或譯作傑里而商人) 者，知歐洛克所欲何事。讀韓姆列特者，知丹麥王子所欲何事；獨讀此劇者，但見糝糊血淚，但聞幾許怨聲，但見餓殍，但見衆鬪，但見搶劫，但見格鬥，但見一般怨毒之氣，隨地爆發，不可遏抑。然試問彼聚衆之工人所要求者何事，所志在何事，則讀者瞠不能答也。蓋此劇所寫，爲一般愚貧之工人，其識不足以知其所欲何事，其言尤不足以自白其所志何在。此種謠言，近人頗用之。俄國大劇家齊科甫 (Tchekoff)，尤工此云。

有某夫人問余對於耶教徒在中國傳道一舉，意見何能？答曰：「吾前此頗反對此舉，以爲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英文所謂 Proselyting 者是也。年來頗覺傳道之士，正亦未可厚非，彼等自信其所信，又以爲其所信之足以濟人淑世也，故必欲與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新約之馬太傳有云：「未有燃燭而以解覆之者也。皆欲插之於上，命室中之人，畢受其光耳，且令汝之光照耀人前，俾人人皆知汝之事業，而尊榮汝在天之父（上帝也）。」此傳道之旨也。願今日傳道之士，未必人人皆知此義耳！」某夫人極以爲然。

偶讀 Lyman Abbott's "Reminiscences" (亞北特——外觀報之總主筆，爲此邦有名講道大師——之自敘，) 內有其父訓子名言數則。今記其二：(一)「凡宗教門戶之爭，其什九皆字句之爭耳；抑吾意以爲其所餘什一，亦字句之爭也。」此言誠是！孟子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兼愛與仁心仁政有何分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皆兼愛之說也。孟子皆推崇之，而獨攻墨子之兼愛何也？(二)父曰：「來曼(亞君名)，吾意決矣，欲多財。」子曰：「多財易言而難致。」父曰：「否，否！此大易事。」子曰：「如之何則可？」父曰：「常令出少於入而已矣！如吾歸自歐洲，在伯脫里登岸時，囊中僅有十分錢，吾甯步行而歸，不明以六分錢僱汽車歸也。」子曰：「請以一俟得財之後乃用之，無用之於得之之先也。」之一言以益之，何如？(按墨教出於夏禹，儒教成於姬周。墨尙兼愛，儒亦言仁愛；惟儒重等差親親仁民愛物之有先後重輕之別。此儒墨之鴻溝，亦即孟子所以揚禹而抑墨也歟？)

九月二日出遊。余本擬不赴今年學生年會，惟曾與美人金君 Robert W. King 約借遊波士頓。若逕往波士頓，而不赴年會，於理殊未當；故決留年會二日，會終始往波城。下午

五時三十分離綺色佳時，大雨新霽。車行湖之東岸，日落之兩山，黑雲蔽之。久之見日，盡受日光，皆作赤色。日下而雲益紅。已而朱露滿天，半湖水返映之，亦皆成赤色。風景之佳，真令人歎絕！在瓦森換車至西雷冠換坐夜車。至翌晨七時，至春田換車至北濱登，又換車至安謀司，即年會所在地也。

三日爲年會之第六日，赴議事會。余被推爲明年學生英文月報主筆之一。先是余決計明年不再與外事，故同學欲余出爲明年學生會東部會長，余堅拒之。此次不早赴會，其中一原因，即明避此等外務耳！不意前日月報總主筆君，忽以書詢明余爲編輯之一，任國內新聞。因念月報關係重大，而余亦可借此得實習英文，故復允之。再爲馮婦，思之可笑！

康奈耳諸同學，此次赴會處處都出人頭地。運動會則康校同人得百分之六十九分。他校皆賤乎其後。中文演說，則杏佛第一，題爲「科學與中國」。遊戲則康校同人所演掛號之鬧劇（趙君元任編），得最上賞。

四日晨，赴習文藝科學學生同業會（Voc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rts and Sci-

Doc Stenets)。鄭君萊主席，先聲明本年本會商業會辦法。兼奉命為明年東部總會長，力籌不遑，又添一重担子矣！胡君宣明讀一文，論「國家衛生行政之必要及其辦法之大概」，聽動人；其辦法尤為井井有條。麻省工業大學周厚坤君，新發明一中文打字機。鄭君請其來會講演。

其法以最常用之字（約五千），鑄於圓筒上。（A）依部首及畫數排好，機上有銅版可上下左右拉行，覓得所需之字，則銅版可推至字上。版上安紙，紙上有墨帶，另有小槌，一擊則字印紙上矣。其法甚新，惟覓字頗費時。然西文之字，長短不一。長者須按十餘次，始得一字，今惟覓字費時，既得字，則一按已足矣。吾國學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廢漢文而用英文，或用簡字之議。其說曰：「漢文不適打字機，故不便也。」夫打字機為文字而造，非文字為打字機而造也。以不能作打字機之故，而遂欲廢文字，其愚真出鑿趾適屨者之上千萬倍矣！又況吾國文字，未必不適於打字機乎？宣明告我有祁君者，居紐約，官費為政府所撤，貧困中苦思為漢文造一打字機，其用意在於分析漢字為不可更析之字母。（如「口子之類」約百餘字，為字紐，仿西文打字機之法，此種字紐鑄併而併合打印。「女」為「好」，「系系」為「繫」之類。此意固佳，惟大不易，其難處在於吾國之字形，每字各佔一方：「一」字所佔地，與「豎」等；一字各分子，又無定位。「鑿」字中之「言」字，與「信」「言」「讀」「書」等字，與「豎」等「言」字，所佔地位，無一同者，則機上至少須有七種「言」字之槌矣。不知祁君

何以救此缺陷也？

五日，年會終矣。去安謀司赴波士頓，道中遊唐山(Mt. Tom)。登唐山之樓，可望見數十里外村市。樓上有大望遠鏡十餘具，分設四圍窗上。自鏡中望之，可見諸村中屋舍人物，一一如在目前。此地去安謀司不下二十里，而鏡中可見安謀司學校之體育院，及作年會場之禮拜堂。又樓之東，可望東漢登城中工廠上大鐘，其長針正指十一點五十五分云。樓上又有各種遊戲之具，有凸凹鏡無數。對凸鏡則形短如侏儒；對凹鏡則身長逾丈。樓上有題名冊，姓氏籍貫之外，游人可隨意題字。余因書其上曰：

「危樓可望山遠近，幻鏡能令公短長；我登斯樓欲歎絕，唐山唐山真無雙！」

六日星期晨，至「耶教醫術派」教堂(The First Church of Christ Scientist)瞻禮。『耶教醫術派』者，晚近新興教派之一，創之者為哀的夫人(Mrs. Mary Baker Eddy)，其術以為世界萬境，都由心造；病痛苦孽，亦原於心，但能誠心信仰，百病自除，故病者不服藥餌，但令洗心信仰，其術亦間有驗者，信者頗衆，今其徒遍國中。哀的夫人，坐教巨費。死後遺費，造此教堂，宏麗莊嚴，其大可容五千餘人。是日來禮拜者，不下四千五百人也。此教堂與衆特異者，有三事焉：(一)星期日禮拜，無有講演(Predicating)其有講演者，惟擇新約或舊約教篇，與哀的夫人所著書科學與健康中教節，參錯宣讀而已。其所宣讀，每

日皆有一定章節，由波士頓總會選定，刊布各地方會。故今日此間所讀，與維色律一耶路撒冷教堂所讀絲毫無異。此種辦法——以選讀代講演——有大病焉，曰：不能感人，不能深入人心也。以留聲機器爲之何以異是，奚必僕僕來教堂中聽人宣讀也？（二）講壇上有男女牧師各一人，其男牧師讀經文畢，則某女牧師接讀哀的夫人書。男女平權之說，今乃見於宗教禮拜之堂。返觀保羅所謂「女子不冠，不得入禮拜之堂」之說，而後知古今之相去遠矣！此蓋有二因：一以創此宗派者爲一婦人；二則此派創於十九世紀之末葉，平權之說，已深入人心矣。（三）教堂中每禮拜日所講題，大率多與他宗派異其題旨，既不論教宗信條，亦不注重人生倫理，即以七八九三月中十三次論題觀之：

- (1) God (上帝)
- (2) Sacrament
- (3) Life
- (4) Truth (真理)
- (5) Love
- (6) Spirit (神)
- (7) Soul (靈魂)
- (8) Mind (心)

- (9) Jesus
- (10) Man
- (11) Substance (物)
- (12) Matter (質)
- (13) Reality (實際)

其所論者，大抵皆談玄說理，乃哲學之範圍，而非宗教之範圍也。頗怪此宗派為耶教魯派中之最近迷信者。其以信仰治病，與道家之符治治病何異！而此派之哲學，乃近極端之唯心派，其理玄妙，非凡愚所能洞曉，與道家之迷信乃上攀老子為教祖，而以道德經為教典，其理玄妙，亦非凡愚所能洞曉者同。據此二事觀之，疑迷信之宗教，與玄奧之哲理，二者之間，當有無形之關係。其關係為何？曰：反比例是也。宗教迷信愈深，則其所傳會之哲學愈玄妙。彼昌明之耶教，孔教，皆無有奧妙難解之哲理為之根據也。

歸途至波士頓公家藏書報館。館成於一八九五年。建築費二百三十六萬金，館長二百二十七尺，廣二百二十五尺。建築式為意大利復興時代之式，質直而厚重。館中藏書一百餘萬冊，聽人觀覽，不取資云。館中牆上圖畫，皆出名手，其尤著者，為薩經 (John Sargent) 謝范寶 (Puis de Chavannes) 之筆云。出圖畫館，至公園小憩。公園甚大，園中雀鳥盈千，馴不畏人。游美術館，此館全由私人募集而成。建築之費，至二百九十萬金。內分八部

，曰：埃及部，希臘羅馬部，歐洲部，中國日本部，油畫部，印本部，（印本 *Printed* 者，原本不可得，但得其印本，亦有極精者）鑄像部，（鑄像 *Cast* 者，不能得雕刻物之真蹟，但鑄模以土范之，與原物無異云）藏書部。其油畫一部，頗多真蹟，而近代名畫，尤多佳者。其中國部，范寬一畫及宋徽宗繡絲圖真蹟，真為不可易得之寶物。其日本部，亦多佳作，東方鐘鼎，甚多佳品。而古鏡部，尤多工緻之品云。是夜晚餐後，復至藏書館，欲觀其所藏中國書籍。館中人導余登樓，觀其中國架上之書，乃大失望，所藏書至少，而尤鮮佳者。三國演義，今古奇觀，大紅袍等書皆在焉。不知何儉以此等書作贈品也？

七日，以車遊康可（*Concord*）。下車即見「第一禮拜堂」。愛麥生講道之所也。循大路行，至愛麥生所居屋。門外長松無數，久無居人。守者遠出，遊人不能入觀。聞內有愛氏書室，康愛氏生平所讀書，惜不能入觀之也！去此屋約半里許，為女文豪阿爾格特夫人（*Louisa May Alcott*）之舊居。阿夫人著書甚富，其所著小說小婦人（*The Little Women*），尤風行一世。夫人家貧，自此書出，家頓豐。夫人之夫阿君（*Abraham Alcott*），亦學者。屋後數百步有板屋，為阿君所立「哲學校」，亦往觀之。尚有夫人著書之屋，縱人觀覽。余等周覽屋中諸室，凡夫人生時之牀、几、箱、籠，一一保存。蓋西人崇拜文人之篤，不減其崇拜英雄之心也。（依嘉萊兒（*Carlyle*）之說，文人亦英雄之一種也）孰謂西人不好

古乎？去阿氏屋不遠，爲霍桑舊屋，名「道旁廬」(The Wayside)不能入觀。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者，亦此邦文人，著小說甚富，余前讀其「七飯之屋」(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其書大抵皆談奇怪人。自霍氏屋歸，至康可市之來特店(Wright's Tavern)午餐。此店創於一七四七年，距今百六十年矣。美國獨立軍興時，康可市長醫師於此，華盛頓亦嘗駐此云。

飯後，至「睡鄉」叢塚。(The Sleepy Hollow) (美文豪歐文 Irving 有睡鄉記，此名卽本於此。)先覓得霍桑墓，鐵圍圍之，圍上青籐，蔽此長臥之文人。去此不數武，即得阿爾伯特氏塚，短碣題名而已，不封不樹，樸素如其生時之居。愛麥生墳，去此稍遠，墳上有怪石，高四尺許。石上有銅碑，刻生死年月。石後大樹挺生，亭亭高入雲際。此樹此石，大有此老平生！墓側爲其妻之墓，亦有石碑誌之。愛麥生爲此邦最大思想家，其哲學六旨，以爲天地萬物，皆備於我，善惡皆由我起，苟自得於中，何求於外物？人但求知足矣！天(上帝)即在人人心中，何待外求？愛氏最重嘉萊兒，兩人終生最相敬愛，兩人之思想魄力，都有相似處，近人范戴克(Henry Van Dyke)曰：「愛麥生是一慈祥之嘉萊兒，終生居日光之中；嘉萊兒是一肅殺之愛麥生，行疾雷驟雨之中。」愛麥生思力，大近東方(印度)哲學，猶憶其婆羅門一詩，鑄辭命意，都不類歐美詩人。今錄其一三兩章

於此：

Brahma

If the red slayer think he slays,
Or if the slain think he is slain,
Thy know n't well the subtle ways,
I keep, and pass, and turn again.

They reckon ill who leave me out,
When me they fly I am the wings;
I am the d ubter and the doubt,
And I the hymn the Brahman sings.
以散文譯之曰：

一一一

殺人者自謂能死人，
見殺者自謂死於人。

兩者皆未深知吾所運用周行之大道者也。

「三」

疑我者，其爲計拙也。

背我而高飛者，不知我即其高飛之翼也；

疑我者，不知疑亦我也，疑我者，亦我也，

其歌頌我，不知其歌亦我也。

去「睡鄉」至康可村外之橋，此橋之兩岸爲美洲獨立時戰場，康可於獨立之後極有關係，不可不詳紀之。

自一七六三年以後，英國政府對於美洲各屬地，頗持帝國統制政策。駐防之兵既增，費用益大，帝國政府不能支，乃求之於各屬，於是有印花稅之令（一七六五年）。各屬羣起抵抗，政府無法徵收，明年遂罷此稅。一七六七年，又有居住稅案（Townsend Acts），各屬抗之尤力，至相約不用英貨。至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波士頓有焚港燒茶葉三百四十箱之舉，民氣之激昂甚矣！一七七四年，英議決閉波士頓之港，廢民選之議會，而以委任者代之。又令麻省（Massachusetts）官吏得遞解政事犯出境受刑。此令既下，民氣大憤，於是

麻省有獨立省議會之召。其召也，實始於康可，故議會會於是（一七七四年十月）。麻省議會倡議召集各屬大會議，是為第一大陸議會，後遂為獨立聯邦之中央政府。當時之麻省為督為蓋笑大將，偵知民黨之軍械火藥多藏於康可，康可又為獨立省議會所在，民黨領袖多聚於是，遂於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派兵往搜毀康可藏軍火，即於道上收獲民黨人物亞丹（Samuel Adams）、漢客（John Hancock），二人時皆寄立克信墩村牧師克那克（Loring Clarke）之家。適波士頓城中有黨人偵知官兵已出發，急令騎士羅維爾（Paul Foyere）飛馳告急。羅維爾立克信墩警告居民，令急為備，復令人分道趨康可告警。英兵至立克信墩，民黨已集多人，英兵迫令解散，不聽，遂戰。是為立克信墩之戰（四月十九日），蓋獨立之役之第一戰也。英兵驅散民黨後，進至康可搜獲所存軍火。將退出，民軍隔籬轟擊之，復戰。時民黨「片刻隊」（Minute-men）者，其人相約有事則片刻之間可以應召，故名。已集五百人，官軍大敗，是為康可之戰（同日）。戰地今則淺草如茵，長槐夾道，河水（康河）迂回，有小橋接兩岸。橋東為表忠之碑，橋西為「片刻隊」銅像，上刻愛麥生康可歌。譯之曰：

「小橋跨晚潮，春風翻新橋，羣奮此倡義，一擊驚世界！」

余與同行之三君金洛伯（Robert W. King）張智、羅剛，坐草地上小憩。金君為美國人，對此尤多感喟，與余言自其少時受書，讀美國建國之史，即想見康可與立克信墩之役，

數百人之義勇，遂致造成今日莊嚴燦爛之美洲合衆國。今日始得身游其地，相度當日英人入村之路，及村人殺敵之地，十餘年之心願償矣！余以爲爾時英國政府關於美洲民氣之盛，其建國之士，如薩克 (Edmund Burke)，如密漢 (Catharine)，欲力爲援救，而當局者需治第三及娜思 (Zouave)，皆不之聽。其分裂之勢，已不可終日，雖無康可及立克信之詞，獨立之師，終有起時。器已具矣，油已添矣，待火而燃，康可與立克信敬幸而爲燃薪之火，若謂獨立之役遂起於是，不可也；正如吾國之革命終有起日，武昌幸而爲中國之立克信敬耳，而敬謂革命起於武昌，則非探本之論也。斜日西墜，余等始以車歸，道經立克信敬，下車往遊。昔亞克那克之故居，即民黨領袖亞丹、客漢所居者，室中懸諸人之像。繼至立克信敬戰場，今爲公園。有戰死者表忠之碑，碑上簾葉柔紫護之，頗有風致。碑銘頗長，爲克那克氏之筆。其辭激昂動人，大可窺見其時人士之思想。又有巨石，相傳爲此間「片刻隊」所立處，上刻隊長泊克論衆之詞，曰：「立爾所！不見擊，勿發彈！然彼等苟欲戰者，則請自此始！」又有泊克隊長之銅像。泊克於第一戰受傷，數月後即死。是役死者，僅九人而已，然皆獨立之戰最先死之國魂也。

歸康橋。夜與金君閑談甚久，主張兩事：(一)曰無後，(二)曰遺業不傳子孫。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吾國家族制度，以嗣續爲中堅，其流弊之大者有

一、以望嗣續之心切，故不以多妻爲非。男子四十無後，可以娶妾，人亦以爲非，即爲妻亦不以爲忤，故嗣續爲多妻正當理由。其弊一。

二、父母欲早抱孫，故多早婚。其弊二。

三、惟其以無後爲憂，故子孫以多爲貴，生產無節。其弊三。

四、所望不欲得女而得男，故女子之地位益卑。其弊四。

五、父母之望子，以爲養老計也，故諺曰：「生兒防老。」及其既得子矣，既成人矣，父母自視老矣，可以息肩矣，可以坐而待養矣，故番國中人以上之家，人至五十歲即無志世事。而西方人勤勞之時代，平均至六十五歲始已；吾國人則五十歲已退休，其社會之損失，何可勝算！其弊五。

六、父母養子而待養於子，養成一種牢不可破之倚賴性。其弊六。

遺產之制、何以宜去也：

一、財產權起於勞力，甲以勞而致富，甲之富其所自致也，其享受之宜也。甲之子孫，未嘗致此富也，不當享受之也。

二、富人之子孫，無功而受鉅產，非惟無益而又害之。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一言盡之矣！而用之青年，爲多財所累，終身廢棄者，

吾所持「無後」之說，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則世界人類絕矣。吾欲人人知後不足重，而無後之不足憂。倍根曰：「有妻子者，其命定矣！（言無大成就也）蓋妻子者，大事業之障礙也，不可以為大惡，亦不足以為大善矣。天下最大事功為公衆而作者，必出於不婚或無子之人，其人雖不婚無後，然實則以社會為妻為子矣。（見婚娶與獨身論）又曰：「吾人行見最偉大之事功，皆出於無子之人耳。其人雖不能形體傳後，然其心思精神則已傳矣；故惟無後者，乃最能傳後者也。（見父子論）此是何種見地！何種魄力！吾國今日，正須此種思想為振聵發聵之計耳！為錄近世不婚之偉人如下：

哲學家

狄卡兒

Descartes

巴士卡爾

Pascal

斯皮諾薩

Spinoza

康德

Kant

霍布士

Hobbes

陸克

Locke

斯賓塞

Spencer, H.

科學家

奈端

Newton

計學家

亞丹斯密

Adam Smith

文學家

福爾特兒

Voltaire

政治家

別特

Wm. Pitt

嘉富爾

Coour

史學家

吉朋

Gibbon

吾嘗疑吾國二千年來，無論文學、哲學、科學、政治，皆無有出類拔萃之人物，其中最
大原因，得毋爲「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一言歟？此不無研究之價值也。

八日，遊哈佛大學。哈佛校舍六十所，較康奈耳爲完備矣；而天然山水之美，則遠不及
之。游博物院，院爲博物學者厄格洗 (Agassiz) 父子所經營。其動、植、鑛物，皆依其產生

之地爲分別陳列，搜羅至富。院中最著名者，爲玻璃所作花卉標本。其花卉之體態、枝葉、色澤、大小，一一如生。花小者全株，大者唯見一枝。其外又有放大之雌雄花蕊，有大至數百倍者，所以便學者之觀覽。此項標本，凡數百種。其最佳者，爲花與飛蟲之關係一項。蓋花有不能自接合孕育者，多賴蜂蝶之類，沾染雄蕊之粉，播之雌蕊之子宮。花形有大小，狀有凸凹單複。故其傳播之道，亦不一。院中皆一一製爲標本。其蜂蝶之屬，亦皆以玻璃爲之。云。此項花卉，爲德國植物學者白訥須加（Rudolph Braschka）所造。世界能知其製作之法者，惟白訥氏，及其子二人而已。

出此後，至福葛美術院（亦大學之一部），觀其陳設、造像及圖畫之屬，亦有中國日本美術品。次遊西密譚民族博物院（*Semetic Museum*），藏巴比倫、阿西里亞、希伯來、諸古代民族之金石古物甚富。一大學而有三大博物院，可謂豪矣！哈佛創於二百餘年（一六三六）前。規模初甚隘小，至伊麗鴉氏爲校長，始極力推廣，事事求精求全。哈佛今日之爲世界最有名大學之一者，伊氏之賜也。

康橋一街上，有老橡樹，二百年物也。華盛頓在此樹下受職爲美洲陸軍大元帥。今此樹名「華盛頓樹」，以鐵欄圍之，此西方之召伯甘棠也。

初九日晨，有孫君來訪，哈佛學生也。與談甚久。孫君言中國今日不知自由平等之益，此救國金丹也。余以為病不在於無自由平等之說，乃在不知此諸字之真諦。遂為言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說，已非復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之平等自由。向謂「人生無自由」(L'homme est *re libse*-Rousseau)，果爾，則初生嬰孩，亦自由矣。又曰：「人生而平等」，此尤大謬。人生有賢愚能否，有生而顛狂者，神經鈍廢者，有生具慧資者，又安得謂為平等也？今之所謂自由者，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為界；但不侵越此界，則個人得隨所欲為。然有時并此項自由，亦不可得。如飲酒未為侵犯他人之自由也，而今人皆知飲酒足以戕身，戕賊之身，對社會為失才，對子孫為弱種，故有倡禁酒之說者，不得以自由為口實也。今所謂平等之說者，非人生而平等也。人體有智、愚、賢、不肖，而其為人則一也，故處法律之下則平等。夫云法律之下，則人為而非天生明矣。天生羣動，天生萬民，等差千萬。其強弱相傾相食，天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此之謂耳。人治則不然。以平等為人類進化之鵠，而合羣力以赴之。法律之下，貧富無別，人治之力也。余又言今日西方政治學說之趨向，乃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而趨干涉主義，不觀乎取締「托辣斯」之政策乎。不觀乎取締婚姻之律令乎？(今之所設Eugenic laws，傳種改良法，禁顛狂及有遺傳病者之婚娶，又令婚嫁者須得醫士證明其無惡疾)不觀乎禁酒之令乎？不觀乎遺產說乎？蓋西方今日已漸見十八世紀

學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義）之弊，今方力求補救，奈何吾人猶拾人唾餘，而不深思明辨之也！

下午，遊班克山（Bunker Hill），亦獨立之役，血戰最劇之戰場也。自康可之戰後，義師響應。蓋冥大將坐守波士頓，民軍駐康橋。自康橋至班克山，四里之間，有民軍遙相接應，後英援師大至。蓋冥欲先奪附近諸山，以臨民軍。民軍偵知之，遂先發，於六月十六日夜，襲據班克山。明日蓋冥遣兵三千名來攻，鎗炮皆精，又皆爲久練之師。民軍僅千餘人，又以終夜奔走，皆疲憊不堪，然氣不爲屈。主將令曰：「勿發鎗！俟敵人行近，可見目中白珠時始發！」故發無不中者。英師再却再上，爲第三次攻擊。民軍力竭彈盡，乃棄山走。是役也，英軍死傷千○五拾四人，民軍死傷者四百二十人耳。大將華倫（General Joseph Warren）死之。是役民軍雖終失敗，然以半數臨時召集之衆，當三倍久練之師，猶能再卻敵師，其足鼓舞人心，何待言矣！往遊海軍造船廠，屬海軍部。廠長半里，有屋舍大小二百所，廠中可造兵艦商船，中隔口所泊大戰艦，乃爲阿根廷民主國所代造，爲世界第一大戰艦云。余等登二艦遊覽：其一名「老憲法」，爲舊戰艦，造於一百十七年前，船身甚大，木製，四周皆安巨砲，其時尙未用蒸汽，以帆行駛，此艦之歷史甚有味，不可不記之。此艦曾與英美之戰。一八〇三年，有建議以此艦老朽不合時用，欲摧毀之，海軍部已下令矣。時美國名士何模士

(O.W. Holmes) 纔二十歲，居哈佛大學法律院，聞毀艦之令，大憤，投詩於報館，痛論之。其詩出，全國轉錄之，人心皆憤憤不平，責政府之本營，海軍部不得已收到前命。此船得不毀，至於今日。嘗出何氏一詩之賜也。詩人之功效，乃至於此！其詩大旨，以為此艦嘗為國立功，戰死英雄之血，斑斑船面，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不如沉之海底，釘其屍於橋上，以此艦贈之波濤之神，贈之雷電，贈之颶風，不較摧毀之為愈乎？其詩名“Old Ironsides”，謂鐵甲為此邦一奇士，其人亦名聲，亦發明家，亦教師，亦詩人，亦滑稽，著書甚富，生於一八〇九年，卒於一八九四年。今其子為美國最高法院士師。其二子為二等巡洋艦，船身之大，機械之多而精，架炮之新而利，較之一百十七年前「老憲法」，迥不侔矣！

余三至圖書館，得見法人 M. Brainsine 所譯元人雜劇四本：(一) 尚梅香 (鄭德輝字

光祖著)，(二) 合行衫 (張國賓著)，(三) 貨郎旦 (無名氏著)，(四) 寶蟾籠 (關漢卿著)

• 此諸劇，皆據元曲選譯。破殘 (三國維譯名) 所譯元曲，凡十餘種云，惜不及盡見之。譯

元曲者，破殘之外，尚有 Du Halde 譯趙氏孤兒，• Otacrislas Julien 譯甚多。英人 John Francis Davis 亦譯老生兒漢言秋三曲云。元人著劇之多，其令人歎服。關漢卿著六

十種，高文秀三十二種，何讓吾人乎？元曲前無古人，有以哉！

⑤

是日突厥政府宣言：「凡自第十世紀以來至於今日，突厥與外國所訂條約，讓與而強任

突厥境內共有領事裁判權 (Extraterritorial Rights)，自十月一日爲始，皆作爲無効。一國夫上言讀之，吾不禁面紅耳熱，爲吾國愧也！嗟！一統諸突厥無人！一青年突厥一黨得政後，即屢與列強商改條約，欲收回領事裁判權；列強不允，謂須俟新政府果能保持治安，維持法律，然後各國未晚也。今突厥乘歐洲之戰禍，遂藉出此霹靂手段，不復與列強爲無效之談判矣。

吾友納斯密司博士 (George W. N.)，自波上頂來，謂君爲此邦祥和主義者之一近事，嘗周遊歐洲諸國，隨在演說，創記大同學生會，今爲「世界和平基金」(World Peace Foundation) 董事之一。今以父病，奔回荷城。今日下午枉顧余室，談國家主義、及世界主義之沿革，甚久。納氏素推崇英人安吉爾。(Norman Angel) 安氏之書《The Great Illusion》(以爲列強之侵略政策，毫無實在利益，但有損害耳；不惟損人，實乃損己，蓋今日之世界，爲航路、電線所聯絡，譬之血脈，一喪破而全身皆受其影響。英即敗，不能無損於本國財政也；德之敗英法，亦然。不知此義，自無戰禍矣。其書風行一世，謂之安吉爾主義 (Angelism)。發以爲此一面之辭耳。公等徒見其金錢生計之一方面，而不知此乃末事，而非根本之計也。今之英人，法人，德人，豈爲金錢而戰？爲國家而戰耳。惟其爲國家而戰也，故男子輸生命，婦女輸金錢、寶飾，以供軍需，生命何非所恤，何況金錢！故欲

以生計之說弭兵者，愚事。今之大患，在於一種狹義的國家主義，以爲我之國，須陵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陵駕他人之種。（德意志國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隨御萬方！Denn wir sind hier」）凡可以達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雖滅人之國，廢人之種，非所恤也。凡國中與人之間之所謂道德、法律、公理、是壽、慈愛、和平者，至國與國交際，則一律置之腦後，以爲國與國之間，強權即公理耳。所謂「國際大法」四字，「弱肉強食」是也。（德大將卑恩尼氏（Bernhardi）著書，力主此說，其言甚辯）此真今日大患！吾輩醉心大同主義者，不可不爲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種世界的國家主義是也。愛國是大好事，惟當知國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團體在。葛得宏·斯密斯（Godwin Smith）所謂「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Above all nation is Humanity）是也。強權主義（The Philosophy of Force），主之最力者，爲德人尼采（Nietzsche）達爾文之天演學說，以「競存」爲進化公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其說已含一最危險之分子。猶幸英國倫理學家，素重樂利主義（Utilitarianism），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道德之鵠，其學說入人甚深。故達爾文著「進化」（The Descent of Man），追溯人生道德觀念之由來，以爲起於慈憫之情。雖以斯賓塞之個人主義，本競爭生存，優勝劣敗之說，以爲其倫理學說之中堅，終不敢倡爲極端之強權主義。其說以「公道」爲道德之公理（Justice），而其所稱公道之律，曰：「人人皆得恣所欲爲，唯必不可侵犯他人同等之自由。」即「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爲界」是也，則

猶有所限制也。至於尼采則大異矣。其說亦以競爭生存爲本，而其言曰：人生之目的，不獨在於生存，而在於得有力者上人（The Will to Power）；人類之目的，在於造成一種「超人」(Superman, Übermensch)。超人者，強人也。其弱者，皆在淘汰之列，以廢除之，摧夷之，以復有強類。世界者，強有力者之世界也。今之所講道德、法律、慈悲、和平，皆所以汗弱弱者，不令爲強者所掃滅，皆人道之大障也。耶穌教以慈愛爲本，力衛弱者，以與強者爲敵，故耶穌教乃人類大患，耶穌教一日不去，此「超人」世實一日不可得也。慈悲也，法律也，耶穌教，道德也，皆弱無力者之護符也，皆以慈之道德也，皆人道之障礙也，皆言斬除淨盡者也！自尼采之說出，而世界乃有無道德之倫理學說，尼氏爲近代文豪，其筆力雄健無敵，以無敵之筆鋒，發駭世之危言，宜其傾倒一世，然其遺毒乃不勝言矣！文也之筆可畏也。

誦博士新自歐洲歸。嘗戰禍之開，博士適居英倫，與安吉爾之徒，日夜謀所以沮英人之加入戰爭，皆無效。比利時既破，博士冒險至歐陸，訪察戰國實情，故博士知戰事甚詳。博士謂余曰：「吾此次在大陸所見，令我益歎武力之無用，吾向不信托爾斯泰，及耶穌教 匿克派 (Quakers) 所持「不抗主義」(Non-resistance)。(不抗主義，即老氏所謂「不爭」是也) 今始稍信其說之過人也。不觀乎盧森堡以不抗而全，比利時以抗拒而殘破乎？比利時之破也，魯汶 (Louvain) 之城，以抗拒受屠，而卜魯塞爾 (Brussels) 之城獨全。卜魯塞爾之美固公

便，屬區克派，力勸卜城市長勿抗德師，市長從之，與德師約法而後降。今比之名城，猶卜
 山寒爾巍然僅存耳。不爭不抗之惠，蓋如此！博士之言云云，老子聞之，必曰：「是也。」
 耶穌釋迦聞之，亦必曰：「是也。」老子之言曰，「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
 「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夫惟不爭，故無尤。」又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
 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耶穌之言曰：
 「一人則告汝矣，曰：『抉而目者，而亦抉其目；拔汝齒者，汝亦拔其齒！』我則詔汝曰：『
 毋報怨也！人有拔汝右頰者，以左頰就之；人有詆汝而奪汝裳者，以汝衣并與之；人有強汝
 行一里者，且與行三里焉！』」此二聖之言也。今之人則不然，其言曰「弱肉強食」；曰：
 「強權即公理。」曰：「競爭者，天演之公理也。」曰：「世界者，強有力者之世界也。」
 此亦一是非也，彼亦一是非也，古今人之間，果孰是而孰非耶？

前與韋蓮司女士談。女士問：「人生倫理繁複難盡，有一言以蔽之者乎？」余答曰：「
 此不易言，無已其惟「一致」(Consistency)，乎？一致者，言與行一致。」(言願行，行願
 言)今與昔一致，對人與對己一致是也。」(今與昔一致者，非必以昔所是為是，昔所非為
 非也。昔所見為是，故是之，今吾識進矣，乃以昔所是為非，則非之其所是非異也，而其以
 吾所認定為是非者，而是非之，則一也)女士以為然。今日與謝博士談。博士問：「天然科

學，歸納論理爲概。今治倫理，小之至於個人，大之至於國際，亦有一以貫之之術乎？」余答之曰：「其唯「一致」乎？」致者，不獨個人之言行一致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不欲施諸吾同國同種之人者，亦勿施諸異國異種之人也。此孔子所謂「恕」也。耶氏所謂「金律也」，康德所謂「無條件之命令」也；（康德曰：「之言曰：「凡作一事，須令此事之理由可成天下人之公法。」即中庸所謂：「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也）斯賓塞所謂「公道」之律也；（見上）彌爾所謂「自由以勿使他人之自由爲界」也；皆吾所謂「一致」也。」「一致」之義大矣哉！

頃讀葛冷（F. H. Green）倫理學發凡中之一篇，論「公益範圍之推廣」（二百三十七至二百五十三頁），其立論與吾年來所持「一胞合」，其文亦清暢可誦。吾月前在倫理學會演說「人羣之推廣」（The Extension of the Group）略言：「自一家而至一族一鄉，自一鄉而至一邑一國，今人至於國而止，不知國之外，更有人類，更有世界，稍進一步，即購大同之境。至國界而止，是自盡也！」今讀葛氏書，深喜古人之先獲我心也！又吾前年在西番寇大學大同會演說「大同主義」之真諦，以康德「須常把人作人看待，勿把人作一種途徑器具看待也。」之語（此語最不易譯，Always treat Humanity as an end, never as a means. 西文之 End 爲，Means 爲，途徑）作結。葛氏亦然。

今吾國人皆知國防之不可緩，然今日而言國防，真非易事。海陸軍與日本並駕，可以謂之國防乎？未可也。以日乃英之同盟國也。海陸軍能與日英合力之海陸軍相等，足矣乎？未也。以日英又俄法之與國也。故昌言有軍備，非根本之計也，根本之計，在於增進世界各國之人道主義，蓋為今日世界之大患，曰：非人道主義與強權主義是已。弱肉強食，禽獸之道，非人道也。以禽獸之道為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武裝和平」者，所謂以暴制暴之法也。以火治火，火乃益然；以暴制暴，暴何能已！救世之道無他，以人道易獸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強權而已矣。推強權之說，於是有以「強」為國之的者矣。德國國歌之詞曰：「德意志兮，德意志兮，陵駕萬邦！」今夫天下唯有一國，可「陵駕萬邦」耳，而各國皆欲之，則不至於爭不止。此託爾斯泰所以謂之至愚者也。今之持強權之說者，以為此天演公理也；不知「天擇」之上，尚有「人擇」，天地不仁，故弱為強食。而人擇則不然。人也者。可以勝天者也，吾人養老而濟弱，扶創而治疾，不以其老弱殘疾而淘汰之也，此人之仁也。或問墨子：「君子不鬥，信乎？」曰：「然！」曰：「劍鋌不鬥，而況於人乎？」墨子曰：「偽哉！言則稱於文，行則同於狗彘！」今之以弱肉強食之道，而語人類、社會、國家者，皆墨子所謂行則同於狗彘者也。吾故曰：此非根本之計也，根本之計奈何？與吾教育，開吾地畝，進吾文明，治吾內政，此對內之道也；對外則力持人道主義，以個人名義，兼以國家名義，力

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人道，非宗教之道，一方提倡和平之說，與美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國際道德進化，則世界始可謂真進化，爾吾國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

吾友狄女士，俄國人，嘗肄業俄國女子高等學院，今隨其兄居此。一日，女士謂余曰：「此邦之大學生，多浮淺，無高尚思想，不知我國學生思想富瞻，熱心國事，奔走盡瘁之可敬也。」余極以為然。女士是此，日服勞五時以自給，而學課所需時力不與焉，可敬也已！人皆知美為自由之國，而俄為不自由之國；而不知美為最不受自由之國，而俄為最愛自由之國也。美之人已得自由，故其人安之若素，不復知自由代價之貴矣；俄之人，惟未得自由而求得之，不惜殺身、流血、放逐、囚拘以求之，其愛自由而寶貴之也，不亦宜乎！吾友舒穆若（P. B. Shumov），告余曰：「易卜生（Ibsen）送其子之俄國受學。或謂之曰：『盍令往美乎？美，自由之國也。』易卜生曰：『然！俄，愛自由之國也。』狄泊特女士，亦持此說。」

與英文教師亞丹先生（Prof. J. G. Adair, Jr.）談。先生問：「中國有大學乎？」余無以對也。又問：「京師大學何如？」余以所聞對。先生曰：「如中國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創造新文明，非有國家的大學不可。一國之大學，乃一國文學思想之中心；無之則所謂新文學，新知識，皆無所附麗，國之先務，莫大於是！」云云。余告以近來所主張國立大學之

方針（見非留學篇）先生亟許之，以為報國義務，莫急於此矣！先生又言如中國有一完美之大學，則彼將以所藏英國古今劇本數千冊相贈，先生以十五年之力收藏此集（集者 Colligo），每年所費不下五百金云。余許以盡力提倡，並預為吾夢想中之大學謝其高誼，先生又言：辦大學最先在籌款，得款後，乃可擇師。能羅致世界最大學者，則大學可以數年之間，聞於國中，傳諸海外矣。康奈耳之興也，白博士（Andrew Dickson White）親至英倫聘 Goldwin Smith，當日第一史家也。又聘 James Lovell，當日文學泰斗也。得此數人，而學者來歸矣。芝加哥大學之興也，煤油大王洛氏捐鉅金為助，於是增教師之修金：正教師歲得七千五百金，七千五百金，在當日為莫大修廬，故能得國內外專門學者為教師。芝加哥之興勃焉，職是故也。先生此言，真鄰萊君所談相合。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蘭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四百萬方里，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國乎？

前記倍根論無後，因憶左傳孫豹答范宣子之語。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述謂之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豷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

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君夫保姓受名，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夫立德、立身、立言，皆所謂無後之伎也。『釋迦、孔子、老子、耶穌，皆不賴子孫傳後。』華盛頓無子，而美人尊爲國父，則與國皆其子孫也。李白、杜甫、拜倫、丁尼生，其著作皆足以傳後。有後無後，何所損益乎？

仲番歸國，道中寄一片曰：「足下有限，可研究耶穌〔後聖派〕(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the Latter Saints) 即俗所謂摩爾門 (Mormon) 派。他日能告我以十九世紀之文明，而此派乃能勃興於是時者，何也？」此意甚有研究之價值，故先記之。

友朋中又死一個矣！死者亥更先生，生於一八四九年，死於一九一四年拾月十三日，壽六十五歲。亥更爲本市「一尊派」(One Church) 教堂牧師，其人最恢闊大度，急公好義，大學中更有名。教師，皆傾向之，學生中尤多愛戴之者，市民更無論矣。亥更妻早死，遺一女，後再娶婦爲富孀，不悅亥更之慷慨歸還，遂離居，亥更獨處十餘年矣。所得教堂俸給，輒以布施貧苦，有餘則以買書。室中架上多一月內新出版之書，藏書樓所未有及有者也。亥更爲世界會會員，故與余相識，頗蒙器重，遂爲忘年之交。余今年五月，卸世界會會長之職時

演說「世界和平」及「種族惡感」二問題，亥叟亦在座。席終，勸余以稿本與之。明日，亥叟令人鈔兩份，自留一本，而以一本歸余。十餘日前，有兩黑種女子寄宿碎姬院（女子宿舍）。同院白種女子，不屑與同居，聯名上書大學校長，欲令此黑女移出。校長為調停之計，欲令二女分居樓下，別為一室，不與白女同浴室，又指一室為會客之所，此兩方所謂「區域政策」（*Segregation*）也。一女中一出身貧家，力薄，以半工作供贖費，故無力與校中當道抗。其一出自富家，其父亦此校畢業生，曾留學英國亞斯佛及德國漢得堡（*Heldberg*）兩大學，歸國後，為哈佛大學教師者數年。今遭此不公之以繇，大憤，而莫知所為。有人告以亥叟之慷慨好義，遂借其母書請求助，特亥叟已臥病，聞之一憤幾絕。其友喬治（*喬治*，共和國之創始者 *William R. George*—“Daddy”*George*）在側，扶之歸臥。亥叟乃乞喬治君邀余，及金洛伯母子，與大學教師須密先生，同至其家。余等老時，二女皆在，因得悉此事始末。余以亥叟知我輩最痛惡種族惡感，故以此事相聞。遂任為二女作不平之鳴，作書與本校日報（“*Cornell Daily Sun*”），略謂：「三年前，碎姬院女學生二百六十九人，聯名上書校長，請拒絕黑色女子住院。校長休曼先生宣言曰：「康奈耳大學之門，不拒來者，無種、色、宗教、國際、階級、貧、富之別也」。議遂定。今此言猶在耳，而此種惡感又起。……余為大同主義之信徒，以人道之名，為不平鳴，乞垂聽之！」云云。余親往碎姬院，主者不在，乃留書即歸。是夜，日報主錄克來聘君以電報告余，謂茲事關係大學名譽，不敢遽揭

載之，因招余明日晚餐其家，以便面談。余次日往見之，謂之曰：「吾志不在張大舉之惡，乃欲得公道耳！倘不須登載，即可達吾目的，則吾書可毀也。」余因告克君，令往謁校長，告以有人投書言此事，若校長肯主持公道，則吾願收回再投書。克君以爲然。明日以電話告余，謂：「校長已允主持公道，雖全院白色女子盡行移出，亦所不恤！」云云。余謂克君：「此言大滿吾意，吾書不登可也。」此事遂定。黑女得不遷，其白色女子亦無移出者。吾本不欲記此類屑之事，今亥叟死矣，余不得不記之，以見亥叟與余之交誼，并可考見亥叟爲人好義任俠，爲貧困無告者所依歸也。

今日得聞羅斯福演說。羅氏演說聲音，殊不及白乃恩 (Bryce)，有時其聲尖銳，然思力明爽，懇切動人，又能莊能諧，能令人喜，亦能令人怒也。今日演說中有言曰：「若我至波士頓爲文學之演說，則波士頓人士，傾室來聽，以其波士頓之風流鼓舞我，而贊揚我。若我引愛默生之言，謂「國家精神所在，在於漁人、樵子、農夫、市販，一則波人必掌鼓歡呼。苟告之曰「愛默生時之漁、樵、耕、販，即今日之礦工、路工、婦工、孺工。今日之國家，宜顧惜此種工夫之人權」云云，則波士頓人士將冷笑曰：「不圖羅斯福亦爲時俗所壞，非復吾輩中人矣！」是波之人士，則欲我高談詩文，而不欲我以壽中真義，譯爲人生日用主義也。」羅氏又言：「政黨若失其造黨時之精神，之主義，則毀之可也。今人之所以不許去「共和」

「民主」二黨者，以爲此其祖若父之黨，不宜背之。然吾亦有孫矣。若五六十年後「進步黨」（羅氏所創）淪爲敗類政客之傀儡，而吾之孫子，徒以此爲其祖父手遺之黨，乃不忍毀而重興之，則吾墓中之骨，其將轉側矣！

韋女士歸自紐約，以在紐約美術院所見中國名畫相告。謂最喜馬遠山水一幅。此幅余所未見，他日當往訪之。紐約美術院，藏中國名畫九十幅，中多唐宋名品。余在彼時，心所注者，在摩根所藏之秦西真蹟二十九幅，故不及細觀他室，亦不知此中乃有吾國瑰寶在也。今承女士贈以院中中國名畫目錄一冊，內如唐裴寬秋郊散牧圖，宋夏畦山水，元趙子昂相馬圖。五代顧從忠醉歸圖，及宋神宗賜范文正畫像，皆無上珍品。又有東晉顧虎頭山水一幅，不知其真偽也。

某女士語余曰：「若吾人所持見解，與家人父母所持見解扞格不入，則吾人當容忍遷就以求相安乎？抑將各行其是，雖至於決裂破壞而弗恤乎？」此問題，乃人生第一重要問題，非一言所能盡。余細思之，可得二種解決。余東方人，則先言東方人之見解。昔毛義有母在，受徵辟，捧檄而喜。其喜也，爲母故也。母卒，即棄官去。蓋本不願仕，乃爲母屈耳。此東方人之解見也，吾名之曰：「爲人的容忍」（Altruistic Toleration）。推此意也，則父

母所信仰，子女雖不以爲然，而有時或不忍拂愛之者之意，則容忍遷就，甘心爲愛我者屈。可也。父母老矣，一旦遽失其信仰，如失其屬依歸，其痛苦何可勝算？人至暮年，不易改其見解，不如吾輩少年人之可以新信仰易舊信仰也。其容忍也，出於體恤愛我者之心理，故曰：「爲人的容忍」。次請言西方近世之說。其言曰：凡百責任，以對一己之責任爲最先，對一己不可不誠，吾所謂是，則是之，則篤信而力行之，不可爲人屈。真理一而已，不容調護遷就，何可爲他人之故，而強信所不信，強行所不欲行乎？此「不容忍」之說也。其所根據，亦並非自私之心，實亦爲人。蓋人類進化，全賴個人之自蓋。思想之進化，則有獨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進化，則維新革命者之成功也。若人人爲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獨立自由，則人類萬無進化之日矣。（彌爾之羣己權論倡此說最力。易卜生之名劇曰「玩物之家者」亦寫此意也）

就謂西人家庭骨肉之間之相愛，不如東人耶？吾一日之閱，而得可紀者數事焉：（一）有名 Diet (氏子) 者，其妻爲人所殺。氏子蹤跡得殺者，手斃之。（美國西部人多輕俠好武，而犯禁，殺人報仇，常事也）以故得罪，監禁終身。其子名內司兒。氏子 (J. E. Diet) 竭力營救，不獲請。乃於前年起，徒步周行全國，遍謁各省之官員、議員、名人，報紙記者，乞其聯名爲其父請總統恩赦。（美總統有赦罪之權）昨日行至紐約城，其請赦書已得十

萬餘人之簽名，皆其二年來徒步請求而得者也。今聞其人，將由紐約步行至華盛頓，呈遞此請救之書云。此人之孝行，何讓緹縈？何讓潘岳？史之郭孝子乎？（二）昨夜有男女學生數人，在此湖比比湖南岸石崖上，為「辟克匿克」(Pickwick)之會，有女學生失足墮崖下入湖。其弟 Paul L. Schwarzlach 意踴入湖中救之，用力過猛，頭觸水底之崖石，遂沈死。其姊為同行者所救，得生。（三）今晨電報局以電話遞一電報，致同居之傅君，余代為收之。其電報云：「爾星期不得汝信，母太焦急，汝無恙耶？速以電覆！」發信者，傅之弟也。余手錄此電，心中乃思吾母不已。慈母愛子之心，東海西海，其淡一也。右所記三則，皆一日間之事，一為子之孝父，一則弟之愛姊，一則母之愛兒。（第二則稍異，以救人乃人人之天責也。孰謂西人家庭骨肉之相愛，不如東人耶？

歐戰後，有節假十三日，余被奉為此間世界學生會代表，赴第八次總會年會 (The Eighth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 於哥倫布城。進出水牛城，友人傅君明 (E. G. Fleming) 來迎余於車站，因往午餐，餐後，同遊南城，返，至一旅館，坐談此邦風俗，打桌球一盤，始別。余以車至尼格拉飛瀑城 (Niagara Falls) 訪卜郎博士夫婦 (Dr. Mortimer J. Brown) 博士夫婦。曾至中國教授二年，與友人金仲濤張彭泰諸君相知。今居飛瀑城，屢以書招余至其家小住，皆以故不能往。今以道出其地，故

往訪之，小住一日夜。博士夫婦極相得，無有子女。夫婦共持家，同艱苦，其相敬愛之深，真非筆墨所能寫，此真西方極樂之家庭也。夫人躬自澆洗，卜君憐之，竭其心思，爲購一盥洗機器，以省其勞。夫人指謂余曰：「此吾丈夫今年贈余之聖誕節禮也。」卜君問夫人：「何以贈我？」夫人笑指几上紙裏之包而不言。卜君啓視，乃打字機上之轉輪也。卜君公事室中之打字機用久，筒上平口爲米粒所積，突兀不平。卜君一日偶言之，夫人默記之。一日，竊入其室，鈔其打字機之號數，及其機筒長短而去，乃購路而以贈其夫矣。天下所用其類者，而夫人頗異。卜君即親操斧斤，爲其足增長一尺。此種預屑細故，皆足見其家庭憐愛同甘苦之情。所謂「相敬如賓」「舉案齊眉」爲婦者，又何足道也？又何足道也？卜君習化學，今爲此間一工廠司實廠事。然其人思想頗隘，談吐純是一種狹義的實利主義。吾嘗聞人言，實用主義之弊，將趨於見小利而忘遠慮，安目前而忘未來，能保守而不利進取，初不信之，今聞卜君言其廠中主其君之言曰：「更好的，乃是好的之仇也。」The better is an enemy of the good。乃不禁爽然自失，此真實利主義者之極端矣！卜夫人較其夫稍高抗，然夫婦相敬愛，初不以意見之同異而差也。吾所見美國之家庭多矣，此君夫婦，及白特生夫婦，爲一種夫婦同居，無子女之家庭。任西雷德（Syracuse）所見達克君（John B. Tuck）之家庭，又是一種，與康福（Prof. W. D. Comfort）先生家相似，其家子女盈膝，皆聰穎可喜。韋連司女士之家，父母皆老，兒子皆長大抱孫矣，女亦成人，而子女皆東西遠去，此又

一種家庭。至於亥斯先生，阿爾培先生諸家夫婦，皆博學相敬愛，子女有無，初不關心，則又一種家庭也。在下君家過耶誕節，與下君同遊尼格拉飛瀑。過橋，至加拿大境，回望亞利加瀑，瀑飛成霧，漫天蔽日，氣象奇絕。此余第一次過加拿大境，又在冬日，所見瀑景，迥異三年前夏日所見矣。

睡美人歌

民國三年十二月作

拿破崙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爲震悚。百年以來，世人爭道斯語，至今未衰。余以爲以睡獅喻吾國，不如以「睡美人」(The Sleeping Beauty)比之之切也。歐洲古代神話，相傳有國君女，具絕代姿，一日觸神巫之怒，巫以術，幽之塔上，令其睡百年。以刺薔薇鎖塔，人無敢入者。百年期滿，有武士犯刺薔薇而入，得睡美人，一吻而醒，遂爲夫婦。英詩人丁尼生咏其事，其詩往往微合吾國近世史事。感此作睡美人歌，以祝吾祖國之前途。

東方絕代姿，百年久濃睡。一朝西風起，穿幃侵玉臂，碧海揚洪波，紅樓醒佳麗。昔年時世裝，長袖高螺髻，可憐夢回日，一一與世戾。畫眉異淺深，出門受勳刺。殷勤遣羣侍，買珠入城市，東市易宮衣，西市問新制，歸來奉佳人，百倍舊姝媚。裝成齊起舞，主君壽百

適按：此時作後，並未存稿，僅錄札記中，三年來竟不記曾有此詩矣。今見怡謫爲吾編札記，乃載此詩。此三年前之舊文學，尙多強扭揆捏之姿態，讀之頗目失笑；以怡謫故，且復存之。（六年十一月）

夜過同居之法學助教下葛特先生處小坐，談及婚姻問題。先生曾聽余演說「理想結婚制度」而善之。先生亦以西國婚制，擇耦殊非易事，費時，費力，費財，而「意中人」(Ideal woman)終不可得；久之，終不得不勉強遷就 (Compromise) 而求其次也。先生謂此邦女子智識程度，殊不甚高。即以大學女生而論，其真能有高尚智識，能啓發人心思想者，真不可多得，若以智識平等爲求耦之準則，則吾人終身終居無疑矣。實則擇婦之道。除智識外，尙有多數問題，如身體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惡，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獨重智識一方面。智識上之伴侶，不可得之家庭，猶可得之於朋友耳。以吾所見此間大學家庭，其真能夫婦智識相匹者，雖大學名教師中亦不可多得。友輩中擇耦，恆不喜其所謂「博士派」(Ph. D. Type) 之女子，以其學問太多也，此則未免矯枉過直。其一「博士派」之女子，大抵年皆稍長，然亦未嘗不可爲令妻賢母耳！

吾友薛爾勿曼 (L. L. Silverman) 博士，以猶太文錄 Asher Eiznborty ("Ahad Ha-Am" one of the people) 所著文 ("Selected Essays"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12) 相假。此君博學能文，愛其種人最切，著書甚富。其人通英德法諸國文，而誓不以他種文字著作，其書皆希伯來文也。貧甚，而不欲以賣文爲活。居倫敦。賣花生果爲生，人不知其爲名聞天下之名士也。蓋有先哲斯平娜莎 (SPINOZA 亦猶太人) 之遺風，二十世紀奇士之一也。此集乃其種人由希伯來文譯爲英文者。其文都佳，尤愛其 "Two Masters" 一篇。

吾友德國墨茨博士，爲德國學生界倡大同和平主義者之鉅子。去年秋，世界學生同盟會 (Corda Patres International of Students，此會倡於意大利，始於戊戌，其勢力所及，至於歐美三洲。今此邦之世界學生總會 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乃此同盟會之一部，而各大學之世界學生會 Cosmopolitan Club，又爲此總會之一部也) 開第八次大會於綺色佳。墨次被舉爲同盟會會長。歐戰之起，博士在比利時，不欲犧牲其主義而從軍，遂聞關走荷蘭，由荷至美。今自紐約來遊，相見甚歡。博士乃理想家 (Idealist)，能持執其所謂「是」者，不爲流俗所移。今天下大患，在於理想家之寥寥。今見博士，如聞鳳鳴，如聞空谷之足音，喜何可言！博士之不從軍，非不愛國，其愛國之心，不如其愛主義之心之切也。

其愛德國，不如其愛人道之篤也。此其所以爲理想家歟！

友人以英人莫烈 (John Morley) 之調和論 ("On Compromise" 1874) 相假，讀之不忍釋手，至晨二時半始畢，手鈔數節。莫烈今爲子爵，乃英國文章泰斗，其人亦理想家，生平持世界和平主義。此次戰事之起，英政府主戰，莫烈居內閣，不能止之，遂與工黨閣員 John Burns 同時引退，蓋能不以祿位而犧牲其主義者也。

德國文豪葛脫 (Goethe, 馬君武譯貴推) 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動心目，則驅勉致力於一種絕不關係此事之學問，以收吾心。」故嘗拿破崙戰氣最惡之時，葛脫日從事於研究中國文物。又其所著厄塞 ("Esbex") 之尾聲 (Epilogue) 一齣，乃作於來勃西之戰之日云。此意大可玩味。怡蓀嘗致書，謂：「以鞠躬盡瘁之武侯，乃獨能於漢末大亂之時高臥南陽者，誠知愛莫能助，不如存養待時而動也，」亦即此意。吾友某女士素習畫，自歐洲戰事之起，感憤不已，無意學畫，貽書紐約紅十字會，自効爲軍中看護婦。得報書，以女士非有經驗之看護婦，不允其請，女士益感憤懣。余以葛脫之言告之，以爲人生効力世界，宜分功易事。作一不朽之歌，不朽之畫，何一非獻世之事？豈必執戈沙場，服勞病院，然後爲貢獻社會乎？女士以爲然，今恢復舊業矣。

波士頓有「卜朗吟會」(Boston Browning Society)。會中執行部書記施保定夫人，爲哈佛大學吳康君之友。夫人邀吳康君至會中演說，吳君謙辭之，已而思及余，因力荐余任此役。夫人以書致余，余初不敢遽諾，既以此會代表波士頓文物之英，不可坐失機會，遂諾之。正月十八夜，以火車離綺色佳。十九晨，至波城，此余第二次來此也。往勸訥博士夫婦於康橋，午正訪鄭萊君，過孫學誥君，同出門，遇吳康君。吳君與余初未相見，執手甚歡，同餐於哈佛飯廳。室極大，可容千人，此康奈耳所無也。下午三時，至Hotel Vendôme，爲卜朗吟會場。到者約百人，皆中年以上人，有甚老者。余演說約一點鐘左右，頗受歡迎。繼余演說者，爲一英國婦人皈依印度梵丹教者，演說“Vedanth and Browning”。

吳康君宴余於其館樓，同席者七人。夜宿卜朗吟會執行部長陸次君之家。陸君夫婦相待極殷，見其二子。

廿日晨，至哈佛重游大學美術館。訪米得先生 (Erwin M. Mead) 於世界和平會所 (World Peace Foundation)。此君爲此間名宿，著書甚富，爲和平主義一健將云。至康橋赴世界會午餐，訥博士、墨茨博士、及南非巴士曼君等，皆在座。

下午，與鄭萊君往遊波城美術院 (Museum of Fine Arts)，訪其中國畫部主者，承命二日本人指示余等。其人名富田幸次郎，極殷勤，指導甚周。所見宋徽宗搗練圖馬遠三幅，夏圭二幅，其一爲大幅。夏圭之畫尤佳。富田君語余：「以館地太隘，故僅此數幅陳列於外，尙有多幅，深藏內室，不輕示人，以時太晚，不能相示。如君等明日能來，當一一相示。」余擬明晨早去紐約，以此機不可坐失，遂決意明日再來，與約後會而去。

是夜澄衷同學竺君可楨宴余於紅龍樓，同席七人。張子高後至，暢談極歡。昨夜之集，已爲難繼，今夜傾談尤快。余與鄭君萊話最多，餘人不如余二人之滔滔也。鄭君談及俄文豪亞杜根列夫 (Turgenev) 所著小說「Virgin Soil」之佳。其中主人乃一遠讀之士，不爲黨氣所移，不爲利害所奪，不以小利而忘遠謀；不能以一石當狂瀾，則擇安流而游焉，非趨易而避難也，明知雙手挽狂瀾之無益也；志在淑世固是，而何以淑世之道，亦不可不加之意，此君志在淑世，又能不尙奇好異，獨經營於貧民工人之間，爲他人所不能爲，所不屑爲，甘心作一無名之英雄，死而不悔，獨行其是者也。

廿一日晨，往美術院訪富田幸次郎，與同至藏畫之室。此院共有中日古畫五千幅，誠哉其爲世界最大集也！(英文 Collection，余譯爲「集」，初譯爲「藏」，以其不准，故改

用集）是日所觀宋元明名畫甚多，以日力有限，故僅擇其尤者五六十幅觀之。記其尤佳者如下。

一 董北苑平林澗色圖。鄒蘇賤題「北苑真筆」四字，存王煙客（時敏）歸陶齋諸跋。

• 畫為景賢所藏，景賢，字懷孫，號三虞堂主人，此畫饒有逸氣，為兩派神品。

二 阮文達藏「宋元拾翠冊頁」。此集皆小品冊頁。其尤佳者：（一）顧德謙文姬歸

漢圖（二）胡瓊畫番馬，（三）范寬一畫，（四）夏圭山水，（五）班怨齋（惟志）

畫一幅，（六）王振鵬龍舟，此集尚有宋繡花鳥一幅，其色線已剝落，然猶可供史

家之研究也。

三 宋陳所翁（容）畫深龍圖大幅。此畫大奇，筆力健絕，惜有損壞之處，為俗手所

補，減色不少。

四 趙子昂畫相馬圖。

管夫人墨竹。有夫人之姊姚管道果題跋。

六 王振鵬（明梅，永清人）仿李龍眠自描一幅。有錢大昕題字，另有他跋無數。此

畫大似龍眠，向定為龍眠之筆。錢大昕始見樹幹題振鵬二字，細如蠅頭，乃定為王

振鵬之筆云。

七 仇實父騎士圖。

八 犬圖（無名）。此圖大佳。

九 蜻蜒圖（無名）。花、卉、蟲、物皆佳。

十 觀瀑圖（無名）。此圖疑明以後物。

十一 一迦（無名）。著色極深而新，元人物也。

十二 錢舜（元人）花卉。

十三 馬遠觀音。

十四 學吳道子畫三幅。此三幅初疑為道子真筆，院中賞鑒家以為宋人仿本耳。（一）

天官紫微大帝，（二）地官清翠大帝，（三）水官洞陰大帝。三畫皆工筆也。學畫者

可於此見古人作畫之工。

十五 陸信中十六羅漢圖十六幅。著色甚佳，惜太板，不生動耳。

十六 五百羅漢圖一百幅之十。此百幅為宋人趙其昌林定國所作。在日本某寺，凡百

幅，每幅五羅漢云。此院得十幅，餘仍在日本。著色極佳，畫筆亦工緻而饒生致

，遠勝上記十六幅。此畫與上記十六幅，皆足代表所謂「佛氏美術」（禪門畫），

甚足供研究也。

此外已不可復記。既出藏室，復至昨日所過之室，重觀所已見之畫。其宋徽宗一畫，有

「為摹張僧繇練圖」。此幅實是人間奇物，不厭百回觀也。宮田君知余不可入留，

觀余購日本畫一輯：平治物語繪卷，寫戰鬥之景，人物生動無匹，爲慶應時代名筆，不著畫家姓氏云。除中所藏中日名畫，多出日人岡倉覺三購買收藏之力。此君乃東方美術實鑒大家，二年前死矣，著書有「The Ideals of the East」(Okakura Kakugo. 2nd. ed. London. Murray)

廿一日下午三時，去波士頓，夜九時，至紐約，以電話與韋蓮司女士及其他友人約相見時。

廿二日，至紐約美術院，韋女士亦至，導余流覽院中「尤物」(Masterpieces)，女士最喜一北魏造像之佛頭，其慈祥之死，出塵之神，一一可見。女士言：「久對此像，能令人投地膜拜。」此像之側，尙有一羅漢之頭，笑容可掬，亦非凡品。院中有中國畫一集，皆福關森氏所藏，今日乃不可見。以新得 Benjamin Altman Collection 方在陳列，佔地甚多，不得隙地也。

下午四時，以火車至紐約附近一鎮，名 Upper Westside, N. Y.，訪友人節克生君於其家。此君即前與余論耶穌之死及蘇格拉底之死之異同者也。此次聞余來紐約，堅邀過其家，爲一宿之留，不得已，諾焉。既至，見其夫人及一子一女，蒙相待甚殷。夜與此君談家

教問題甚久。此君亦不滿意於此邦之宗教團體，以爲專事虛文，不求實際。今之所謂宗教家，但知赴教堂作禮拜，而於耶穌所傳真理，則皆視爲具文，蓋宋人所謂「偽君子」，而新約所謂 Hypocrites 是也。此君之家庭極圓滿安樂。節君告我曰：「吾婦之於我，亦夫婦之亦朋友，亦伴侶。」此婚姻之上乘也。是夜宿其家。

廿三日晨，以車歸紐約，往訪嚴敬齋及王君復於哥倫比亞大學，聞鄧孟頌亦在此。訪之於其室，相見甚歡。敬齋告我，此間有多人反對余之非留學篇，賴同志如王鑑易鼎新諸君，爲余辯護甚力。余因謂敬齋曰：「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對，惟畏作不關痛癢之文字，人閱之與未閱之前同一無影響，則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須言之有物，至少亦須值得一駁，蓋駁則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駁耳！」與敬齋君復同餐於中西樓，聞黃克強已去費城，不備一訪之，甚悵。是夜宿哥倫比亞大學宿舍，與王、鄧、嚴三君夜話。鄧君當二次革命前，爲上海中華民報主任，忤政府，爲政府所控，受讞於上海租界法庭，罰禁西牢，作苦工六月，另罰銀五百元。是夜鄧君自述獄中生活，甚動人。友朋中嘗受囹圄之苦者，若張亦農（耘），辛亥自西安南下，有所謀，途中爲西川廳所拘，解至南陽道，居獄中月餘，幾罹死刑。幸民兵破南陽，始得脫去。夏間亦農爲余道之，竟夕始已。

廿四日，以車歸。車中讀 *New York Times*，見有日本人 *Iyemasa* 博士所作文，論 *Japan's Position in the World War*，道遠東外交史甚詳。其論中國中立問題，尤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其言雖狂妄，然皆屬實情。在今日強權世界，此等妄言，都成確論，世衰之爲日久矣！吾所謂披本塞源之計，豈得已哉？豈得已哉？又讀一文，論「不爭主義」之道德，則如羯鼓解穢，令人起舞。車中忽念中國之大患，在於日本，中國存亡，係於其手。且吾以輿論家自任者也，在今日爲記者，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風俗、國力、人心。據上兩理由，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語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能以日本文著書演說爲期。吾國學子往往藐視日本，不屑探求其國之文明，尤不屑講求溝通兩國誠道之道，皆大謬也。歸後三日，君復寄示日人論文，欲余「一一斥駁」。余復書，謂「此日人不打自招之供狀，不須駁也。」（民國四年正月念七日記）

今日報載兩事，可紀也：（一）爲美國海軍費案之通過。全家共需美金一四一，一八九，七八六元云。（二）爲卡匿奇（*Andrew Carnegie*）及洛克非老（*Rockefeller, I. D. Sr.*）二人同日受美政府所委「實業界關係調查部」之質問。二人皆世界鉅富，施財如土。積年以來，卡氏共散財三三四，六五七，三九九元。洛氏共散財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可謂豪矣！受質問之時，卡氏意氣自如，莊諧雜出，傾倒一堂。洛氏則奄奄無生氣，體弱故也。洛氏

書末之見。卡氏去年在此演說，吾嘗見之，其人短小精靈，望之殊不似富豪也。（二月六日記）

有持非兵主義（Anti-militarism）之「美國限制兵備會」（American League for Limited Armaments）欲得各大學學生之贊助，乃由紐約晚報記者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設筵招東美各校之持非兵主義者，會於紐約之「大學俱樂部」（University Club），討論設立各校聯合抵制增兵問題。主者某君，以書致本校巴恩斯（Prof. F. A. Barnes）先生，屬令推一人代表康奈耳大學。先生堅欲余往，不獲已，遂往，於是有第三次之紐約旅行。十三晨，至此，以電話告章女士及普耳君，約會時。普耳君即前所記不爭主義之道德之著者也。十一時，普耳君見訪，相見甚歡。此君持「不爭」之說，而以「不爭」二字為未嘗。非不爭也。但不以兵力彈槍爭耳，欲名之曰：「有效的抗爭。」余以為「不爭」二字固未嘗（Nonresistance），惟普君之名，亦不滿余意。憶須密先生（Prof. N. Schmidt）名之曰：「被動的抗爭，」亦不愜心。余欲名之曰：「道義的抗爭，」似較佳耳。普君以為然。吾與普君所談，大旨在不持首尾兩端之說。如謂戰為非義，則決不可謂戰有時而義。歐洲社會黨之失敗，在於強析戰禍為兩種：侵略之戰為不義，而自衛之戰為義。及戰事之起，德之人皆以為為自衛而戰耳，法之人亦以為如此，俄之人亦以為如此，於是社會黨非攻之戰無

矣。一時。往訪韋女士於其居，談二時許。女士謂昔耳君投余書中，（余以昔君原書示之）所論殺人以救人，其理頗未能憫人。殺甲以救乙，是猶以甲之命爲救乙之具也，與康德所謂「無條件的命令」大背。此言是也。墨子曰：「殺一人以利天下，非；殺己以存天下，是。」則進於是矣。女士深信善根性之足以發爲善心，形諸善行，時引鴉俄之孤星淚（*The Snows of Solon*）證大度不疑之足以感人。吾恆謂今人大患，在終日居於疑懼憂恐之中，世安有愁城？愁城者，吾人心中疑懼之產兒也。若人人疑他人爲賊，爲奸宄，則世界真荆天棘地矣，安能一日居乎？此邦人有時頗能脫去此種疑懼根性。村僻之城市，真能夜不閉戶。其所以夜不閉戶者，不疑也。吾居是邦五年，未嘗一日鑰吾室門，亦未嘗失一物，不疑也。今日弭兵之說，人皆知其美而不敢行，知軍備之爲患，而不敢廢之。即如此邦人士持和平之說者衆矣，而懼慮之來侵，懼日之宣戰，於是日增兵備而不已。今歲之海軍費凡一四一，一八九，七八六元，陸軍費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元。防禦費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皆「有備無患」二語之結果也。美之在今日，可以宣言減兵，以爲他日世界弭兵之第一着手處，所患在「恐」之一字。英詩人克勞夫（*Claugh*）之言曰：「孰謂希望爲愚人乎？若恐懼，則真妄人矣。」

It hopes are dupe. Tears are liars 此今日救世聖藥，惜無人敢嘗試之耳！

是夜，至「大學俱樂部」，赴「限制兵備會」晚餐。Mr. Villard 主席。會中書記吳得

Mr. L. Hollinsworth Wood), 乃康福先生之友。與先生皆畢業於海勿浮大學(Haverford College)。此校乃耶教中之「友朋會」(Friends)所創，又名「匿克派」(Quakers)。「匿克派」之信徒，皆主張不爭主義者也。主席尾賴君，乃美國南北戰爭前，主張放黑奴者蓋利孫(William Lloyd Garrison)之外孫。蓋利孫亦倡不爭主義最力者也。二君之熱心服國兵備也，宜哉！是夜東美各大學與會者頗衆。席終，決議組織一會，名之曰「Collegiate League to Abolish Militarism」。會名爲余所擬。

十四日星期下午，訪張仲述，仲述喜劇曲文字，已著短劇數篇。近復著一劇，名曰「The Intruder」。(外侮)影射時事，結構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謂非佳作。吾讀劇甚多，而未嘗敢自爲之，遂令仲述先我爲之。夜往中西樓，赴亦農敬齋晚餐之約。在中西樓餐時，亦農敬齋忽起立招呼外來數客，其一人乃黃克強，亦農介紹與余相見，克強頗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語作湘音。余前次來此，頗思訪之，聞其南遊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謂非幸事。餐後，以車至車站。車停港外，須以渡船往。船甫離岸，風雨驟至。海上昏黑，微見萬屋燈火，點綴空際。余頗欲見自由之神像，乃不可見。已而舟行將及車次，乃見衆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遙指謂余曰：「此「自由」也！」(二月十五日記)

美國前總統塔虎脫氏，受大學之召，來此演說。余往聽之，到者三千人，後至者不得隙地，快快而去，可謂盛矣！塔氏肥碩，體重二百餘磅，演說聲音洪而沉重，不似羅斯福。塔時時失聲而笑，聽者和之，每至哄堂。塔氏笑時，顫肉顫動，人謂之「塔虎脫之笑」云。所說題為「Signs of the Times」。有警策處，惟其「守舊主義」撲人而來，不可掩也。言：「嘗見叢塚中一碣，有銘曰「吾本不病，而欲康健，故服藥石，遂至於此。」」諷今之急進派維新黨也。余憶一九一二年大選時，各政黨多於電車上登選舉廣告，余一一讀之。各黨皆自張其所揭葉，獨共和黨（即塔氏之黨）之告白曰：

“Prosperity——We Have it Now. Why Change?”

與此碑銘，如出一口。偶念及此，不禁失笑！

昨日報記哥倫比亞大學今年歲出預算，為三，八九七，三五〇圓，蓋合吾國銀元約八百萬元云。據晚近吾國各省歲出報告觀之，此大學一年之歲出，超出晉陝甘豫新湘皖贛浙閩桂資諸省之上。吾國二十二省歲出，合計約一八五，〇〇〇，〇〇〇銀元，合美金九千二百餘萬元。此邦去年海軍費約一三三，三〇〇，〇〇〇元，陸軍費約一六〇，四〇〇，〇〇〇元。蓋吾國二十二省之歲出總數，猶不足供此邦海軍費云。

往見塔虎脫氏於休曼校長之家，詢以對中日交涉持何見解。塔氏言近來頗未注意遠東外交，故不能有所評論。此孔氏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未可知也。塔氏與林氏，皆屬共和黨，故不滿於威爾遜政府之外交政策。塔氏言此邦外交政策之失敗，無過於美政府之令美國銀行團退出六國借款。自言余與諾克司（國務卿）費幾許經營，始得令美國團之加入。（塔氏自言親致書與前清攝政王告以美國團加入之利益，攝政王善之，始有此舉）而威爾遜一旦破壞之，坐令美國在中國之勢力着着失敗。今但坐視中國之爲人摧殘耳。此事是非，一時未可遽定，我前相威爾遜者也，因爲之辯護曰：「現政府（威爾遜）之意，蓋在省事。」塔氏大笑曰：「欲省事而事益多，自有國以來，未有今日之多事者也。」余戲曰：「此所謂『the wrong of fate』者，非歟？」塔氏又笑曰：「我則謂爲誤事之結果耳。」塔氏自述其東遊事甚有味，以其無關宏旨，故不記。

紐約公共藏書樓於今年正月一日之中，凡假出書籍一百萬冊有奇，可謂盛矣！此邦之藏書樓，無地無之。紐約之藏書樓共有支部四十三所，計去年一年中，在樓中閱書者凡六十二萬餘人，假出之書凡八百八十三萬冊，在樓中編閱之書凡一百九十五萬冊。藏書分二部：（一）參考部（備讀者在樓中參考之用，不能取出），凡一，二五一，二〇八冊。（二）流通部（可以假出），凡一，〇一九，一六五冊。千九百一一年卡登奇氏捐金五百二十萬，爲紐約城造

流通藏書室支部之用，而紐約市政府助以建築地之費。今年支部林立，皆出於此云。

紐約時報調查紐約一省去秋全省選舉所費金錢，列表記之，其數乃達四百萬以上，可謂駭人聽聞矣！紐約省法，凡選舉候選人，無論當選與否，皆須於選舉完畢之後，以本屆選舉所費用，列表呈報所屬選舉官吏，故可統計也。共和政治乃最糜費之政體，用財無節，又無良善之監督機關，則其禍尤烈。紐約省政治之腐敗，全國所共曉。今之士夫力求改革，已爲今善於昔矣。今日急務爲一「短票」(Short Ballot)。「短票」者，僅擇全省最重要之官職，如總督之類，令省民選舉之，餘職則歸之委任云。

東方消息極惡，報章皆謂恐有戰禍。余雖不信之，然日京報章皆主戰，其喪心病狂如此，遠東問題之益棘手，有以也夫！夜聞竟夕不寐，夜半後一時許，披衣起，以電話詢(日)報有無遠東消息，答曰：「無有。」乃復歸臥，終不成睡。五時，起，下山買西書閱晨報讀之。徐步上山，立鐵橋上，下視橋下瀑泉澎騰飛鳴，忽然有感。念老子以水喻不爭，大有至理：「上善莫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又曰：「天下莫柔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又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不觀乎橋下之水乎？今吾所見二百尺之深谷，數里之長湍，皆水之力也。以石與水抗，苟假以時日，水終勝石耳。歸來偶以此事，語友人某君

，某君謂：「老子亦是亦非。其知水之莫之能勝，是也。其謂水爲至柔，則非也。水之能勝物，在其大力，不在其柔」。此言甚是。又語以吾國士夫不拒新思想，因舉天演論爲證。達爾文物種由來之出世也，西方之守舊者爭駁擊之，歷半世紀而未衰。及其東來，乃風靡吾國，無有爲力。二十年來，「天擇」「競存」諸名詞，乃成口頭常語云。某君曰：「此亦未必爲中國士夫之長處。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而必經幾許試驗辯難，而後成爲定論；東方人士習於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動聽，便成圭臬。西方之不輕受新思想也，未必是其短處；東方之輕受之也，未必是其長處。」此說甚辯。蓋今日昌言物競天擇者，有幾人能真知進化論的科學之根據耶。

校中有二人，余甚敬畏：其一人爲吾友辜克勤，雙目皆盲，讀書皆賴手摸稜起之盲人用書，其他種書籍無有稜起之版者，則雇人口授之。此君去年畢業，今年得第二學位（B.A.）其人爲威特夫人孀也，頭髮皆白，其年當在六十以上，而猶註冊上課，與諸少年同聽講，每日踽踽入學，右手挾傘，左手執書，其自視真不知老之已至也。夫人居此校已三年，明年可得第一學位（B.A.）。此又一人也。此二人一殘廢，一老邁，而皆孜孜好學如此。那得不令人起敬！

卡隆奇氏之「世界和平基金」(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今年與波士頓之「世界和平基金會」(World Peace Foundation) 協同召集一「國際政策討論會」(A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爲各大學之「國際政策會」(International Policy Clubs) 會員聚集討論之所，亦以爲鍛鍊將來世界和平運動之領袖之所也。會中人物如安吉爾 (Norman Angell)、納博士 (George W. Nashytha)、墨夫博士 (John Mez)、羅克爾 (Louis P. Lochner)、麥兒萊博士 (Prof. James G. McDonald)，皆今日此邦和平主義之鍾子。會地在維色佳，於十五日開會，會期約有兩星期之久。十五夜，世界會開歡迎會，歡迎赴會者，余爲致歡迎詞，安吉爾君演說。十六日，爲會之第一日，麥君講演「國際法大綱」，此外討論問題如「心理與戰爭」(安吉爾主席)、「黃禍之真否」，「強權之哲學」，「海牙和平會」，「民權與兵禍」，以及「耶穌教育能否實行於國際政策」，「平和協會」，(此邦名士如前總統塔虎脫氏等召一討論會於費城之獨立廳。決議建一「平和協會」。其大旨以列國組織協會，以維持世界和平。A League to Enforce Peace。特盟者各國協德之)「戰爭與商務」，「門羅主義」，「兵力與萬國公法」，「國際絕交與萬國公法」，「殖民政策」，「國際負債」，「海之中立」，「美國國防」，「賠款」，各問題皆討論極長，發人深思。吾初以安吉爾爲一種唯物的理想家 (Ego-

(Singer)，今始知其不然。此君具大識力，讀書甚富，經驗極深，能思慮，每遇人質問，隨口應之，條理井然。其所主張，雖着意於經濟一方面，然其主旨，以爲思想乃制度之母，其根本主張與社會黨大異。安吉爾志在改良今世關於國際倫理之種種謬說。其人蓋今日第一流人物之一人，而平居謙謹，恂恂可愛，身材短小，見者非督議，不知其爲世界名人之安吉爾也。

討論會最後一夜，訥博士囑余講「倫理與國際政策之關係」。余略述所見，約五十分鐘而畢。安吉爾繼余述去年討論會於英倫時之軼事。是會未終，而歐戰已起，會員竭力組織「中立會」，欲免英於戰禍，而卒不可得。有會員名魯貝生者，爲中立會書記，運動奔走尤力。及戰禍已開，此君投身戎伍，隸吉青納部下，作兵官，今存亡不可知矣。數月前，君自戰壕中寄一詩書憤，其詩載康橋大學雜誌中，安吉爾讀之。詞甚悲憤。讀已，安吉爾告衆曰：「今日之事，責在少年。中年以上人，其氣已暮，不可與謀大事，苟安而已。公等少年，不可不自勉也！」此言誠是！今之持和平之說者，類多少年。一日余與克雷登先生談，先生感嘆世風之日下，以爲古語「老人謀國，少年主戰」(Old men for counsel, young men for war)今乃反是，少年人乃爭言和平非攻矣。余以爲不然。今之少年人之主和平，初非以其懼怯畏死也，獨其思想進步，知戰爭之不足恃，而和平之重要，故不屑爲守舊派

老主戰說所指揮軍。即如魯爾生君，其方謀和平，非畏也，為國為世界計久長耳。及其失職，即慷慨從軍，以死自表，其非懼怯之流可知矣。

七月四日，與約博士夫婦、安吉爾君、坎倫君、得帆君、遊訊約滿滿，甚樂。夜復與
以快爾君同往觀易小生之學鬼 (S. H. Stone) 影戲。劇本不適於影戲，改頭換面，「唐突西子」
為。安吉爾言：「一日晨九時起，作一文，始終不悞，及文成，已夜半後二時矣。蓋十七
歲時離家，亦未飲食」云。其專心致志如是，宜其享大名於世也。美國大發明家愛達生
(L. B. E. Edison) 嘗言：「所謂「奇才」者，其中日分之一得諸神來，而分之九十九得諸
工作。」(Genius consists of one per cent inspiration and 99 per cent perspiration.)
情矣！

仲謙去年歸國時，道經西太 (Utah) 省，乃木爾門 (Mormonism) 教派之中心根據地。
其人因寄一信曰：「足下有暇，可研究「木爾門」之教旨，他日乞告我以十九世紀之文明，
而為諸君所居時，何也？」余以人事倉卒，終未暇研究此派之歷史，今日有友人言其
言曰：「余嘗親見訪其教及身世。此君自言其宗教思想之變遷，始知為木爾門教徒。陸
其來自西太省，生長於冷派信徒之中，少時信奉此教甚虔。其長其思想進化，漸覺其可奉教

曾與近世學術思想多所扞格，稍稍疑，由疑而趨於極端的反對，其反對歸於執中。今此君雖未叛教，而能知其所短，能知其所長，非復如曩者之盲從塗附矣。其論斯派得失，頗有足資參考者。因考他書並紀之。此派本名「後聖派」(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以其信奉木爾門書 (The Book of Mormon) 亦名「木爾門教」。斯密，約瑟 (Joseph Smith, 1805-1844) 居距此城不遠之斐集荷 (Fayette, Seneca County, N. Y.) 市。自言得神人默示，親見金板聖書，書乃耶穌教者。由東方輾轉傳來此洲，為先知木那尼 (Moroni) 所藏於附近之岩木拉山 (Gomorah Hill)，至是始出觀於世。書為古文，無人能讀。獨斯密氏以神祐得讀而譯之。是為木爾門經典。斯密氏本不學鄙夫，今忽成書萬言，遠近奇異，信為神助，附從者漸衆。遂於一八三〇年四月六日，創後聖派。東美各省多攻擊之。信徒輾轉流徙，至於西太，遂繁殖其地。今信徒甚衆，幾及西太全省，而附近之哀答和 (Utah)、阿利桑納 (Arizona) 二省，居民大半多屬是教。是派向許教中人娶多妻。斯密氏之後，教中領袖楊氏 (Brigham Young) 有婦數人。教中人新殖民西方，信是教者女多於男。多妻之制，為生計上權宜之道，遂成風尚。然此制大背耶教一妻之風，遂為集矢之的。此邦之人，今猶疾視此教，實此制之遺詬云。多妻之制，聞今已革除。一八九〇年教長宣言革除此制。陸君告我，此禁已實行，雖間有違禁者，然為數絕寡也。此邦人士攻擊此派最深。一倡秉和，變本加厲。恆人不察，但以爲凡木爾門信徒皆多妻者。

謂木爾門教即多妻主義也。此與美之鄉民，以為凡中國人皆洗衣工，同一荒謬。有人赴金山博覽會而歸，謂陸君曰：「吾道經西太一城，名Provo，遙見山上大書一「Y」字，又見一山上，有一「U」字。山上各有石梯無數。車中人言山上之字不止此二字，蓋有YOUNG五字母，乃往日教長楊氏之名，其石梯乃楊氏棄妻葬地。每一梯下，葬一婦云。」陸君聞之，大笑不可仰，以為教外人昧於木爾門教旨歷史者之穿鑿誣枉，無過於此矣。山上僅有Y.U.二字。山左為楊氏大學，校生登高，揭此「Y」字，乃校名之第一字母也。每年有「Y」節日，登高掃除此字，以為慶樂。山右為西太大學（J. of Utah），校生亦揭校名之第一字母於山上。每年有「U」節日，慶樂掃除如楊氏大學，而外人乃強加ONG三字，以傳會誣枉之，不可笑乎！總之，木爾門派雖多不經之迷信，如經典之神示，先知之預言之類，在今科學昌明之日，此種迷信，信可鄙笑，然是派在當日實為耶教各派之最先進者（Advanced），其制度尤合近世趨勢。其附從之衆，興起之盛，未嘗無因也。其可稱之制度，略紀如后：

一、平等觀 人人皆有超拔之望。

二、女權 教中不獨信一天父，亦信一天母（Heavenly Mother），遂為女權之根據（耶教之舊派尊耶穌之母為聖母，其尊女權，亦有本於此者）。故西太省在美國四十餘省中，獨首與女子以選舉權，為諸省之倡云。

三、均產主義 教徒須納所得之什一於教堂，曩日僅以供教堂費用，今則多以充教育及

慈善事業。每年由執事者具出入報告，昭示於衆。

四、共和主義。教會中人，各有所事，其少年男女亦各有團體，選舉僑曹，輪爲領袖。

教會執事，各由推舉，無有由中央派遣長老牧師之類者。

五、大同主義。教會信奉「人類皆爲天之子」之說，故人道胞與之風極盛，慈祥之俗，敦睦之風，甲於他派。

六、教育。木爾門派極重教育。今西太不獨小學遍於一省，又能使高等小學（*Schools*）普及全省。其偏小之村市，須合設高等小學者，學生往來車費，由公家頒給。其有不願往來奔走者，可請給此費，以供食宿之用。

此外關於教會宗旨，亦有可取者，如以上帝爲人之至極，人爲基督而未臻之上帝。其中亦有至理，不可沒也。此教興時，此邦科學教育尚在幼稚時代，及科學昌明，而是教已根深蒂固，不易摧破矣。其實是派所持諸迷信，與他派所持，正復何異？亦不過一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耳！獨多妻之制，遺詔甚深，惡感至今未去。今此風革除已二十五年，而外人猶以多妻制與木爾門教混爲一事，甚矣，先入之見之不易去也！

連日讀陶斯太（*Leo Tolstoj*）所著小說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此書爲陶氏名著，其書結構，頗似石頭記，布局命意都有相似處。惟石頭記稱不如此書之逼真耳。安娜傳甚不

易讀。其所寫皆家庭及社會纖細瑣事，至千二百頁之多，非有耐心，不能終卷。此書寫俄國貴族社會之淫者無恥，可謂鑄鼎照姦。書中主人李問，蓋陶氏自寫生也。其人由疑而復歸於信仰。一日聞一田夫之言，忽大解悟，知前此種種思慮疑問，都歸無用。天國不遠，即在心中，何必外求？此陶氏之宗教哲學也。其說亦有不完處，他日當詳論之。陶氏寫人物之長處，類似蕭思璧，其人物如婀娜，如李問夫婦，如婀娜之夫，皆亦善亦惡，可褒可貶，正如蕭思璧之漢姆勒待王子，李耳王，倭色羅諸人物，皆非完人也。迭更司寫生，褒之欲超之九天，貶之欲墜諸深淵。此一法也。薩克雷(Thackeray)寫生，則不然，其書中人物，無一完全之好人，亦無一不可救藥之惡人，如空墟記(Vanity Fair)中 Rebecca Sharp。此又一法也。以經歷實際證之，吾從其後者。陶氏亦主此法者也。

昨夜聞友人皮耳律師之母皮耳夫人道及土木工程院鐵道教長克魯達兒(Prof. C. L. Randall)軼事。克之夫人，慈者也，而以賢著於一鄉，此間士女都爭愛之。余亦識之，而不知其少年行實，亦不知其盲始於何時也。蓋夫人之失明，在與克氏訂婚約之後。婚約既成，未行禮，而夫人病目，遂失明。夫人不欲以殘廢之身累其所愛，力促克氏退婚。克氏堅不許，遂終娶之，敬愛之，終身不偕。今夫婦皆老矣，鄉里之知其事者，莫不稱克氏之不負約，謂為難能可貴。此西方之信義也。以其可風，故記之。

讀 Thomas Moth Osborne 之獄中七日記 (Within Prison Walls)。此君前年

(一九二二)爲紐約省長，擢爲監獄改良董事會會長。因自投瓦盆省獄中，與罪囚同處，操作飲食者凡七日。此其獄中日記也。此君乃感情之人，其所記多無病而呻之語，讀之令人生一種做作不自然之感。蓋以無罪之上官，自投囹圄，明知人不敢苛待，又明知七日之後可以復出，其所身受，大似戲台上人之悲歎啼笑，宜其做作不自然也。然此君有一見解，爲今日監獄改良風動之一大主義，不可忽也，其見解之大旨曰：「推誠待囚，以養其自尊之心，而鼓勵其自治之能力。」所謂 Honor System 是也。此君今爲紐約省新新 (Sing Sing) 獄官，乃試行其平素所持見解，雖蒞事未久，功效未著，而其說殊有一試之價值也。其書所記瓦盆獄中生活，有可資考證者，記其大略如下：

獄中凡千四百囚，爲紐約省二大監獄之一。囚犯工作，日得工值一分半錢，月可得四角錢。

獄室廣四尺，長七尺有半，高約七尺餘。囚有過，則罰居黑獄，自一日至數日不等。

日程：

六時半，起牀。

七時，室門鎖脫，囚各攜便桶，列隊至一所，去便桶中穢物，洗淨之。返室中，掃除

已室。

八時，室門發啓。列隊入早餐。

八時半至十一時半，工作。工作畢，復返已室。

十二時，午餐時。

一時，復工作。五時以後返室。道中經麵包店，各取麵包一二塊，歸室，以與晚餐。

夜間，室中各有電燈，九時，熄燈。

三餐：

一、早餐 食麥粥一盞，牛乳一碗，麵包二塊，咖啡一杯。

二、午餐 加非一杯，湯一碗，麵包二塊，肉或火腿或雞肉，等。

三、晚餐 各指麵包一二塊，歸室中食之。室門外桌上，置水一杯，咖啡一杯，以為晚餐飲料。

右所記獄中生涯，較之吾國獄中苦況，遠勝百倍。而此邦人士，亦不滿意其級級謀所以改良之，此可見此邦人士慈善觀念之高也。慈善觀念與社會之樂利，其互為補長，不可不知。此邦人士，有健全之政府，整肅之秩序，人民皆得安居樂業，故慈善之心，得以發達。於是刑罰廢死刑者矣，有謀監獄改良者矣，有投身於 *DeTolomant Work* 以謀增進苦力下級社會老樂利者矣。若在紛亂之國，法律無效力，政府不事事，人不安其生，工商不安其業，法令酷虐

，盜賊叢生，則雖有慈善事業，亦必皆自私之圖，以爲市名之計，或爲種福之謀。行之者寡，而所行又鄙下不足道，慈善觀念云乎哉！此無他，享樂利者無多，則爲他人謀樂利者益寡。己之首領且不保朝夕，誰復作護死刑之想乎？無罪之良民尙憂饑寒，誰復與念及有罪之囚犯乎？國中志士奔走流亡，國中人民什九貧乏，誰復顧全無告之貧民乎？（以上爲在康奈耳大學時記）

十月二十三日，紐約城及附近各地之女子選舉會，因紐約省選舉期近（十一月二日），女子參政二問題將於是日由全省公民投票公決，故舉行「女子參政大遊街」。「遊街」者，英文（Parade），以其似吾國之遊街也，故以是譯之。遊街之目的，大率有二：（一）以宣示宗旨，（二）以鼓勵觀聽。一言以蔽之，曰：示衆而已，所謂登廣告是也。是日之「女子參政大遊街」，爲千有未之大盛舉，與遊者男婦四萬餘人。余與張奚若立第五街上觀之，至三小時之久，猶未過盡云。是日遊街之最足動人者，蓋有數事：（一）秩序之嚴肅。數萬人之大隊，非同小可，而乃能井然有條如此，勿謂此中無人也。（二）心理之莊嚴。與遊之人，固屬少年男女居多（西人四十以下，皆爲少年），而中年以上之婦女亦不少，頭髮全白者亦有之，望之令人肅然起敬。（三）女教習之多。中有一隊，全屬紐約及附近之婦女教習，其數亦不知有幾千。（美國中學以下教員多由女子充之）此等婦女對於國家社會，負何等責任？服何

等勞役，而猶恐剝奪其公民之權耶（四）遊行若之堅忍耐苦。是日大風寒，其女子之持大旗者，皆寸步與大風相撐持，終無一人半途散去，其精神可敬也。此次紐約女選舉勝負未可知。本月十九日，鄰近之紐吉色省，亦由公民投票，定女子之當否參與政權。其結果則主張否定者多至五萬一千餘票。此省之女子選舉，遂失敗，須再待二年，始有第二次投票公決之機會云。紐吉色省乃美國總統威爾遜氏之本省。威氏於前月宣言贊成本省婦女參政問題，選舉期屆，復親回鄉投票，其內閣中人之屬於此省者，亦皆宣言贊成此案，然此案卒未能通過。以一國元首之贊助，而不能使其鄉人附從之，此亦可見西方人士獨立思想之高，不輕易為位高爵尊者所聳動也。一夜，余在室中讀書，忽聞窗下笛聲。臨窗視之，乃一汽車，中有婦女多人，蓋皆為女子參政之活動者也。中有女子，執笳吹之，其聲悲壯動人。途人漸集車下。笳歇，中一女子宣言，大學藏書樓前，有街心演說會，招衆人叢赴之。再途往觀之，有男女數人，相繼演說，亦都不惡。余忽見人叢中，有杜威先生（Prof. John Dewey），為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長，而此邦哲學界第一人也。余初以為先生或偶經此閱耳。及演說畢，車門開，先生乃登車，與諸女子參政會中人並駕而去，然後乃知先生蓋助之為進行活動（Campaigning）者也。嗟夫！二十世紀之學者，不當如是耶！

（右日記若干期，自藏書室抽記錄）

吳稚暉日記

「明珠翠羽，俯拾即是，莫非瑰寶；
綉天七筆揮毫，反瀟蛇足矣。此等
書札各體之所以爲人愛重，不因世間
曾有 Masterpieces，而遂銷聲匿跡也。」

——俞平伯

一 蔡路日記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七時，與仲英、翰清、懷新、同上新、銘、惠卿父子行李已齊在。我復送仲英上電，順便買些小食物，夜已深。錫生之女抑、僕人送行李來，客皆去，余即獨自閉門熟睡。

二十五日早間，惠卿、劭、成、揚生次第來，送行者有蘭、臯、廷、川、湘、臣等。余又上岸買面盆等物。十二時開船，午飯菜八色，至佳。同船遇見數議員，及謀事人如朱、廣、石之徒十許。夜，風水並不大，惠卿即不食。

二十六日。略有風，我與揚往飲食如常，惠卿父子睡到。

二十七日。午，到煙台，停約三小時，賣水果者較少，因此時水果已不多，止有乾、薄、萊、陽、梨，少數葡萄等。我買茗、帶三把，本需一把，（因彼必盪購，二角三把）房內掃得極乾。

淨。

二十八日。一早已抵大沽口外，逕入港；午，才抵天津，爲佛照樓接去，房間還好。與惕生同一間，價二元。惠卿父子一間，一元六角。同去吃飯，飯館名四時春，吃去一元六角。我送被包至南開，放在門房即歸。與惕生同往老龍頭車站一層，歸乘河北車，至鐵橋旁，見本年大水冲壞鐵橋等甚多。鐵橋之河已填塞，又至三不管 玉壺春吃雞絲麵豆沙包子。惠卿曾去看曹潤田，沒有看到。

二十九日。早，與惠惕同去車站，惠惕先買月台票入估座位，余與勳成候行李過磅，比入車，幸坐得飯車內四座，後至者均終日植立。十時半開車，總算運氣，五時即抵永定門外。聞候查必一兩點鐘，余即乘東洋車入城。欲先到大同公寓，聞有無空屋。是日風勢極狂，入永定門，飛沙走石，迎面垃圾打來，面上極痛，眼睛不能開。到西交民巷，忽想車若到站，惠惕等必久候不耐煩；仍折至東車站，時已六時半，車却未到。候半點始到。因運行李等不便，遂定住泰安棧。惠惕先去棧，余與勳成守行李，等到九點鐘方能取出。到城門，幸未關。他們問「你恭喜那哈兒？我說「北京大學」；他說「好好，你去罷」。到棧，惠卿已去了，叔方來，講一切近狀，大都亦報上所有。惟李彥青新近會打過皮鞭四十，又願付十元

萬，已共交出五十萬，其餘招供之事甚多。叔方去時已半夜。

三十日。早，與惕生吃小館子。進城，他去看徐季龍，我去看李石曾。到李家，門前電車滿停，我暗好笑。××孫科都在別一室，來一握手，仍去，我問石曾：「要我來何事？」他說：「要出一報。」正講話，客一批一批來，石衛青皮宗石等，亦與我談別話。未幾，惕生亦來，弄到午飯時，客大都散了。石曾留我吃飯，××夫婦住在他家。又馮玉祥的代表馬伯援也在座，約明早去西山看馮（夜間又說不來）。飯後我到大同看叔方，坐不久，惠卿亦來。張宗昌有電話來，要我與惠惕同去。據惠卿云：是周季眉李徵五所介紹。（李同乘新銘船）惠卿去。我等囑言未遇其人，無從借來。惠卿去即復來，言張處座客極多，如應李中等。叔方在寓，請吃夜飯，尚有惕生的學生錢孟才。又有保定怪人張墨池也來，惠卿父子搬住城內。

十二月一日。早，與惕生出門，即遇劉雲華，同吃擔上豆腐漿，同往東車站待車室坐談。遂別。余與惕生至丁慕韓家，有同鄉會顧名君在座，言及江蘇事。有人欲舉慕韓做省長，我說歡迎之至。顧君要我到會，我說：「我是無政府黨；若預聞建設事，必又為同黨所責。其實聽得莊思緘冷遇秋，也都要做省長。也要我與惕生到會，彼此甚不便也。惕生則言我有

嫌疑，恐人能我運動什麼，故紅蘇專開會，我不到。一出打家門，楊生邀我去看他女兒。他女婿沈聖夫，曾做過南京河海工程校長，現在交通部。楊故要父親避在他家，順便勸我也去，皆謝之。我去尋叔方，尋到前國務院路警督察處。周靜眉亦在。我在他家寫一封薦書給葉恭綽。(託孫仲伯交轉)楊生來大同。同至他的女兒家吃飯。我去看校報，未遇。

三月。睡到八時，忽為楊生叫醒，言徐季龍來電話，言十時石曾××等聚於其寓，同去鴻禪寺看馬車牌，請要話談。不得已，次則紛紛的起身同去。在途遇冷遇林。楊生與他略談。連律家，有馬的檢也。未幾，××孫科即先亦至。楊生極力言不共，因莊思賊有要事來約。我即到李同車，孫和馬又一車。先至橋軍總署任伍民家。在加入余車，連赴精禪寺。精禪寺者，即前蘇韓時代之精禪寺，後改為後發精禪寺。寺在入門前，內有僧房，任言即李連衡留處。此房內，任言曰：李連衡，李連衡及孫科，李已而朝內，欲入門矣，後隨前兵，蓋出房散步，見卷來補入也。李着脫龍皮袍，長身尖面，在觀其半面。又舉謀長處，見第一師長李鳴鐘，第三師長張之江，皆樸厚。馬君指余即做客，談談話，談話，並無馬玉祥出來。馬自然仍在酒談話，在彼等如談話，三師小說可一點鐘的客道聊甚話，並無馬玉祥出來。馬自然仍在酒山。始知此行全係馬君欲余與××孫科諸人，恭維恭維衆軍官，要他們高興而已。余與××同至右曹家。余兩日內聽四面風聲，昨夜感到，或者賊作惡可以殺孫文，復辟，凶段祺瑞，

解散馮軍，滬北京大學，說與各人，各人亦不敢否認吾言。遂由國民黨內幾個學者，出名對孫文宣布入京主旨，並云不久出京，擬一進京，即神龍變化而出。擬好一書，至皮宗石編寫裏商酌，彼等或唯或否。彼等又因一雜誌名現代評論將出版，正稟議事。在皮寓吃夜飯。後知張作霖忽出京。全與所料相反，付諸一笑。張出京，外亦有人說孫入京，馮即推他為總統，在席上拘張氏父子殺之。是見京中內部之各存疑怪。余之疑，(一)因張要調十五師，在豐台請段大閱，(二)那兩天祕密開議，甲，處置曹，乙，回復優待條件，丙，取締馮等。

三日。早，頭甚痛。客人極多，學生竭力踴躍。我惟臥在床上，與梁誠談亦我狀況。誠誠心所言，亦俄專橫狠辣，也是實在。然他改進世界，真也不可及。惟雅待青年有好意，一物不苟，止送他閣王路上去。宜乎舉世的紳士最恨毒赤俄。姑舉問答數條，以見一斑如左：

問) 傅注重科學工藝麼？

答) 注重極了。然他俟教育青年成就，來不及，故所有以前有本領的頑固，仍重用。每個工廠，皆無人做正，在本領者做副。然報酬則正得百，副可得六七百元。

問) 然則正的錢少，似甘心麼？

答) 這中說明給副許多錢，是買他的本領。倘正學成，即可淘汰此輩。

(問)這就有了人種優劣問題了。我們當了廠中正管事，不連廠本一齊上腰，便算好了，豈能甘心受最少之錢？

(答)講起人種來，他們高得多。他們務辦得好，沒有敢胡鬧的。且得了許多錢，也沒處去揮霍。

(問)我便要請教，人之所以要多財，便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他們難道就沒有那種慾望麼？

(答)妻是有的，妾是絕對沒有，嫖也是禁止的，但男女的交際，却別有自由之處。故妻妾之奉，不見得新不如舊。至於宮室之美，即衣着亦在內；他們住房是有限制的。着了華服，反受人吐罵，所以這種慾望也就淡了。

(問)那末這個社會，豈不索然毫無意味麼？

(答)那也不是那種說法。他們的社會，自有他們的樂趣。譬如在政治上活動，他們也可做到極有權力，那政治慾望是達了。至於日常娛樂，一種學術上運動上社交上，也別有天地，不過如帝國主義世界一般嫖賭吃着那種娛樂，他們是沒有了。

我聽到這裏，就覺着如大叢林的僧社會，大教堂的教士社會，他們也有一種別有天地的趣味。但他們都沒仕宦男女之樂，也少學術上之奮進，亦俄却添了他們，也不會寂寞。如此，那歷來的紳士虛榮社會，恐怕要打不過他罷。他盼望虛榮社會的老人死淨，請青年都

變成那種較正當的社會，便是他們的立脚點。

昨日孫等已去天津。今早石曾又去。出轅事止談到三天，皆止數分鐘，客來就止，故仍歸下落。裘君去後，余出大汗，遂與楊生同入城，先至石曾家一看；尋覓公樓，尋到乾胡同西口北京公寓樓房一間，每月十二元，添一人加一元。此樓甚整潔，且向新。大喜。傍晚又在叔方處小坐。

四日。早，押行李，與楊生同遷北京公寓。午，許多保定人，因兵事請楊生吃飯。余亦往。又去看了幾個同鄉，拉至孫揆伯寓所。

五日。余未起，楊生赴天津，一去看孫文，二因曹潤田之父歸葬。惠卿來談，言有參謀部小官方某，上半年因索薪事，被車慶雲打了一記巴掌。後投入馮軍，爲某師參謀長。此次車亦被捉，此人囑守兵云：「車某是惡人，他若開口，即打巴掌。」所以車已被打幾十次，巴掌爲腫。報復主義，可笑可嘆！與惠卿同吃開成素飯。王揖唐一來便出京，惠未遇到。故其子覓事等等，似乎又成畫餅。至於石曾清宮事，自段祺瑞囑他不必再管後也無下文，要候孫文來再說，我等看皇后住處之願，亦不能即達。錢玄同曾去看過，言皇后所住之屋極文明，有腳踏車，有商務印書館辭源等等。

六日，起來已不早。在左近吃大饅兩張，炒蛋一盤，粥菜湯一碗，皆可口，止小洋二角。開游隆福寺，還有許多如大阿福的旗女往來，買些牌刀等。惠卿父子又來長談。

七日，午，尙未起床，叔方攪來蹄膀一碗，饅頭三十個，駭得我氣手撒鏢只好留下。同去東安市場吃飯，又吃茶甚久。他去同看了慕韓等。我獨往天橋，要買木火爐一隻。夜至清雲閣，遇孫聖伊同袁藩及薛某等同寓。惕生已從天津來，言中山病胃乃實事。

八日。早，與惕生同去東安市場吃東西。他去看李思浩，我囑他必要薦叔方做財政部秘書，他應允。忽起大風。午後，倦極而睡。上燈時，惕生回，言李思浩出門了，一切事皆與章佩乙接頭；我舉叔方，彼似極贊成。未幾，侯伯來言，已見過葉恭綽，他也要一人常同他寫寫應酬東西，大約請叔方在秘書上辦事，月薪二百元，先要叔方去見見，一看似乎兩着，倒躊躇起來。倘財政部能補秘書，那更好了。看惠卿之意，二百元不甚稀罕，所以明日去商。再說。

九日。早十時醒來，惕生已出。我即寫此日記，將饅頭蒸蒸，弄一碗蹄膀，半碗什入字。

麓。又要去買一碗雞，配了兩瓶茶葉，送去。甚矣，應酬之爲害！

我既曉得王宮是看不到，報是我決不高興做的，因尙無影響。北大學生已有幾個來，備獻書法及謀事等等，又一是非場。工業學校是說不到。本想馬上出京，恐爲×××老婆所笑，笑我無常心，只好忍着，仍作北京生活。惟此番住着的房子好極了，恰恰英文獨修書的料頭全帶，大約可以動手了。

京中每元換二千七百五十，大家說百物皆昂，然以錢價比例，也未十分昂貴。且有些東西，仍廉于上海。

惠卿不在翔教寺了，住的叫前紗絡胡同十五號。八元房租，五間好屋，倒也不錯。惟他自己呢，本不必說；就是他的世兄，不知如何是好。並問他的姪，他的女婿，皆需謀事，正麻煩他老人家了！

十日。早，與惕生同在東安吃茶。（爲看報，或爲飽肚皮。）下午同去石會所，遇徐季龍、顧孟餘。又同往西城看保定黨人。出宣武門，惕要印片子；又至青雲閣吃茶。

十一日。早，惕生又去候李恩浩。彭濟羣皮海寰來。夜間去吉祥胡同，彼等高興立一中學，丁巽甫言，倘能借到東廠胡同黎元洪宅，尤美。我因數日內聚在天津，好像張與孫狂

接近，又因石穉青等素爲黎所善，故我卒然允函××，試戲書之。（不料××當了大事，自云於黎尙無此交情，且揣度情形，無異向哈爾借花園，恐太滑稽。然爾我等之意，姑請李厚泉說之。黎答曰：「倘朋友如石君等借住，馬上歡迎。作學堂則不可，我將不日回京也。」余接書，發一軒渠。深夜，又造皮宅。

十二日。午，惠卿在六味齋請李思浩章佩乙銀行潘某嚴仲珍叔方惕生及余，余不願往，恐情形如同一班措大，軟請財神。謂惕生罔至館門，余推之入，遂逃去前門。後聞李未至，章潘等皆盡歡而散。午後，與叔方惕生又在青雲閣一座。

十三日。早，與惕生至中興茶樓。遇馬幼煥陳佩慈李志雲，看叔方。因惠卿昨日欲即筵爲叔方謀財政部印刷局長事，叔方不擇，以爲此種天鵝肉，太覺滑稽。三人同在近處小飯莊小酌。

十四日。早，薇青鯉生海寰通伯來，談久，即去近處小飯店（注意小飯莊者，聚商之類，小飯店則尤下矣。）吃飯。夜，與惕生在東安茶食。余獨去王法勤家開國民黨執行會。因要派人至北數省宣講國民會議，本處××担任訓練三天，彼託余代。

十五日。下午三時，到北大教室開訓練會，夜，教育部國語同人如黎錦熙陳仲平等請吃滷肉卷。

十六日。皮海寰丁巽甫來談。下午三時，又開訓練會。顧維楨來看我，未遇，一報謁。夜，出前門。惕生之學生王夢青者來，談至夜深。

十七日。早，李聖章潤章陳頌平皆來談。午後，仍開訓練會，派定人數完畢。晚，孫岳賓客中央公園今雨軒。彼適有要事赴保，請劉汝賢代作主人，到者皆政客黨人，大半食一兩菜即去，形同妓女之飛座。土頭土腦終席，止我與惕生石曾等數人。富家一席酒，並不終席。彼此酬酢無虛日，可嘆！夜深又看叔方一談。

十八日。早，送現代評論稿與皮海寰，日間來客四五人。

十九日。早，與叔方期石達子廟，同就大甜水井胡同看葉玉虎。門者云：「未到新高。」又五里，趕至西城，在途笑語叔方曰：「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叔方微笑。余實感洋車夫之直跳前，形容奔走之途四字，不禁莞爾。至則葉不在，遂各散歸。下午，

沈睡。晚，與楊生同至石會所，有日本二人來，似黨人，亦似偵探。余與談英語幾分鐘，彼此皆不能暢，乃去。

二十日，早，石會來，同車入神武門。門西小屋即所謂委員會辦事處，有鐵箱一具，乃擬開時代財部發出費用二千元，用五百元買此箱也。因溥儀取物出宮時，在彼之鋪蓋中，搜得王羲之快雪時迹晴墨，（即三希堂所藏之一希也。）用鐵箱保存之。會員到者二十人左右，委員外，有監察員六人。內會聘者三：余與莊思絨張溥泉也。官派者又三：警察總監，北京地方檢察廳廳長，北京教育會會長是也。本日思絨亦到，已五年不見矣。至北連房溥儀之汽車房，作為會場，議定點查規則。散已正午。歸，與楊生就食東安樓，同候黃膺白，未遇。歸寓，畫清宮圖，在會借得也。夜，楊杏佛丁在君適之來談。

二十一日。早晨九時，到教育部開國語統一籌備會，已一年不開會矣。今日余主席，通過議案六則。會散，即與座客同至汪一厂家午飯。又回寓睡。夜，通伯等六人請客於東興樓，赴之。客有安徽新來之英國同學三人，又胡適之等，連日不得好眠，忽在車上傷風。（一月未愈，但身體甚健好。）

二十二日。午後，又進神武門，集前日之會場，議定查點清宮日期，到者三五十人，忽警廳送函來，言奉內部訓令，執政府秘書廳傳執政命令，囑停止點查，會場皆起反對。所持理由，會中保管已一月半，倘不點查，接收者孰云空無一物，如何承當？余言：即係賊匪搶到之物，亦能由律師請當場點查，方能定罪。若既由攝閣命之保管，今乃止其點查，是待罪犯所不如矣。某君之亂命，應當反駁，遂全體議決，遂還內部公函。明日先請會員參觀宮室各處；作點查之整備；後日開始點查。夜，與楊生就食東安市，余定印李彥青照片，赴前門取之，順便至東昇平洗浴，遇楊子旻，在浴室久談。

二十三日。早，揆伯來。因今日參觀清宮，允有四五外客可介紹同入也。石會亦到，遂偕揆伯同車往宮。至則惠卿父子與叔方已候神武門外。進門至辦事處，陸續客來，如柏烈武蔣伯器于右任等，約三十人。會員三十人，一點半，由警察四人，兵四人，領了一同由西邊宮牆夾道曲折往南，抄至隆宗門，遂達乾清門外；門對保和殿之後階。由乾清門西，所謂內右門者，入看南書房，上書房，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遂達御花園；園中樹木奇古。園之後牆即順貞門，倘開此門，即與神武門數十步對峙。不開順貞門，亦謹慎之意。故甬路每日進出，歷曲折之夾道，約一二里之遠也。園內養性殿，即英人莊士敦每日教授薄儀英文之處，彼當時必出入順貞門也。惟此處窗上有白疏簾，洋氣十足，由窗窺之，西壁書架上有

餅乾四豆，方在黃袱中解出，匣尾猶留襪內。最北時於假山石上，正當順貞門東城牆之御景亭，即十二年九月景山開放，溥儀夫婦及其夫人之弟（約十二三歲）執遠鏡窺視游人之處。今則物是人非，當日在煤山望彼之人，亦登彼所立之處。（破舊不堪，惟遠望亭耳）在亭後，劬成爲余等攝一影。出御花園，又至延禧宮，看未成之鐵亭。到承乾宮煊藻堂，看二三十缸之金魚。據說有成豐年間之魚，則嘗呼之爲魚哥，其價值可至三四千元一尾。（指古且大者。）又退至內右門旁，看御膳房，污穢不堪，想尙無忠信堂福壽堂諸大飯莊廚房之潔。有人云：曾得飯食賬一冊，內開小月用醬一百九十斤，大月則二百十斤云。又由乾清門外至極東，看所謂九龍碑，即玻璃盤成九龍之照壁，北海中亦有是製；至此已四時半矣。依章共出宮。所看者皆中間正屋，屋皆封鎖；惟走室外，已大家筋疲力盡。所有東西十二宮，及東偏殿，尙有十分之七，皆封鎖不能參觀。養心殿儲秀宮等，皆不得往看。今日思絨來，言昨晚龔心濫請彼往談，言：「你是我們老朋友，何以亦反抗？且請寄語吳稚暉等，政府無惡意，不必力抗。」思絨言：「不合理，自不能承認。你知道稚暉前與陶子方交涉，彼皆又硬，又能問執人之口，彼亦非妄鬧也。」余爲解頤。出宮與惠卿父子叔方揆伯，同吃四時春。二時，遂偕揆伯叔方至交通部，候見葉玉虎。揆伯領余等至技術室坐，有施秉之宋佩蘭等皆相顧，室內甚熱。揆伯時出時入，余與叔方止好煙坐。熱到頭昏腦脹。余又掉古文觀止曰：「雖飢寒瘁熱，不可忍，不安也，」相與粲然。叔方頗倦，又殫余意不能去。余亦殉揆伯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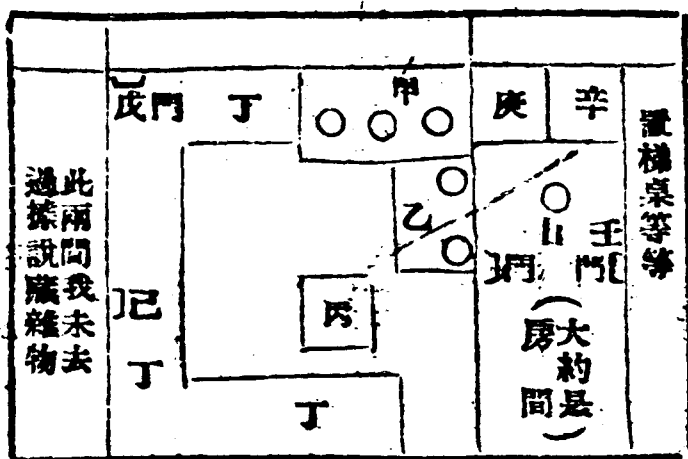
不能去。揆伯則彼亦有校事接洽，直候至晚七時，若非揆伯知內情，斷無人爲此時衙門尙有人者。聽差報揆伯，總長已到。國出技滿室，見院內車馬縱橫，皆候總長，未敢散也。入總長室，總長方與貴客延接，坐余等於東廂。揆伯則自入內，約二刻，以爲總長將傳見。不料總長旋盛禮，自造東廂。並道久候之歉。此所謂「相公厚我厚我。」談清室事，彼云：「執政並無阻撓之意，前日之停止點查，係誤會，現已撤回。惟欲多派國務員幾人，耳目較多，亦彼此皆便，請善爲疏通。我亦本派在內，我則不願招此麻煩。今日閣議，派章行嚴與先淵馬叔倫林建章四人。」余說甚好。然後來告諸石曾，石曾堅不允，言：「彼若善意的商酌，不要說四人，即十人亦可。今彼用惡意相向，偏不允。我們已請警察總監檢察長監視，又各部衙門本請助理員各二人，難道還不够監督麼？彼總長便與人不同麼？彼等豈能天天到，倘派代表，與已派之助理員何異？疊床架屋，直無理取鬧而已！」所以至今總長四名加入，迄未實行。石曾與鹿鍾麟等之意，甯可聽彼解散，鬧一小小風潮亦好。」葉又與叔方談及幕等數語，遂別。

二十四日。早八時，與石曾偕生徐季龍同車出平則門，三十里至五里屯；又換騎驢子，走七八里，至天泰山。（或作天台。）一廟在山之深處。至則馮煥章着灰布棉袍，老棉鞋，已候於山門。曲折同至一客室坐。馮云：「民元，此廟止十數間破屋，今則金碧輝煌，已四

五十間，老和尚至有能者力者也。一余等爲設便飯，四碗素菜，兩大盆花卷，彼則已飯矣。飯罷，同上後山，數百兵丁方爲山坳小村之人治山田，用舊日所見湖南山田法，層盤而上，全山皆已盡闢。又從五里屯入山，亦廣道修整，皆彼之兵爲之。兵攜石塊來，主客共席地坐，纔談約三小時。既而又來參謀次長劉汝賢，議員王倬勳，孫岳的參謀長王勇公。馮之身軀偉大，肌肉結實，如彼壯健之容，生平少見，陳頌平前告我，「馮率兵搶塞永定河時，彼能負土三百斤，抵兩兵之力。」今見其人面益信。有如此精神，所以彼能慮周藻密，細大皆治。在山半有大石三方，削而平之，彼自書楷楷大六字刻之：曰耕讀，曰淡泊，曰靈境，字亦雄健不俗。彼不大言及時事，惟言埋頭練兵者再，則亦情見乎詞。兵權固未肯放手。言及洋人，必曰鬼子；則言我兵不打同胞，鬼子則願與一決。彼述彼兵剛目以下，不准帶手鏢。每人袋中不准多過一元，多則囑寄家，或存銀行。所述三十餘條，皆津津有條。歸途。楊生獨曰：「馮煥章善理財，」此真別具隻眼。馮出自一兵，能有今日，好處固多。第一則用財省，且當；彼之崇食，非以矯飾，實節用以成其業耳。半月前陳頌平告我，「一人言馮玉祥取趙倜儻金四五十萬，實有其事。惟彼軍財政公開，所取之錢，付于軍需監，五六年內政府常欠餉七八月，彼乃添兵至四五萬，皆以取得他人感款爲之。目前雖出李彥青等之錢，亦供添兵之用。」陳言不知何所據，然以情理論之，陳言可信。彼兵皆肥碩年輕，笑容可掬，衣裝厚潔整潔，非化巨款，何以能有五師十三旅之衆，一律如此？彼得吳佩孚錢京漢路款二三千萬

得政府補助又以千萬計；乃至關赴山海關寒衣不周，豈洛陽不遠多耶？話正針鋒相對。又如趙倜藏款，據云皆現金；拾四五十萬現金；必需至少一二百人，豈有大帥將巨金向府上送，却穿了灰布棉袍子在人前矯飾，兵丁不匿笑，能愛如父母，怡怡如子弟之服從乎？總而言之，馮玉祥用一錢，抵得過人用三圓錢。彼兵之嚴正慈良勤奮，我於南北未見有其對。倘馮軍狀態能常此不變，真可愛之國軍，愈多愈有益於國家前途。馮之頭腦確已够日本維新人物之頭腦。吳佩孚挾十六世紀之頭腦遇之，如何能敵？且此公沈勇陰鷲，真所謂冷笑狗一隻，又非吳佩孚驕之比。車至城中，在西單牌樓與傷生同吃夜飯，又就叔方處一坐。

一問二凡 問二 凡 問四 問二



此兩間我未去過據說廢雜物

吳稚暉日記

(說明) (甲)即三大鍋，(乙)乃巴斗大的青花磁油缸二隻，

有架，若油店售油之式。(丙)有一宰牲之桌，據說日殺二豬，王國維言：他在南書房，常乞肉食之，至美。(壬)言亦傳來者。余不甚信。如其天天宰豬，必血迹滿地；現在並無其迹，亦無濯痕。甲乙丙旁並有燒火具盤盃秤刀等等。(丁)皆低坑，據說吃肉時皇帝坐南坑北向，王大臣西向就地坐。(戊)懸七仙女及皇媽媽奶奶像。(己)懸關帝像。(庚)有坑，雖無被舖，疑即大婚日帝后共宿之地。(辛)亦有坑，庚辛之上，並有矮閣，奉有神佛。(壬)此處放王莽嘉量。(另有紀載)。

二十五日。昨日清宮已開始點查，警察廳總監未到，將以消極抵制。今日不理他，彼亦派代表來。所謂段政府，已完全隱忍矣。下午第一次與點，點坤甯宮；坤甯宮即皇后所居之正宮；宮九間，繪圖如右。所以有銅甕，即因皇后生中饋，這裏是天下第一家。此宮亦即第一付竈頭之意。新年賜王大臣在坤甯宮吃肉，亦即留客在內廳吃家常便飯之意，深爲可笑。廚內三大鐵鍋，約有常州天甯寺飯鍋尺寸，西邊南向懸七仙女像，即在長白山下河中取得朱果有孕，生努爾哈赤的始祖；祀之，即祀十八代老太婆之意。像下有綢製女像二，約有三尺長：一穿紅衣者，有一警察說是皇媽媽；一穿綠衣者，曰皇奶奶，大約即燒火老婆婆之意。據陳去病君讀滿洲四禮考，載坤甯宮祭祀甚詳，此二像乃萬歷時奶媽，不知有何因緣，得請室陪祀。余未問及，西壁懸關帝像，亦不可解。

二十六日。下午，又至清宮，在乾清宮點畫。乾清宮九間，正殿三間，正中爲寶座，上有光明正大四字額。順約書，大約代筆，好像孫文體，甚有姿態，絕不莊重。兩壁有長卷，上置圖書集成，屏後亦置有圖書集成，共三部。

二十七日。上午，請查伯做代表，仍查乾清宮。下午，余自往，仍查坤甯宮。查西壁兩

燭，皆係燭台祭器鋪墊等，燭台等皆刻鏤甚細。查點時，兩三人動手，口報名目，一人登簿，一人寫票簽，一人繫貼，又一人記載雜事，如品物貴重與否，如何安置等等。三四人袖手監視，又警察二，守兵二，亦協同監視。凡檢西壁，同組（即合以上各種人曰一組）之人咸聚西壁，不准向他處走動，亦不准一二人獨進退。如遇貴重及奇異之物，即由指定一人照相。

二十八日。下午，會中許多會員介紹朋友，入宮內參觀。余亦介夏靈軒等數人，共約五十餘人，參觀各處，仍與二十三日所至無異。夜間，丁庶爲爲王星拱程弢甫等請吃香菜，余亦往。

二十九日。一日在清宮。上午，仍在乾清宮點書。下午仍在坤甯宮點書。夜間，曾至張少和處一坐。

三十日，上午仍至乾清宮點書，何以三部圖書集成，必連點旬日？因彼每十冊或八冊貯一紅木匣中，欲每匣開看有無缺少，故不能不遲。照此種點法，原定六個月點畢；現恐三年亦點不完。儘管每天分六組，分點各處，亦恐至少要一年工夫。下午，請通伯代表點坤甯宮。●（惟監察員不儘不到，不到亦需請代表，故請定數人，各代表了幾個半天，庶可另做他事）

●往前門代揚生買馬掛。夜，揚生去開封，余至中央公園，石曾因欲請馮軍築溫泉馬路二十里，故袁宛平縣知事及馮軍營長，請余陪客。

●三十一日。上午，請丁巽甫代表查宮。下午因有謠言，說孫文來時，有人要與××搗亂，（完全謠言）。故我也去歡迎孫文。到車站。止十二點，說是一點來，直候至四點半。歡迎約兩萬人，皆凍得垂頭喪氣。軍警則列隊，時作頓腳取暖。孫到，余至青雲閣吃茶點。

●十四年一月一日，早起惠卿叔方留字，囑去中興社吃茶。許久，獨與惠卿至石曾處，未晤，余遂歸。擬再繪一清宮圖寄仲英，未成。至大同公寓，送對一副及九宮格四包給店主及小夥，因每至皆殷殷相款也。夜，與惠卿叔方同吃小館。

●二日。早，點乾清宮，屏後有木箱，大小不倫者六七。不料開看皆寶物。據丁巽甫言：「三十一日所點，皆玉如意，又有兩寶。（皆乾隆之寶）」今日余所點者，如缸盆如飯盆大小之玉水盛五十餘事，白玉青玉綠玉皆備，雕刻各種花色，精緻異常。據我估價，有值一二千元者，有值五六百元者，所點一箱，足值五萬元。其箱係木板所釘，塞空皆破紙。上有宣統二年，小黃紙封條；既非合理之貯藏，又不像進貢；未開箱，（器上多半有乾隆雍正年製

篆書，間有御題詩文。）何以如此裝置？大約必係預備偷運，或者已運去不少，此爲剩餘。終之，看了如許寶物，決不願再購小玩物以炫珍貴。因無論如何豪富，終不敢彼之多如瓦缶，棄擲若不顧惜也。即此破木箱之物，所稱瑪玻版、火神廟等之古玩店，已絕不見有同樣之品矣。下午，點坤甯宮，即點上圖房間處。最貴重者爲王莽嘉量，約有三斗米大，銅綠蒼潤可愛；篆文甚多，有榻本，錦裱成冊，有御題，有詞恭題，冊置量架抽屜中，估價此量當值二十萬餘元也。四壁有畫軸，有蘆塘柳塢一軸，款高不能辨，大約芸軒見之，必稱還好還好。（畫幅書籍，到處皆有，其總匯處亦有數處云。）送徽章與邵成，請他每星六星一代表往點，才能騰出工夫，寫信理報等。即在東洋夫人小屋吃便飯。夜，至石曾家。

三日。睡到下午一時，接上海來報及信。

四日。上午，查清宮圖，有兩處招宴，皆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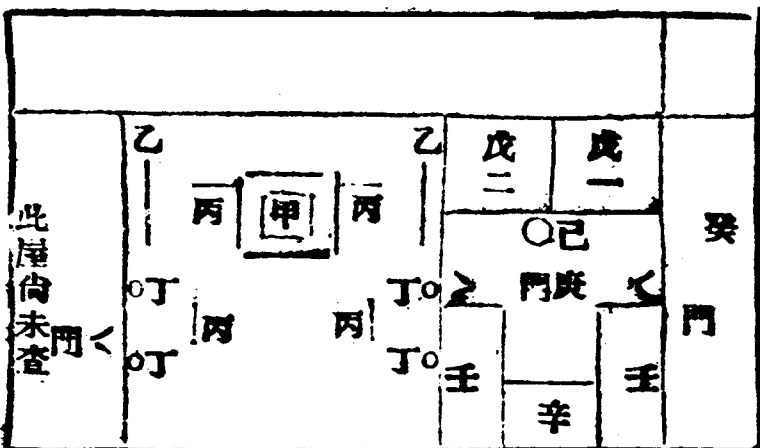
五日。劬成查點畢，下午五時送徽章來，同去東安市場吃晚飯。

六日。上午，至清宮，下午通伯代去。夜間，國民黨開會，討論善後會議應加不應加。

主不加者多數。

七日。午後，因昨日宮內發見竊物之事。（宮內但有內右門可開，有兵站崗，必成組乃許人內，一二人不准進出。然宮內却留有老太監一人，與其跟人二，住南書房。）又承乾宮有金魚三十餘缸，仍留向察看護者四人在內。此四人居然扒牆往天穹寶殿以南之破庫中竊物；前日在夾道中行走，爲兵遠遠窺見，即去截住。詰他：「此地非爾所當至。」彼言語支吾，搜其身，舊長衫內華衣見焉。往搜其宿所，有賊物十二包，玉器銀器衣服皆有。審詢之結果，四人中三人皆同犯，已扒牆四次，衣則着中間，小珍物則藏袋內。混出神武門，已買賊與日本人，得千餘元。經此小警，遂將金魚送出宮外，安放從前委員開會，即是前放汽車處。宮內之人一齊逐出。然有教育部中人言，新近已有人伏太廟中，挖牆挖到午門歷史博物館，幸所挖處無要物，恐宮門深閉，也有挖牆情事；故擬此後每週派一組人巡遊一二處，下午，余即隨巡遊之繼，往看甯壽宮等處，牆壁鎖封，皆無毛病；但是這件事情，要算麻煩已極，幸而宮牆之峻高，牆頭套數之多，決非尋常賊匪所能侵入。惟宮殿繁多，占地甚闊，品物之富，真不可思議；終竟保管之難，已達極點。此次看魚人所扒之處，已入一宮，則鄰院之牆較低，且該處適係破敗，故能扒越。已爲屋頂滲破之舊庫。然竊出之物，余目擊者，竟有蘇新法蘭絨褲十餘套，（褲管竟已用挖洞及洋鈕。）又約二百元一個羊皮統子之藍軍綢皮袍

兩件。甯綢之好，皮毛之輕長，簇嶙全新，竟在此極遠極僻之庫中，究不知何人服御。（疑係內監。）失竊後，開封入查，約有箱子一二百，止開二三，已有好衣若干。被賊踏扁之銀



盤亦三四，玉帶頭之類亦二三十件，其餘一二百箱。又不知何物；故我瞎想，即宮內便衣，亦將開設一二十家大衣莊，綽綽有餘。因見會中報告所有取出之衣物，動輒皆八十件一百件一色之物。今日檢查寧壽宮各處鎖封，約見二三十處。從窗內窺見，皆貯物極多。有景此乾清宮圖，（甲）寶座，約二丈見方之矮方臺，中設御座御案，四面列寶瓶等。（乙）即置圖書集成。（丙）四面大插鏡，紅木雕龍架，約一丈四尺高，七尺寬。（丁）天球，星球等。均栲栳大。（戊）兩個夾室，與坤甯同；惟無坑，在戊二內祀神佛，戊上有閣，曰東煖閣。（己）一玉盤，圓徑有最大圓桌面大，厚度有莫高，下承以紫檀架。（庚）大鏡；（辛）坑，（壬）對直兩大櫥，寬二丈，高二丈五。（癸）套間，置黃轎等。

祈閣，共七間，滿壁紅木紫檀之架，若五十部二十四史排列而成，初會中以爲書籍，今日余細窺，見匣上刻有題識，則係宋元明磁器等，度之可三百事，假定平均萬元一具，即三百萬也，真正說洋話。

八日。早，北洋大學劉校長偕一何某同來，忽要約我去做北洋國文教務主任；財運不通，只好辭却。午後，仍點乾清宮。在圖中辛坑上，列有御製詩文集，（順治至光緒全。）有小几，文具外有寶一，綠玉者曰：「古稀天子之寶。」另有方形草鞋底大綠玉片，刻就御製平定土爾扈特文，盛京賦等共七種，每皮約刻玉十二至十三四片，兩面刻字，中有五篇，皆有注語，言「每篇爲庚子聯軍各取去四五片，」現惟兩篇完好。另列紅木箱五隻，中間三隻，大如戲箱者，皆空，大約內藏之物，或爲聯軍取去。兩旁兩小箱，尺寸好像大馬杓者，每箱藏瑪瑙，盆盃五格，每格如飯碗七寸，盆大者則十四五件；如海碗洋盆大者則七八件；雕工之精，或薄如玻璃，亦希世之寶也。夜，先在石會處，與××杏佛，談賠款事。歸寓，惕生已從開封回，包志拯又來談蒙邊事，至深夜。

九日。上午，與惕生談話。下午，入宮點南書房，僅有一大間有物，皆書籍，無特別貴重者。目錄上有宋板數部，大約已爲遺老羅振玉等偷去。送徽章與劭成，詣叔方處。歸來少和至，同去芾仲寓。夜深，包志拯又與中山連襟孔容之同來，久談蒙情。

十日。早起甚遲。惕生赴西山。夜頗平來，要求石會在俄賠款內，補助教育八附屬機關

，如國語統一會，天文臺，歷史博物館等。

十一日。山東學生王殿瑗來，同至師範大學，開一科學同志會的談話會，至宴賓樓吃茶。下午，又沈睡。夜間，吳玉章馬覺非皆來。

十二日。上午，在中興樓看報吃麵。交通部有信轉叔方，因我不在，未交下。

十三日。上午，仍往清宮點南書房，取出宮史十四套，存委員會，於點查有益也。下午，叔方來，言交通部已直接送信去，乃參事上行走之委任狀，賞洋一元。

十四日。鄧孟頌來談，又至石曾處，汪夫人等邀我遊溫泉。辭之。下午，點上書房，其主要處已點過，余未與。今日點過道處，有書數架，固有二十四史，御纂七經之類，然又有養雲山館試帖，太上感應篇，二十一史約編等。坊本不全之四書，五經，亦有好幾部。上書房者，王子讀書處，大約此等破書，尙是道光時所遺，弄得一身好灰，出來時面目亦與煤鬼相等矣。晚，又至叔方處，留吃炒飯。

十五日，午前，黃攻素來談，同至中興社吃飯。下午回，殺節孟頫，晚間，又在石會處請執行會議。

十六日，上午點上書房西套間，明板書甚多。且上面坑上有三銀玉如意一大盤，約二三百支，大約從前皆以賜人者，現不甚愛惜，罔於坑上。下午，點乾清宮，即上圖成一夾室，東壁架上每格有大小不盒十許事，中皆藏至貴重之玉器，有綠玉盤三隻，皆面盆大，作瑛翠綠，薄而透明。又有綠玉刀兩把，有一尺四寸長，彼題曰：「赤刀。」各器匣大都雕有御製詩文，真正玩物喪志！照這種玩弄寶物，那裏還有功夫治國？所以得見寶物甚多，不惟不欣賞，且笑區區富家買了數百件珍奇，自以為豪，真可憐可鄙矣！上圖壬字櫥內，除寶錄等以外，尚有御製手卷十許箱。每箱數十件，乾隆康熙為多。大手卷有二三尺長者，小手卷有指頭大者，皇帝之好玩，直與小孩無異！有字有畫，亦有當時名人之畫，皆與御製有聯帶關係。此種箱內，並非收藏名人書畫也。莊思緘云：「他前年曾遇有偷出之小扇面，比洋錢略大，二十餘頁，要賣八百元。」惠卿云：「他曾買得八頁，在東洋賣四千元，此種小玩意兒，乾清宮壬字處箱內甚多。惠卿嫌室小人多，已獨遷至叔方近處五族飯店。晚與叔方同造談，余又獨出前門一次。」

十七日。傍晚，有護兵來攜楊生行李至鵬檀寺，擬明早與馮軍旅長王某同赴宣化閱馮軍，因馮玉祥新聘楊生爲彼軍之「檢閱使」，（說說笑笑。）擬先到宣化，次至張家口，次至綏遠，回來再看北苑之兵。夜，送楊生至錢孟才家宿，便於上車也。十二時余歸。

十八日。起極遲，頤平來談，惠卿亦一來。最後張慰西至，談久，又同至開成素飯店吃晚飯。別張後，又至五族店，與惠卿叔方久談。

十九日。起甚遲，作駁郭文一篇，送京報，途遇曹亞伯等，同至青雲閣吃茶，遇孫伊。夜間有數人至，惟黃攻素來談無聊之國事，頗可厭。

二十日。上午，與惠卿同入宮，會中聘惠卿爲專門顧問，聘書昨日才送去。同查鑄錢，所查皆御用帽子朝珠等，帽子略有貂等值錢之物，朝珠大約值四五千元。乃於一黃綾小絹籠中，發見先生辦子一條，有黃紙條曰：「宣統十三年閏五月初二日上交來辦子一條」黑且粗，惠卿已有詩紀之。下午，莊思緘來言；近來又上書段祺瑞，言，「優待條件將自動取消，攝閣之命令，彼不承認，」並要求取用物件。袁任生並對莊云：「吳某我們也見過，請他讓上頭」（遺老呼之稱呼，不曰上，而曰上頭，語稍替矣。一笑。）取各物去」。真倒

補！聞我舅某什麼事？大約彼中人之自我，亦如我們之目羅叔總矣。最近聞日使館中仍懸南書房軍機處牌子。一日，段祺瑞遣教次馬鈺倫去見○，止於南書房中見羅，後羅語人曰：「今日有姓馬號夷初者，突來要見上頭，一何可笑！上頭豈輕易要見使見者？此亦妄人也已矣！」一羅實認識馬，故馬擬再遇羅，即問尊姓大名；問訖，將大駭曰：「羅某聞已殉節贈文烈證法矣，今尙活耶？」以調之。下午，與惠卿同點乾清宮戊二夾室，架上之物，大都已失。其木匣二三十，丟置架頂，略有十許事，亦皆珍玩。有寶三，曰：「成豐御筆之寶，」玉最佳，又二寶已忘其字，玉亦佳。另有大木箱一，中貯金絲所織萬年如意六十支，從甲子至癸亥，六十花甲俱全，每如意金重十八九兩，約金一千兩。至吉祥胡同，皆不在，惟見仲英的三少爺及二小姐，又至石會處一坐。

二十一日。早，在石會處，會見博泉等十餘人。下午，聞○○果要取物，然徽章爲丁巽吉取去，相期神武門前，竟相左；趕至吉祥丁寓，伊未歸。幸皮宗石借我一徽章，入宮取物者方至養心殿未出。候至五時，一行人從內右門出，鹿鍾麟介語興心滿，敘舊情，不勝謙恭。與又介語寶熙，今日遣來抬物者三四十人，候於隆宗門外。結果止取得書籍十餘套，黃獸所包雜物一包，貂帽一隻，約明早再來。夜，余約南湖同入宮。

二十二日。早，入宮，惠卿思絨亦來。未幾，清室耆齡等至。張仙舟遣參事周學熙之子明泰代表，同至養心殿後殿取衣，皆皮衣，共扛去兩大箱，四五大包。下午，寶熙亦來，仍至養心殿，仍取皮衣，共扛去兩大箱。又三小箱單夾衣，又五六大包皮衣，又大筆一大箱，大約貂袍有二百件，廉者每件二三百元，貴者當二三千元，即此一項，已值二十萬元。其餘玄狐白狐青狐海龍金絲猴毛等，又不計其數。狗皇帝真可笑！看了這許多，想到有人有了貴重皮數十襲，即沾沾自喜，一何可笑？寶熙等皆笑逐顏開而去。可憐○先生，即此一項，已足挾了二三十萬金，到外國去一生快樂；然那班奴才，決不放手如此舒服，彼等乃專爲元旦而來，不日將日本使館的要人，及遺老陳鄭羅袁之輩，皆賜貂謝恩，一散而空。尤其是一埃里牙篤，古柴伊埋斯，最受實惠也。夜，獨去東安樓吃茶點，晤吳松雲先生，彼已略健，可間日出來坐茶館矣。惕生從宣化回。

二十三日。起甚遲，至東安吃鍋貼，又吃牛奶。夜，在西單牌樓吃餛飩，乃候叔方及惠卿父子，同暢談。今日有七八處來邀吃大年晚飯，皆謝却。

二十四日。起來自煮元宵等，與惕生同食，同去虎坊橋看劉允臣，同至琉璃廠海三村叔方惠卿父子（勸成小湖）皆先在坐。久之，惕生去，又至火神廟一走，遂別。五時余歸，惕生

又取行李去。今晚宿其女處，明早赴張家口。夜有美專學生二人邀演講，辭之，乃寫畢以上日記。下午回寓，過大柵欄，見一程繼秋戲目，出五角一觀，這是第一次又看老戲，肉麻之至！

（右一某客日記「自「吳稚暉全集」選鈔」）

二一三 三十年前日記

十九日。昨日下午，往紫竹林佛照樓客店街左郵政局寄書。局中人頗和藹。夜，與韓士暢談算數聲韻之學；伊所作測量儀器，甚精簡。伊又稱博文書院將延伊為教習，月二十金。其歸葬也，欲令余無嫌之。早，讀天文圖說，略畢。玩壬辰會墨三篇。韓士來，出所作蘇恭人 葉義相示，余議其不合數處。伊約飯後，韓方侍郎集來。命余參酌。下午韓士來，過河，同測量鐵道側，測村屋一處，步底線四十步，以三角檢尺約表算之，甚易。又示伊心造算格，法以斜行成橫格，大小任意，談笑甚樂。伊云那總辦處信已交閱，伊云尙待稟王制府，以不稟則見惡於制府。余知此行又成輕出，思當時戲約仲反。及穩就此席，適語同曹甚可笑。然事

曾預定，無足計慮。煒士去，暢讀方集，及日間所讀戒禮西禮二種，躁氣盡散。欲參煒士墓表，就其意，若不相融，思別作而博笑。燦。

二十日。作墓表，至下午稿成。今日陰霾，既而微雨，窘況與後況客況并思之。覺死活皆非，愁樂並無，欲哭也，此涕向誰人雪之？欲笑也，此境向何處覓之？有生三十三年，未有今日一天之毫無趣者也。晚，煒士來談，稍暢適。

二十一日。晴。早，煒士來。言：那公已有命，教習一席，伊有人已待之數月，所有薦吳某一說，着無庸議。余聞之，早知之，早料之矣，毫不覺奇。即與煒士同至電報學堂，晤教習徐印生，稽查委員陳一甫，惟壬，石埭人，年三十許，談笑頗洽。飯堂中三下鐘，隨煒士至博文書院，約五里而近。其地精曠，大洋房一所。即盛杏生奏設之北洋二等頭等學堂也。總辦候補道王某，總教習洋人丁加立。暇房常州莊欣梓，煒士去看莊欣梓，余立近處土城上待之。想起此行，百感交集，朋友之憐我而笑我，家人之恨我而愁我。又在近日聽見了無數議論，知此後萬無吃飯處所，媚人不能，騙詐無術，賈易無資，所欠債款，何日奉還？思之思之，獨立蒼茫，無端感歎，不覺悲歌慷慨。有上城之鄉人來，止見其衣褲不完，面有菜色，相視之下，大為慘然！朋友朋友！將爲爾續也！又重二三大先生之延譽。十數良友之相

愛，無數親族之體貼周全，誠天上有，地下少也。平日小不如意，動輒使氣，苛於責人，豈不作孽已多，該受此苦？姑舊無聊議論如下：

一，余以為往作教習，雖不能如東西之多禮，而所謂總辦者，亦必有體面待人之處。乃聞天津候補道之驕，異乎尋常，由下等人捐班者多。丫頭做太太，其裝身分處，自然更辣也，就館者又皆流品卑劣。拜跪習慣，故所謂教習，無異雇一匠人，且較輕蕩，匠人尙有益于人，有或可食教也。論教習之缺一出，必求得硬氣之薦書，又擠排獻媚，技技皆工，然後始符之。又必上其著作，聽候考驗，然後乃用之。此凡館皆然，迨教習請定，乃具手本往見，自稱教習，稱之曰大人。烏乎！余早知作幕如此矣，豈知教習亦然乎？

一，韓士博文書院教習館成，余親見某君者，向伊賀曰：「恭喜！恭喜！」余當時不覺駭甚。又可憐得館之難，為衆人悲甚，又知自己皮氣，處館一事，總算割裂，不覺愁甚。韓士出，謂余作真言明爾去代館，初一過去罷，余唯唯。出電堂門寒甚，至此甚思食，飲趙桂興，又談余所，夜饒呈都察院。

二十二日。上午，敬作條陳。韓士來，同行河干，吃茶德成樓，夜讀國文報。陳徐二君來談，聞膠州之青島。德人變起倉卒，未知所起事。

二十三日，煒士來，赴城內營署看朱仲超絃，煒士內弟，二十七八，新過班之直隸州知州也，不晤。走城東南荒地，見道旁有新阡，旁臥碑碣，又見有老媪執香將禱于墓，異之，察其碑，其一曰清故顯考劉老先師之墓，其一曰萬古流芳靈非常，皆徑五寸大書。詢之老媪，則曰：「此人生前爲病者祈禱，老師父也。余子爲官僕江南，十年無耗，將求老師父示靈也。」碑立於光緒十二三年，問其何以碑臥道側，墳無宿草，則曰：「本葬海大道，今年該處讓爲租界，此遷於海大道者也。」噫嘻，一巫也，儼然將血食一方矣！回租界，又茶于德成，談在外交接，頗憎此行。煒士亦喟嘆良久！然余思之，言頗過當，所謂不如意人，多怨誹之語，亦未免落套矣。夜，徐印生在仲全招飲于廣怡安，座間煒士陳一甫。夜聞膠州失守，並不知何故，談電堂，頗激憤，并談傅雲龍書，與其爲人，喟然而歎！

二十四日。陳一甫又招飲，作戒宴樂一篇解之。下午，寄傅承恩聯。又之火車路久坐，夜方歸。煒士上午來晤，即去。下午至，未遇，汪仲全陳一甫至，亦未遇。夜，煒士來談許久，以簡馬相商。昨煒士給我五洋，行篋爲壯。今日聞膠事爲鉅野教案，德船二隻，韋高元，率兵離營，否則以爲敵兵。韋不得已令兵他去，已仍在營。從今日起，永戒宴會，從今日起，永戒穿講究華服。夜，在煒士處教伊簡馬字，盡通其奧，至十下鐘歸。

二十五日，上午，與煒士同過莊欣梓約二三日間遷去。莊君二十四五，人頗能。帳房不特與聞外事，且與聞學生事，以一人兼之，頗勞。午，煒士又往謁總辦王公，煒士此席，係土公特地採訪而延。尙算體面不至於掃地，然例須教習先謁者，教習亦不札子，本作屬下看也，學堂所造就，亦不過工作之才，欲冀儲才爲國家用，難言之矣！吁！到了此地，又看煒士一面，不得不且去噉飯，權充教書之匠。夫教書匠之名目，設立已久，至此我中國遂實有教書匠。午，陳一甫朱仲超來，仲超忽發胖，不似甲午鄉試時之面有菜色，儼然一貴人！烏乎，心廣則體胖。余於上海見夏曉岩，亦面團團，儼然若三十年老州縣，見舊朋友，其氣概亦若東翁見老夫子也。居移氣，養移體，移之時義大矣哉！聞教案起於初七，係盜戕二教士也。未事，東撫未奏，已事，東撫奏參章萬元，又請募五營兵對壘，李中丞且恐重得罪也。

二十六日。早未出，午，過河看火車，既返渡，遇煒士於道，茶德成樓。傍晚茶罷，又遇劉開寶，伊從東撫張漢仙來，既別，與煒士同至河干。直督等正迎張公歸。車馬如夢。晚飯罷，煒士與劉君來。遇之途，同往新園茶，晤孫小槎陶小雲孫亦峯（前記童孫誤也）談久。併吃湯圓，孫公約明日同至國聞報館。茶次見個城方幼莊，孫云：「余本不能憶人號，惟貌俊者與妓女，則一聞便記。最易忘者，得意之官幕也。」又云：「介之推好名者也，人皆好名利二字，不得利者，遂從而好名。」

二十七日。早，遇陶丈，未起。遇劉君，遇之途，遂別。過煒士，不晤。早飯再過陶丈，遇之途。同造孫公久談，遂至國聞館。晤賬房姚子祥，主筆洪桂孫，回至紫竹林已昏。孫公邀飲，堅辭之。造煒士所。與焦仲起談。歸棧晚飯。至新園晤裘駿、汪植卿。裘住和興南里，自國聞館歸。先過未晤，又在煒士所談，并代收拾。因雪歸。聞章高元被誘執之。

二十八日。早晴，至煒士所代收拾。至夜，大雪歸，新教習國泰晤陳君所。二十許人。陳君年二十八。煒士本擬今日行，後焦仲起來信云：「可遲一日」。午，仲超一晤，夜自雲中歸，忽念客況，篋中適敷二日資。倘淹滯數日，不免質當。後頗甚不聊生，癡坐許久。既而思之，愁亦無益，不如讀書作文，落得受用。當盡賣絕，何妨何妨！夜讀時文。

二十九日。讀時文，午，送煒士登車，午後陶小雲來談。移時，汪讀卿繼至。談許久。夜，隔舍寓寧湖北人，詢之，隨州籍，姓吳名國輔，號弼臣，辛卯同年也，年三十八，曾就董福祥文案館。此次攜一僕至京用功，明年應考。在上海臨登海船之際，一大皮箱被匪人買去。中間銀二百七十兩，洋六十元，皮衣表飾，共值七百元，身上止留得洋銀四餅。至津紹熟人，覓噉飯處。同病相憐，不覺撫然，夜陳一甫又來談，頗致殷拳。月小盡。

三十年前日記

一〇八

（有）三十年前日記「自」吳稚暉全集「讀」

魯
迅
日
記

「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日記體，書簡體，寫起來也許便當得多罷，但也極容易起幻滅之感；而一起則大抵很厲害，因為它起先模樣裝得真。」

——魯迅

一馬上日記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着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却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覆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接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尤其是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胡，我要知道自己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為怎樣的一個小富

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爲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着，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於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與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試試。什麼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裏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爲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都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嘍。然而稿子呢？這可着實爲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到偶爾也有一點點的，平時接着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到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查到簿。因爲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廢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雲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恩恩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喫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却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喫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是我不明白織芳爲什麼叫牠「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爲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洪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樣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喫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擦。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喫了一大半，因為我忽而又以為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喫一點。不料一喫，就又喫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紫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羣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然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許多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但却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恆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麼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羣人圍着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分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麼？」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只有帳桌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却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麼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麼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面嘗了一嘗。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贊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感覺不至於很麻木，還回覺得太酸。

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牠幾回。所以說「唔」；「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話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着說：

「回見。不喝水麼？」

「不喝了。回見。」

我們究竟是禮教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一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橫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只要走十幾步，到對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纔回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裏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既這麼遠，走路又這麼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鐘，便從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麼一個人，要在這裏等一等，可以不？約有半刻鐘，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鐘纔來哩，你三點鐘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鐘，只好決計去訪C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前行，這回總算一路無

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領我進客廳，C君也跑出來。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喫午飯。於是請我喫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喫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喫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喫飽了就閒話，直到五點鐘。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種着許多樹。一株蘋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蘋果落下來的；因為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一個蘋果。

回家看日報，上面說：「……吳正長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係由保定啓程後，張其鏗曾爲吳卜一課，謂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吳頗以爲然。此亦吳氏遲一日入京之由來也。」因此又想起講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不如也卜一課，以觀晚上的休咎罷。但我不明卜法，又無筮龜，實在無從措手。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法，就是隨便拉過一本書來，閉了眼睛，翻開，用手指指下去，然後張開眼，看指着的那句，就算是卜辭。

用的是陶淵明集，如法泡製，那兩句是：「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望。」詳了一會，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馬
上
山
圖

一
六

郭沫若日記

「……聽說從前探險家劉威士和克拉直與美國西北部去實行探險之際，他們鼓勵許多同行者各人要寫一種旅行日記。結果，第一名爲那探險隊中的一位終身僅度過十九天學校生活的名叫費士者所選擇。推其原因實在歷經費士那個人有三個長處：（一）觀察極其精細，（二）取材特別恰當，（三）寫法特別有趣。」在日記文的寫作上，還是一個耐人深味的故事。

日記

十五日傍晚我又得了一個腹兒，我不知道我還是哭的好，還是笑的好，古羅馬時代最下階級的市民 Proletarius，除了這官兒女之外，莫有資財以奉什國家：我看我到真正是個 Proletarium 了！書兄說『照 Malthus 底人口論講來，你要算是祖襲濫造了。』我想到「多男子則多懼……非所以養德也底話上來，我也只好使我淚湖裏面的水灌向鼻孔裏面流去。這是十九日來的。家裏莫人手，我使時常叫壽昌來同我一齊煮菜。我們吃的菜，只是些白水煮豆腐，雞肫打清湯。

十九日午前，我正在廚下燒火煮水，手裏拿著一本 Symons 英詩的 Verhaeren 底詩劇在讀。門外有人扣門聲。開門看時，一個不會面識的清瘦的少年，穿件灰色的外套，左手攜著一個小巧的青帆布提包，右手脫著帽，說道：

——你是密斯脫那麼？我姓田，……

——哦，田君！你來了！你怎麼不先同我打個電來呀？

——怎麼？我是在京都打了個電來的呀！

——我却不曾接到。

——還真奇怪啦！怎麼不會交到呢？

——想不起你得罪。你怕辛苦了，我們上樓去坐罷。

這便是我同壽昌兄最初對面時所說的話。我的安娜連接剛滿三日，聽了壽昌兄來，也就起了床。我仍然在樓下燒火煮飯。看了看火又跑上樓談天，談了談天又跑下樓去看火。我燒了兩片牛肉在樓下，竟燒得個「原焦巴費」。我款待壽昌的午餐，便是這兩片焦牛肉——別緻的番菜呀！

孔仲尼見他伯雪子，見之面不言，曰「目擊道存，不可以言聲。」又曰「博學之，見Carlyle時，彼此不發一言而心相印。這一段佳話，對於我讚學訪木的人，最是些無用的利器。壽昌兄一上樓，便滔滔聲款，利如懸河。我只便耳被聽，並無插口之餘地。可惜我耳既不想，腦又健忘，加以壽昌兄的語音我去聽慣，有許多不能聽取的地方；能聽取的話語早又忘卻了十之八九了。我的腦真真壞！真真中用！我只記得壽昌說：他將來要做一個Dr. Daniel，要做一個Orator。他不久要介紹Maeterlinck，翻譯他的青鳥；不久又要介紹英皇底O car Wilde——說着從提包當中取出了一本英譯的海涅詩集來，要請我同他一齊介紹海涅。

他說的話我句句都贊成並且很期望他，可是我自家的志願還是只想當個小小的創作家，我看我自己似乎莫有甚麼批評的能力。他又說：他在京都的時候，訪問過廣川白村博士，很得了一些有益的教訓。廣川氏說：一凡是創作家只消盡力地去創作，別管評論家底是非毀譽。『壽昌很感佩他這句話。』

午飯過後，我攜着阿和壽昌出遊。至海岸，壽昌說：

——這便是博多灣麼？你抱你阿和落落的便在這兒麼？

我對壽昌說：

——這博多灣對於我固是可惜紀念的專道。自百三十九年前元軍第二次征倭，遇着民亂，全軍十萬餘人，四千餘人渡船一夜淹死了，便在這兒。這博多灣是我初到福岡時，就在這海岸上聽得來的。一軍中學生開着一句教習，手舞足蹈，指天劃地的在這海岸上講演。我近身聽時，我其多謝他：他同我也談起我無限的敬慕。去此不遠有關東公園。公園中有兩尊銅像：一尊是征倭古時日本皇上德川，一尊是日蓮和尚；都是與當時戰爭有關係的。此外還有座元寇紀念館，有座元寇史畫館。我都進去看過來，元寇紀念館，頗有些弓箭槍矛兜甲等物。我看的時候，我只有想起杜牧之赤壁壁一詩。我們沿海岸而行，穿入櫻科大學，由後門直通至前門。橫渡街道，入東公園。園中還是松林。林中蒼然矗立的便是龜山

銅像。壽昌說：那銅像的樣兒頗像穿著郊祀大禮服的洪憲皇帝，矮而蹣跚。登上像臺，週遭一環只是個青翠的松林。北面與龜山駢列，禿頭而弓背者爲日蓮銅像。兩尊銅像一大一小，只可憐東風不與，更便耳。龜山像即五百有一碑，上書「敵國降伏」四字。壽昌說：是「敵國降伏」，還是「降伏於敵國」呢？——照日本文讀時，兩種讀法都可。我只說了一句話：便是一箇天之功以爲己力。

壽昌此次來，適逢安娜正在月，不能陪他要個盡興，真是抱歉事了。

二十日，壽昌起遲。早晨後我又要燒火煮水替嬰兒洗澡。壽昌在樓上整理了半日的信稿。少年中國一詩季號一日前寄到了。壽昌非常歡喜，因爲他動身的時候，還不曾接到手。他到本報去請教勸他那篇長作，不知反覆了多少遍。我看他的心理狀態真是 *Drachidie*。精神處處與肉體底產育同是一樣的可愛。文字便是作家之愛兒。

午後我們讀了讀浮士德的前部。壽昌喜歡從 *Grasse* 至 *Mathens Garten* 諸幕，我喜歡的是 *Am Brunen* 以後。我看我們倆人嗜好不同，也是我們倆人境遇不同的地方，我讀 *Zwinger* 一節，我莫有不流眼淚的時候。

席上出遊松原中，談吐多不能記憶。最後說到須磨子上來。我勸她的人生是羈絆化了歸。抵家時壽昌口中謳吟道：「彼此感情一致時。」

計一日天晴，連日來天氣都好，正好暢遊，而我終病不能。午前同讀海涅詩。

海涅詩要算是他一生底寶錄，是他的淚的結晶。壽昌想同我介紹海涅，我怕海涅詩入我腦，易招誤解，會有人說他是海涅之品。其實我看海涅之貞於情，那斷不是我國底一些「海涅」的海涅家所可同日而語的呢！不怕海涅是害了 Venereal disease 而死的。

——哦，海洋生活！快樂！

壽昌望着海涅這座地叫了幾聲，我手他胸有血腕腕鳴之概。我同他坐在海濱沙原中，和兒也坐在我們的旁邊。太陽已偏西，正映着平如明鏡的海波上，光輝燦爛。

壽昌說：「我要造一新字。近來女姓的第三人稱用「她」字而男性仍緣用「他」，覺得太不平等。男的便是人，女的便不是人了麼？所以我想把「他」字底人旁，改或「力」，從男省。我說了便常用出來呢！」

我說：「其實這又何必，男女平權也不必在這些枝節之枝節上講求。文字只求醒豁效用，「她」字底產生也正符合這個意思。雖然那樣地「吹求」起來，那麼「也」字旁邊也應該

改成「了」字了。」

以上是我們廿一日午後在海上的談話。我們是要赴洛去的，因為課堂還真有關堂；我們順便走到海岸上，坐下了下子。

十一去罷，怕已開堂了。

路旁有一堆 *Kleebast* 三葉草，*Ernsch* 草，好像是 *Ernsch* 一般。壽昌脫了木屐，便跳入草堆中，赤足。我說：你這是 *Ernsch* 底表現了！你愛他，何苦要蹂躪他呢？

廿二日。雨。壽昌把信稿整理好了，叫我想個名字，我連想到昨天的三葉草上來。

廿日底晚上，我們在松源中的談話，我又記起一段來了。壽昌問我「結婚之後，戀愛能保持麼？」我說「結婚是戀愛之墳墓。」壽昌也說「有人說結婚是戀愛之墳墓的」。他接着又問道：他現在正在研究中，如真有好方法時，他不想結婚。我說：能永不結婚，常保 *love* 底環境，最是理想的。結了婚彼此總不自由。這層到這容易解決。有了生育更不自由。這層簡直更有解決的方法。兒童公育對於兒女的感情教育上生出個莫大之缺陷。人間世中除去了感情這樣東西，社會變成了 *Ernsch* 底大沙漠麼？我替我見到這邊曉。

我們現在正在火車當中呀！我們是要往大宰府去的。大宰府離此處還遠，由博多乘車行至二日市，可十英里。由二日市至大宰府尚有二英里的光景。今日天氣甚好，火車在青翠的田中急行，好像個勇猛沉毅的少年向着希望翻騰的前途努力奮進的一般。飛！飛！一切青翠的生命燦爛的光注我們眼前飛舞。飛！飛！飛！我的「自我」融化在這個磅礴雄渾的Rhythm中去了！我同火車全體，大自然全體，完全合而為一了！我憑着車窗望着旋迴飛舞的自然，聽着車輪整齊的進行詩，痛快！痛快！我念着立體派詩：Max Weber 底「The Eye Moment, (瞬間)」一詩：

Cubes cubes, cubes cubes,

High, low, and high, and higher, higher,

Far, far out out out far

Planes, planes planes,

Colours, lights, signs, whistles, bells, signals, colours,

Planes, planes, planes,

Eyes eyes, window eyes, eyes, eyes,

Nostrils, nostrils, chimney nostrils,

Breathing, burning, puffing,

呼吸着在，燃燒着在，吹噴着在，

叫喊着在，吹噴着在，呼吹着在，吹噴着在，

幾百萬底物相相重疊，

幾千百底物相相重疊，

眼中作如是觀，實體底眼中作如是觀，

黑達森江畔，

無窮地流瀉，無窮地奮湧，

湧，湧，湧，湧，湧……

最後一句借河流自然音律表示全宇宙之無時無刻無晝無夜都在流徙創化，最妙，最妙，不可譯，不可譯。

飛！飛！飛！飛！我正在車中做着我的立體詩時，火車在一個小車驛上停止了。車掌來檢票，我把車票握在手中，同壽昌兄從窗眼中望出去。我還念着飛！飛！……哦哈！車票從我手中飛去了！車已發，尚緩緩前進。我迫不及思索，便也從窗眼中飛了出去。如今壽昌一人在車上，我却不在車下了。我尋得我的車票時，火車已去了多遠。我飛跑前去，趕不上。折回車驛，壁上時鐘剛敲着十一下。我問次回的列車，要一點半刻時纔有。車驛名叫羅倫殿，照這名字上想來，也像是與元軍東征的史實有關係的地方：因為此間一帶都是當年戰場。

● 離二日市還有五英里。我便放開脚步沿鐵道路線步行了去。

在火車中觀察自然是個近代人底腦精。在田疇中徒行，驟着綠青的麥苗，涓涓的溪流，羅曼。賽中的人物，我又成了個「葛天氏之民歟？羅懷氏之民歟？」了。我邊行着邊吟着羅懷底風光明媚的地方。覺得我自己也好像在四林湖畔阿爾斯自由步行的第一級。我真好像在那海中浮泛着的一樣。大有

A foot and light-hearted, I take to the open roads,

Healthy, free the world before me,

The long drawn path before me, leading wherever I choose.

徒步開懷，我走上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

棕色的長路在我面前，引導着我，任我要到何方去。

Henceforth I ask not good-fortune—I myself am good fortune;

Henceforth I whither no more, postpone no more, need nothing,

Strong and content, I travel the open road.

從今後我不希求好運——我自己便是好運底化身；

從今後我再不歇歇，再不躊躇，無所需要，

並糾纏，滿足地，我走着這坦坦大道。

● 自惠靈頓道 Song of open road.

之概。我想永遠在這健康的道路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走到我死日為止。海涅底詩是帶不極。惠靈頓道底詩雄而不麗。兩者我都喜歡。兩者都還不足令我滿足。所以講到「無所需要」一層，我還辦不到。我狠想多得哥德底風光明媚的地方一樣的詩來痛讀。令我口角流沫，聲韻震斷。雄麗的巨制我國古文學中罕見，因為我尤為喜歡的是讚頌自然的詩，能滿是我這假條伴的文章，可惜我讀書太少，我還不曾見到。木玄虛底海賦，郭景純底江賦都是好題目，可惜都不是好文章，海賦中描寫鯨魚有「巨鱗插雲……」等語，我不知道鯨魚身上，怎麼會生出鱗甲來！——說到鯨魚，我還記得一段趣話：六十餘年前，美羅得到日本，日人見其噴吐烟霧，以為是鯨魚噴水；疑其是鯨魚多麼鯨魚。故作此怪。見前田詩集武者力之生活「中」然而會幾何時，日人已自造巨艦，睥睨海上，公公然竟買入了「五丁」一連——鯨魚底南山詩 Robert Southey 底 The Cata act of Lutons 一詩很相像。他們都是將地底在刻畫，可惜酣吃一陣力，終竟趕不上一張照片，終竟只是些終南山和羅多爾漢底殘廢的形骸，死了的。我近來讀得 Cheridge 底 白郎山晨頌 Morning Hymn so Mont. Lava 與哥德詩所歌詠的境地是在同一地方。詩之雄麗也可與哥德相配。……妙在貴里季歌器布的

時候也有

Who bade the sun, clothe you with rainbows?

一語，同以虹爲形容。我不知道他兩人是誰襲誰。兩人同歸，或者怕是「英雄所見」了。荷里季詩是出世的。哥德詩是人世的。荷里季在讚美上帝，哥德在讚美人生。要有出世的襟懷，方有入世的本領。

——壽昌一人在車上，不知道怎樣地岑寂呀？他到二日市的時候，要曉得下車方好
噫！……

我邊走着，我也邊這麼想着。我後悔我不該跳車來，丟壽昌一人在車上。我深恐壽昌把二日市坐過了，所以我心中又十分焦急。我走呀，我走呀，走了有一點鐘的光景，到了，走到二日市了。我從市中通過，逕往車站去尋壽昌，我深恐尋不着他，走至車站附近，壽昌從一麵館中跳出，在背後呼我。啊，我真快活！我心坎中才掉下了一塊巨石。壽昌說我太不注意，爲了五角錢，何苦要去冒那麼的險，幸好跳下車去，不曾跌傷着。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麼那樣地蒙昧。可是我不後悔了，我冒了一個小小的險，檢了五邁爾的坦道來走。我感覺着健康的倦意。

由二日市至大宰府本有輕便鐵道和摩托車。壽昌主張徒行好暢談，我們又「徒步開懷，走上了坦坦的大道」了。

啊，今日真快活極了，我想永遠過渡這樣的生活！

——沫若，你看如何，假使我們坐車來時，該不會有這樣的活樂，斷不會生出我們途中的一些好詩了！

——悲多汶 (Beethoven) 「月光曲」，也是從散步得來的。他在晚間散步，爲鋼琴之音所誘，至一頹敗的小屋前，音自屋中出。悲多汶扣扉適款。入。屋內無光。盲目的兄妹坐古琴側。月自窗中射入翼琴上。悲多汶索彈，而成「月光」之妙曲。歸即製譜時，已強半忘去，世中所傳的「月光曲」，已不是盲人屋中 Op. 27 No. 1 的妙弄了。凡爲藝術品於最不經意時得來的，最是神品。我們今天的詩，恐怕回去的時候，也不能敲寫出呢。

——能寫多少出時，儘量去寫罷。

這是我們到了大宰府後，在其附近的一個飲食店中的一段會話。我們自二日市步行至大宰府途中，光明燦爛的自然供給了我們無限的詩料，從我們的聲帶中，彈出許多自然的歌唱。我們沿路行着，沿路吐詩。觸景生情，即興占吐。可惜我如今連其十之一二也不記得了。我只還記得我們在路上有一段談話，我很得了些詩底妙訣。沿路行着，澄空中有很潮亮的鳥聲，聞聲而不見影。我對壽昌說道：「這是絕妙的詩料呀！譬如說——
鳥兒！你在什麼地叫？」

你是甚麼鳥兒？

你的歌聲怎樣地中聽呀！

你唱得我的靈魂怎樣地陶醉呀！

把這句詩裏「怎樣」等字樣，加些想像化底力量，反正低回地發展了去，便會成一首絕妙的好詩呀！雪萊說：「我總領是百感，已經好了，不用再發展了。」我回來忙讀雪萊 *Shelley* 幾首讚美曲 (*Ode to a skylark*)，感喟！他簡直照着我的實感底胎元細胞，發展成了一首絕妙的抒情小曲了！這是讀詩，*De Witt*。批評他，說是一「透徹了美之精神，發揮盡美之神髓」的作品。充滿着最高深最靈敏之詩思，世中現存短篇詩無可與比者」。他人底批評如何，我且不管。我讀雪萊詩，要借雪萊前句詩來表示我的感激，對於雪萊。

You express me better than I can express myself;

You shall be more to me than my poem.

Song of open road.

大家請是我那一「燈籠」一詩底胎盤。我把我那詩中的境地一一替雪萊兄弟將點說出了。梅花已謝了殘年。春水已活動着了。一切物相都像燃燒着在，叫苦的馴鴿兒今日却一隻也不見，全是在青天之中飛翔着去了。除銅馬之外，廟門前還有銅麒麟，銅牛，銅獅左右各一。我

們走至廟門左側，壽昌撫着麒麟，我去騎着銅牛。有紅梅一樹俯罩着牛背，花正滿開。壽昌笑說道：「沐若！我是傷麟的孔丘，你是騎牛的李耳了。」我聽了忙跑獅台上說道：「我要作道德經五千言作獅子吼呢！」究竟獅台與牛身相近，終不免有些吹牛。我們遊遊廟中後苑，在一家茶店裏享用了些茶點，我們便去登山去了。山泉兒依然流着，泥上的脚印早已渺無蹤影了。路旁有株小櫻樹早已開放。我們初誤認爲了梅花。壽昌兄說：「這小櫻樹兒歡迎着我們，開放着替我們做花魁的呀！」我們將近山頂，望見無窮白雲，大現石一樣的，乳玉一樣的，在西邊天際怒湧。我對壽昌說：「你看，那不像羅當翁（Rogge）底雕刻麼？」壽昌叫：「哦！我知道了，我知道大自然原是大藝術家了！」我們上得山頂，四下眺望了一回，同在松林叢中草席上休息着。我想到李太白詩「脫巾掛石壁，露頂酒松風」句來，頗通禪悟。兩人皆乏，倒身而睡，我竟入夢。夢中有人與我對話，只有最後一句還記得，夢中人問我：「你已尋着了門徑了麼？」我突地驚醒，夢境迷離，了不可辨。壽昌正欠伸着。我問道：「你也睡熟了麼？」「豈只睡熟，夢也還做過了呢！」「哦，奇怪！我也做了一個夢。你夢的是甚麼？」壽昌不言。松風颼颼，腦輕若空。壽昌思飲，二人就側近茶店中索酒。有酒無肴，煮雞卵拌鹽醋之。飲酒中間談話甚多，惜我仍不能記憶了。取別道下山，路旁有株老梅。壽昌數道：「一，二，三，四，五。」人吡開可數。我說：「這正是。」

呢。」以下用青島劇中情事爲謎，直對談到山麓。彼此均醺醺然有酒意。想替 G. O. H. 與 Schiller 鑄銅像，出廟尋寫真師。鬧市中人。云在廟中。入廟遍尋不得。彼此相扶依，踞踞梅花樹下，不禁放歌。（歌另見萍者詩集）

我們又走到上山時飲過茶的茶店去了。店主人聽說我們要照像，他走去替我們尋了照相的來，我們免不得就照了一張。攝影時像館主人教我們一坐一立，我們偏要並立而照，他說：「會照來同銅像一樣呢！我們只相視而笑。相片還不曾寄來。……」

歸時已黃昏，返二日市途中壽昌向我說道：

——其實你很像許雷。

——何以故？

——許雷曾學醫，你也學醫故……不過你有種關係又像哥德。

——何種關係？

——婦女底關係！

思了一天的我，被壽昌這一句話喝醒了轉來。我心中只是說不出來的苦。我想我今後也不學許雷，也不學哥德，我只忠於我自己的良心罷。

古人剛日讀經，柔日讀史；我們則剛日讀山，柔日讀市。昨天遊了一天的山；今晨（廿四）壽昌兄起來，說午後要回東京。早飯過後，忙引他到市內的西公園去遊玩。園址頗高，俯瞰博多灣。是日微有風，灣中波浪洶湧。海鷗飛越上下。對此勝觀畫圖。灣形如池，只有正西一峽與外海相通。灣之北西一帶土股名曰海中道。海中道之西端有山突起如島形者，名曰志波島。百餘年前在此島掘得黃金印一。印文曰「漢倭奴國王」。東漢光武時，倭人曾入朝。漢封之爲倭奴國王，見後漢書光武本紀。此印今猶存，今爲黑田侯家之寶物。九州在日本之最南端，足爲古代倭人從南洋島遷徙而來之明證。

福岡中近正開着工業博覽會，分第一第二兩會場。第二會場在西公園附近。出公園後先入第二會場觀覽。場中設備尙未停妥。場後有幾個惱人的別館，沿海而立。第一是「朝鮮館」，其次是「台灣館」，館中一半是陳列所，一半茶店。茶店當中故意用了「台灣底女同胞」，十三四歲來往的，十多人做女僕。我見了只暗吞酸淚。壽昌說他不忍再見。最可恨的，還設了一個「滿蒙館」。滿蒙使回朝鮮，台灣一樣了麼？怎麼不更建設些「曹家館」「段家館」呢？把博多灣一灣的海水做成一渠，請編出這二一類底博士先生來，寫些日本人是愛平和的國民，日本人是真有侵略的野心的國民一類的一大文章，不怕縱寫得個天花亂墜，把這些

辭館奈何？台灣館奈何？滿蒙館奈何？滿蒙館！事情雖小，我覺頗傷國體。我們在日本留學，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我真背時，真倒楣！我近來很想奮飛，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沒錢，我不自由，唉！

我們遊了第二會場之後，又去遊了第一會場。天色已經晚了。壽昌是坐八點二十分鐘的車回東京去的。

——我今後不再做讀書的工夫，我要多做做人的工夫了。我要把從前靜的生活，改

成動的生涯。

這是在我腦筋裏的壽昌兄底最后一句話。

有日記一冊，內容 著致宗白華書簡錄

徐志摩日記

「日記因人處境異，體裁不同，種類當然很多，但大體可別為二種，一是只記述行事的，一是記述內面生活的，在普通人的日記中，兩種時相都有。前者重事實方面，後者重心情方面。前者雖任人自由，沒有限制，但為練習文章計，應當注意這兩方面的調和；一味抒述內心生活，雖有空虛，然編造式的事實的排列，也實在沒有趣味。」

眉軒瑣語

去年的八月：在苦悶的齒牙間過日子；一整本嘔心血的日記，是我給眉的一種禮物，時常改變了一切，却不會抹煞那一點子心血的痕跡，到今日回看我心上還有些怔怔的。日記是我這輩子——我不知道叫它甚麼好；每回我心上覺着晃動，口上覺着苦澀，我就想起它。現在情景不同，不惟臉上笑容多，心花也常常開着的；我們平常太容易訴愁訴苦了，難得快活時，倒反不留痕跡，真正因為珍視我這幾世修來的幸運，從苦惱的人生中掙出了頭，比做一品官，發百萬財，乃至身後上天堂，都來得寶貴，我如何能噤默。人說詩文窮而後工，眉也說我快活了做不出東西，我却老大的不信，我要做個樣兒給他們看看——快活人也儘有出息的。

頃翻看宗孟遺墨，如此靈秀，竟遭橫折，憶去年八月間（夏曆六月十七）宗孟來叙眉與我同遊南海，風光談笑，宛在目前，而今不復可得，悵惘何可勝言！

去年今日自香山歸，心境殊不平安，記如下香山去只增添，加深我的懊喪與悵惘，眉。沒有一分鐘過去不帶着想你的疑情，眉。上山，聽泉，折花，眺遠，看星，獨步，嗅草

，描寫，轉夢——那一處沒有你，屬，那一處不憐惜你，屬，那一個心跳不是爲着你，屬！——另一段：「這時候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有絕對懷疑的，有相對懷疑的；有部分同情的，有完全同情的（那很少，除是老金）；有嫉惡的，有陰謀破壞的（那最危險）；有肯積極助力的；有願消極幫忙的……都有，但是，屬屬屬着，一切都跟着你自身走；只要你有志氣，有意志，有勇敢，加在一個真的愛惜上，什麼事不成功，真的！」

這三年來高山深谷，深谷高山，好容易走上了平陽大道，但君子居安不忘危，我們的歸路，雖保不再有阻礙，這輩子日子地地地，但是去年今日的話依舊台用：「只要你我有意志，有志氣，有勇氣，加在一個真的愛上；什麼事不成功，真的。」

這本日記，即使再大篇，也似至少得三個月才寫得滿，這是說我們的蜜月也包括在內了，但我們爲甚麼一定得四俗說說？愛人們的生活那一天不也帶着蜜性的，雖則這並不除外苦性？彼此的真相知，真了解，是蜜性生活的條件與秘密，再沒有別的了。

十月十日，國民飯店三十七號房：

眉去專遊別墅了，使進一多見以來，方才念着沙士比亞 Like as the waves make toward the pebbled shore 那首歌光陰的，桑內西，尤其是木尾那用行使我儼然有所處於中，姑且翻開這冊久經以忽的日記，來給取上點兒粗粗細細吧，小龜小惠，不論多麼小，只與

是德是惠，總是有着落的；華夫摩斯所謂 Life's Little Miracles，別輕視它們，它們各自都替你分擔着一部分，不論多微細，人生壓迫性的重量。「我替你拿一點兒吧，你那兒太沈了」；他即使在事實上並沒有替你分勞，（不是他不，也不是你不讓；就爲這勞是不能分的），他說這話就够你感激。

昨天離北京，感想比往常的週絕不同，身邊從此有了一個人——究竟是一件大事情，一大分別；向車外望望，一羣帶笑容往上仰的可愛的朋友們的臉盤，回身看看，挨着你坐着的，是你這輩子的成績，歸宿，這該你得意，也該你出眼淚……前途是自由吧？爲甚麼不？

十月十九日

今天是觀音生日，也是我眉兒的生日，同時家裏這個人小敘，喫齋喫麵，眉兒昨夜車險喫曉，今朝還有些怔怔的，現在正睡著，歌兒也該好了，昨晚菱清說的話要是對，那眉兒你且有得小不舒泰哪。

這年頭大澈大悟是不會有的，能有的是半坦之氣鼓動的時候的一點子「內不待於己」德生看相後又有所懼於中，在戲院中就發議論，一夜也沒有睡好，清早起來就寫信給他忘老金在索爾學士，他那誠懇激奮的態度，着實使我感動。「我喜歡德生」，老金說，「因爲他裏面有火」。索爾學士一次信上也這樣說來。德生說我們現在都在墮落中，這樣的朋友只

能叫做滿肉交，彼此一無造成，一無新生機，還說甚麼「作爲」，什麼事業。

歲月已經過去，此後是做人家的日子了，回家去沒有別的希冀，除了清閑，譯書來還債是第一件事，此時就想做到一個養字。在上養父母（精神的不是物質的），與眉養我們的愛自己養我的身與心。前次在滬杭道上看見黃陂的稻田與鐘繡的村舍在一碧無際的天空下靜着，不出的思想上感着一種解放：何妨一應自足，做個鄉下人去，我自己想。但這時是做不到的，將來也許真有退隱的那一天，現在重要的事情，是前面說過的養字。對人對己的盡職。我身體也不見佳，像這樣的下去決沒有餘力做事，我着實有點覺悟，此去鄉下我想找一點事做，我家後面的那園，現在精得不堪，我想去收拾它，好在有老高與家麟幫忙，每天化它至少兩個鐘頭不是自己動手就督他們弄乾淨那塊地，愛種甚麼就種甚麼，明年春天可以看見自己動手種的花，明年秋天也許可以收到自己手種的果子，那不有意思？至於我的譯書工作，我也不奢望，每天只想出產三千字左右，只要有恆，兩三個月來定可觀的；三千字可也不容易，至少也得化上五六個鐘頭，這樣下來已經連念書的時候都叫侵了。

（若「屠軒遺稿」自「時代」選）

郁達夫日記

「日記文學，是文學裏的一個核心，是正統文學以外的一個寶藏。至於考據學派，文化史學者，傳記作者的關於日記，應該尊重愛情，更是當他的事情。……我們大家都有過記日記的經驗。……得在日記裏寫下什麼，什麼好，什麼壞，什麼不增人情的事情，都可以自由自在地記下來，人家不會說你在說謊，不會說你在做小販」

——穆迪夫

一 水明樓日記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舊曆九月廿年)星期五，晴爽，東北有微風吹來。

晨六時起床，太陽還未出人家屋頂，寒冷之至。養吾欲搭早班七點半鐘船回里，所以送豐江干，重返湖濱，剛敲八點。在一家小館子裏吃了早餐，就會奉行李書籍，出了滄州旅館，而搬到了此地。

這兒是友人楊氏郁生經營的西湖醫院，我因他們這裏清靜幽深所以同他借了一間開房來住，房子是十年前張勳果公的棲息之處，張勳後改建為祠，在四橋東，前面臨湖而後面遙靠寶徽塔山。我所住的一間，尤係張家祠中的最好的處所，名水明樓，上懸有會稽陶澍宣錄書匾額。照此匾的跋跋看來，則此地原為嚴氏富春山莊舊址。我本富春人，不意中來此地作客閉居，也是人事的巧合。

午前作養吾映霞信，下午寫良友社編輯部信，告以出書事，且等我回滬後再說。今天忙了一天，旁晚纔得靜坐下來記這條日記，從明朝起，當不再出外去，而專致意於劇作了。晚上又發霞信，係去催她匯錢來的。月亮明明得同夏夜一樣。有許多男女的對兒及小孩

芋的集團，在屋外的湖濱及湖馬路上空地上開走與喧嬉。

讀杜葛拉夫的 *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 這是第三次了，大作家的作品，總
噴激澆，愈嚼愈有回味。

十月十五日，(九月十六日)星期六，晴和。

晨起，湖南一片白霧，太陽晒得很濃，但霧仍晒不開，為數日來未有之景，或將下雨，
也說不定。

「零餘者日記」裏的幾句詩，實在有味得很。那一位老德國教師的懷鄉之歌，譯在下
面：

Herz, mein Herz warum so traurig?

Was bekümmert dich so sehr?

Sist ja schön im fremden Lande —

Herz, mein Herz — was willst du mehr?

柔心，問我柔心，為甚憂愁似海深？

如此幸甚，何物最關情？

即使身流異域，却是江山洵美好居停——

柔心。開我柔心，——此外復何去？
還有幾條者最爲所引的一首：

'And about the grave

May youthful I've rejoice,

And nature theodise

Glow with eternal beauty'.

也是很有意思，可惜譯不出來。

午飯後，小睡，起床已將三點，上延益里去，則霞寄來之款已到。有此數十元大約可以用到「慶樓」做畢，只差居停的房飯錢了。預計十一月底，必須做好「慶樓」，那時便打算上上海去一趟。映霞亦有信來，我可白急了一天一夜。

晚上入城購物，買盡了五元錢。此後日用起居的事物，一無所缺，只待專心寫文章了。月明如畫，水明樓上，照得晶瑩四徹。滅去電燈後，又在露臺迴廊上獨坐了許多時候。盤想起李後主「獨自莫憑欄」句，實在意境遙遠得很。

十月十六日，（九月十七日）星期日，晴快。

晨起將幾本舊書訂了一訂好，映霞忽來了一個電報，謂錢已寄出云云。這事原不難推測。

，也不能怪我，總之是不顧人家苦練的自私的人在打了混的緣故。從此又可以得兩條教訓，一、我們不應當為自己的利益之故而犧牲他人的時間勞力與金錢；二、我們於今日此刻所應做的事情，萬不可挨到了明日再做。

午飯前，遂又有快信來，其中滿述了一篇家庭紛鬧之辭，不快之至，因即寫了一封快信去安慰她。我後半生的行將志願，於這一封短信中寫盡了。因心終鬱鬱，所以就出去喝了半斤酒，數日來的消戒，於此破掉。酒後就搭汽車上四眼井，又上翁家山去觀察了一回，下午井風愈烈，過一老亭，出至洪春橋搭汽車而返。路過五老墳邊，很想進去一展，因時刻不早，及雨中止。

晚上月朗天淨，因白天走得太倦了。早睡。

十月十七日，（陰歷九月十八日）星期一，晴。

天上浮雲散盡，或將下雨。

昨日因走路多，今天猶覺疲倦，午前寫了二千多字，又接霞快信，午後寫回信，僅一兩片。大約「遍桂花」可寫至萬五六千字，或將成爲今年的我作品中的傑作。

午後因無事，沒有寫下去，大約明日可寫三千字，後日可以寫完。

晚上南顧大，山中景色，又變了。價橋子，是「山色空濛雨亦宜」也。讀南遊記全書。

早睡，頗安穩。

十月十八日，（九月十九）星期二，陰雨。

晨起，酣睡未醒，天涼極，睡得快過無比。早發後寫詩一首，即在翁家山做的那首，可
表單軸。

午前寫「蓮桂花」成四下，午飯後又寫了一千字。霞有信來，說胃病，即寫回信一，
曹雨至湖濱寄出，喝酒三碗，買書數冊。杭州六藝書店所發行之所謂「曲苑」共八冊，已
我買全了。晚上聽雨至十點始上床。創作力，像今天那麼，還可以說不衰，以後若每天能寫
五千字，那不消一月，「發憤」就做成了。「蓮桂花」大約要寫到二十，總寫得完。幾個
物的性格還沒有點出，明日再寫一天，大約總該有點眉目了，這一回非要寫到我所想的事
都寫完不止。

十月十九日，（九月二十）星期三，雨。

是秋雨的樣子了，連日不開，大約還須下數日，方能晴。天氣亦驟寒，因記前兩年，每
將地藏庵時，曾有「夜雨添水閣寒」一句，王老實讀，謂為可入唐人集。今則王老實不
而空轉也已忘了。昨日在酒館喝酒，見一酒保在耽讀小說，將我的酒燙過頭了，也做了

句詩「酒冷頻疑爲對畫，」但「畫」字爲仄韻，故只能具一「溫」字。十句對不出，當於小意中得之，如「人自洛陽來」也。

午前寫了四千字，午後又寫了二千，自到杭州之後，今天寫得最多。晚上囑了半斤酒，車隨。設有信來，作覆，寫明信片兩張。

十月二十日，（九月廿一）星期四，雨。

午前又寫了四千字，「遲桂花」上寫完，共有稿紙五十三張。合二萬一千字。勇曉付郵寄出。

今天午後雨止，出去走了半天，買「竹齋詩集」一部。返家後，又作覆及現代書局函信。

晚上天晴，看得見星了，西北風大。

十月二十一日，（九月廿二）星期五，晴。

今天久雨初晴，當出去走他一天，可以看看我寫的地理，究竟對不對。取牛乳半磅，自今日起，須三元一月也。午後小睡，起來時天已晚矣。晚飯後出去喝酒二碗，買張岱「西湖夢尋」及「南渡稗史」各一冊。

作良友書店及讀信，大約自明日起，須讀書兩日，譯盧編。

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廿二）星期六，晴，熱。

午前天氣晴和，決計出遊，先坐黃包車至萬松嶺上，在雙吊墳小坐，抄碑記一遊：

雙節墳碑記

夫同牢合卺，而敵體之義昭，結褵施衿，而終身之分定。妃匹之禮，自昔重之，是以二其德，風詩所譏，從一而終，典冊致美。叔世道衰，禮教虧損，乃有糟糠之婦，流涕而下堂，庸奴其夫，攘袂而求去。何況羈身逆旅，落魄窮途，矢志同賦，則堪無並濟，掩面割愛，或勢可兩全，遂有半世恩情，一朝訣絕，韓生道上揮棄婦之車，翁子墓間勾故妻之飯，至有聽道面首，甘倚市門，仰食脂粉之間，飲葦床第之側，室家之道苦矣，風教之敗極矣。若夫一齊不改，之死靡他，生爲比翼之禽，歿化連枝之樹，如瞿若夫婦，有足多焉。君姓羅氏，諱升，本京人也，嘉慶元年，偕其夫人陳氏，稅駕會城，投訪親串，南轅北轍，蹤跡萍蓬，寄食旅廬，筭資罄竭。於斯時也，居停逼迫，行路挪揄，鹿車挽而不前，牛衣典而已盡，畢伯通之廡，豈有閑人，陳仲子之園，曾無半李。時窮迫，計無復之，忍辱偷生，悔將何及，遂於七月二十三日，夫婦投繯，同時畢命。錢令蔣，以禮葬之，名其墳曰「雙節」，忠實也。佳哉阮建，靈輿斯著，遊人雲集，嘉嘆無已，嗟乎，靡恥之改，未易深求，生有包

墓，死而寒賈，是故開州江上，有寒視之墳。西子湖頭，存何高之塚。彼連名教，猶見流傳。矧夫取義捐生，全貞委命，足以砥風化，共植綱常者哉。同志有遊其地者，爲子述其遺蹟，并屬文，特以勸諸貞取，播其馨烈。我江刊石，愧非外孫少女之詞，國史採風，當補節婦義夫之傳，謹記。

光緒十七年重光單闕之歲孟秋月吉日

開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蛟川毛宗藩撰 董清鄉道人毛宗藩書

民國四年仲冬，祠經火患，碑字亦模糊，十三年秋，新碑成，仍刊舊記以垂不朽。吳

遺一節故事，異日當可以寫一篇短篇。

自崔公祠後登臨嶺山，山上有學校於紀念日所植的矮松很多。涉歷盡四五個山峯，回至將臺山上，頂上坦可一里方，山間有奇石，下有百花茅蓬。出南星，吃中飯，遊至花牌樓，看船妓上岸後遺蹟，見老妓幼妓兩三人。復山上，經梵天寺，勝果寺等遺址，奇石很多，而廟則推瓦盡了。今天一天，總算跑盡了鳳凰山全部，宋故宮遺址，也約略想像了一個大概。山川地，八卦田等，都還在，猶能想見當日的勝景，傍晚回來，人倦極，接露信，倦覆書。

十月二十三日，（九月廿四）星期日，陰晴。

午前作委香信，出去遊拱宸橋，果然蕭條之至，妓女聚居之處，在張大仙廟西邊，爲福海里，新福海里，有蘇幫揚幫本幫的三種，本幫者以紹興人最多，永興里，永和里中亦有妓女，當係二幫以下的暗娼，這兩里係濱江在同大同路旁。大同路馳南北，北過登雲橋，即接大關紫荊街。拱宸橋係西南之橋，張大仙廟側之登雲閣附近，在直裏馬路（橫裏馬路）等處，有最下等之妓女，在白日拉客，警察立在旁邊，也不加以止之。

單過大關，去看了一位多年不見的朋友，諸僎斯氏，看了他的新造宅第。伊自己不在，上安徽去了，由他的太太接待，二太太即住在前面的小屋中。伊有一子，上學校去了，不曾見到。那地方名大澣街，大關地方很不壞，斯氏宅於此，大有見地。

回來過馬厰廟，尋東西馬厰，王庵等，都不見，大約已淹沒無聞了。
接霞來信，說耳中生疔瘡。即作覆，告以須速去治療。今日割頭。

十月二十四日，（九月廿五）星期一，陰晴。

午前至旗下，買「湘湖志」，「唐詩鼓吹」各一部。上城站取霞自上海爲我寄來之衣服。幾日來因爲閑遊的結果，心又放散了，以後還得重新振作。但自來杭後，修身養性，堅持聖潔生活，迄今已將二十日，若再過一月，則習慣養成，可以永保無虞矣。文章做不出，倒

還事小，身體養得極好，却是第一要著。

取衣服後，就上大華門（秦門北），大學路，良山門等處，去走了一圈。良山門附近，為東城區域，多機關業人，有市園巷者，為西樊樹繼君舊寓之所在，「東城雜記」，明係記此附近之書。良山門南街之南街，有王丹鳳？宅第，地方寬敞高潔，王為東城之第一大家豪。我在他們門口，遇見了一位認識的他們的女兒，係嫁給饒家的。

上獅子橋，見附近多殷實居民，房子完整，全係巨廈，橋下有大悲庵慈孝庵。

傍晚接霞來信兩封，其一係快信，中附有柳亞子信一，那一日在大街上所遇見者，果係亞子及其夫人，即作覆。

十月二十五日，（九月廿六）星期二，陰晴。

晨起，搭杭餘購汽車至留下，由石人塢上嶺，越過兩三峯，更進九曲嶺而下，出西木塢，歷訪風木庵，伴鳳居等別業，沿途靈官廟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憶杭州有囉王姓者詩，所以做了一絕寄霞，和她開個玩笑：

滬溪山曲又灣，秦亭迴望更清閑，沿途都是靈官殿，合共君來歷此間。又記前數年，有過西溪訪華山覓厲徵君墓不見，一絕：

曾從詩記見雄文，直到西溪始識君，十里法華山下路，亂堆無處覓墳墳。兩詩一并

抄寄給亞子，想他老先生，又要莞爾而笑了。

接覆信，即作復。

晚上馬巽伯請在樓外樓吃飯，因前天遇見了鏡湖，住的地方被知道了。

十月二十六日，（九月廿七日）星期三，陰晴。

早晨五點鐘就起了床，考厲太鴻生卒年月，并伊和月上的前後關係，想做一篇小說。按厲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月二日，爲西曆之一六九二年，卒於乾隆十七年壬申九月，一七五二年。月上卒於乾隆七年壬戌正月，一七四二，集中有悼亡姬詩十二首，伊姓朱，烏程人，本名滿樓，生於康熙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歸厲氏時爲十七歲，當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時厲氏四十四歲。月上半時年二十四，時厲已有五十一歲了，越十年，厲氏亦死，葬於西溪法華山下之王家塢，無子嗣，木主在交遠巷。厲元配之蔣氏，似係一悍婦。月上卒後數年，厲在揚州又納一妾，終亦無子。以姪之甫爲嗣，之甫亦無後。厲又字雄飛。我想作的短篇，當名作「溪棲延月圖」，或「碧湖雙黛圖」，或「碧浪湖的秋夜」。下午去天竺，上最高峯，但因中途路塞，不能上去，終只到了十分之八的地方，沒事也。晚上接亞來信附封，即作復。以後一切心事都沒有了，只在打算於月底前寫完厲太鴻之知篇一，譯厲之「漫步」兩萬字而已。

十月二十七日，（九月廿八）星期四，雨。

昨日自天竺歸，就去洗了個澡，身神爽適之至，夜眠亦甯穩。

今晨在重衾裏聞雨聲，忽記起是舊曆九月廿八，爲王老生日，午後若歸，當去一展其墓。中政是上延里去吃的，拜三老遺像後，因有王老老妹三姑母太太在座，所以就趁歸回保安橋去。吃酒談天，直坐到晚上八點纔回來，酒喝得微醉。

十月二十八日，陰曆九月廿九月底（星期五），雨。

上午上圖書館去看『湖州府志』，碧浪湖的大略情形，已曉得了。人倦極，午後欲寫而不果，大約『碧浪湖的秋夜』，要明後天可以寫完。

昨日一天沒有接露來信，今晨發出明信片一，屬寄三十元來。

旁晚接露信兩封，即作覆。

晚上西園醫院的居停主人，請吃飯，吃到了十點，纔回來睡覺。

十月二十九日，（陰曆十月初一日）星期六，陰晴。

早晨作北新李小峯，現代雜誌存信，寫『碧浪湖』，寫好了十頁。大約總須再過兩三天

，總寫得完，一篇的大局，早已佈好了，只待寫落去就對。

下午接霞信，謂款已於今天上午匯出，大約後日可以送到。寫了一個明信片作覆。

● 十月三十日，(十月初二)星期日，晴爽。

今日天氣異常可愛，上午本想出去，但因欲寫文章，硬坐在室中，居然寫了二千多字。大約明朝寫一日，可以寫完了。

下午出去閑步，飲酒，洗澡，到晚纔回來。今天沒有接霞來信，發明信片一。

這一次的短篇寫了後，就想寫「屨樓」了，大約能繼續寫下去，不間斷的話，右兩禮拜就能夠寫好。

● 十月三十一日，(陰歷十月初三)星期一，晴爽。

午前將「碧浪湖的秋夜」寫完，共一萬字，到杭州後，將近一月，寫到如今，成績只這一點，合前作「遲桂花」，祇三萬字而已。從明日起，當再寫「屨樓」。

午前午後，共接霞兩信，所以也作覆信兩封。一是明信片，一是信。

十月於今日完結，看下一月的創作力如何，若在十一月中寫得了「屨樓」，則今年的冬天，當上青島海濱去過。

晚上十時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陰歷十月初四）星期二，晴。

昨晚睡不安穩，不識何故，今晨起，覺似傷風的樣子。

寫信一，并將稿子萬字『碧浪湖的秋夜』寄出，大約明日可以到滬，後日當有回信來也。

霞寄來三十元，今日到，恰好養吾電話來托我買綢綉膏，否則將無以應他了。

下午去大關湖墅等處，跑了一個下半日，想做一篇拱宸橋的小說。

明晨一早，當爲養吾送綢綉膏去江干，今天又玩了一天，什麼也沒有做。

十一月二日，（十月初五）星期三，晴爽。

早晨五點就起了床，趕至江干，爲養吾送綢綉膏去。回來後，去自治學校看了兩位朋友，校址在馬坡巷。順便又去浙江圖書館看了些書，買包慎伯文集『小倦遊園』一冊。

晚上紫何來，同出去吃晚飯，喝得微醉。

十一月三日，（十月初六）星期四，晴和。

晨起，將上月的日記又看了一遍，覺得可以印入書去。大約在天馬出的那冊書裏，尚缺

漢字，即以此一月的日記補入好了。書名也已想好，當名「懺錄集」，以「懺錄獨白」一篇冠首，合六七萬字的光景。

午前在圖書館中過的，將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四日以後，至十二月廿四五日止的舊報繙閱了一下，抄來關於郭松齡的事跡不少，大約從明日起，可以動手做「屢樓」了，預定於二十日中間寫她完來。

接震二日中午所發信，謂稿尚未收到，今晚有人請客，出去的時候，當向郵局去追問一聲也。

買「湖墅小志」一部，並前購之「湖墅詩抄」與「湖墅雜詩」兩冊，關於湖墅的文獻，可算收全了，若做關於杜虞橋的小說，已够作參考矣。

十一月四日，十月初七，星期五，陰晴。

昨天晚上又喝得微醉回來，早睡。今晨六時起床。這早眠早起的習慣，也是到杭州之後養成的，覺得於健康上很有助益。酒海於戒不了，這實在是一件壞事。

讀了一天的書，又把杜愷的短篇看了兩三篇，這一枚先生的用筆，真來得輕妙。

晚上和紫荷王薇子等仍在奎元館喝酒，今天便加入了戴先生頌。

十一月五日，(十月初八)星期六，陰。

晨起忽雨，不久便止，以現代誌一冊去贈許重平前輩，發霞明信片，上城外去走到了下午。回來後，接發霞，並附中華書局「新中華雜誌」徵文信一，啓事一，即作覆。晚上大雨。

今天去走者，乃紫陽山西之雲居山一帶。

十一月六日，(陰歷十月初九日)星期日，陰晴。

晨起雨還未止，冒雨出走，喝酒三碗，買對聯紙數張，回來寫了兩副對，聯語爲「直以慵懶招物議，莫拋心力作詞人」，與「莫對青山談世事，休將文字占時名」，以柳子厚之「聯拆開，對上了上下，便成此兩對。莫對青山談世事，爲元遺山詩，原聯下句爲且將遠目送歸鴻。」

中午錢潮馬巽伯來，約去吃飯，在樓外樓。飯後更上西泠印社喝茶，坐到了夜，過大佛寺訪孫福熙夫婦，不遇。

晚上紫荷招飲，談到了十點纔回來。同席者即前兩次同飲之人。下禮拜四，同席者某更約他家去喝酒。

到杭州，至今日爲整一月，但所計劃來寫的「屢樓」尙無眉目，心中焦急之至。

十一月七日，(十月初十)星期一，晴。

午前出去祇對一副，單條一張，在和合橋近旁之松雪齋，約於十日後去取，須一元多錢。旁晚錢馬巽伯約我去看一位研究佛學的馬一浮氏。伊鬚髮斑白，口音是四川音，人矮胖，談話時中氣很足，眼近視。馬氏係紹興籍，為湯整仙氏之婿。從馬寓出來，遂一同上王潤興去吃飯，飯後和錢走了回來。接霞信。

十一月八月，(十月十一)星期二，晴，寒。

自昨日起，寒氣驟增，今日立冬，漸似蕤幕天寒的樣子了。昨晚夢見王老，今日去看他的墳。從墳頭向前走，經過五峯草堂而至大麥墳。嶺上有麥墳亭，係祀玄天上帝者，亭旁有屋一椽，下覆一大墓，上有匾額，題有「節義成雙」四個大字，上寫「建國十七年七月吉日」，後面一跋曰，明季忠臣汪被討，崇禎甲申苦殉國，夫妻慷慨兩投繯，節義成雙自題壁，今題四字贈吾神，遺者讀若皆脾胃。中山高廷昌立，義為陳无咎言」。看了這一個跋，已經有點覺得奇怪了，而再下看墓前碑文，則更覺得奇怪之至。

「調署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正堂加五級紀錄十二次孫，為

掩埋事，道光四年三月十九日，驗訊得上扇四圓鈕系周姓坟傍樹上，經有男女二屍，

身傍儉有字述，知爲男名徐致和，同妻張氏，乃直隸天津府人。世代業儒，祖任江甯太守，家業凋謝，舌耕糊口，因失館難支，又無子女，紮妻來杭，投親失遇，流寓省垣，逆旅窮途，投繯並益。嗟乎，偶逢儉儉，何致謀生無活計，自惜宦裔，甯甘駢首不求人。●本縣目繫（疑爲繫字，碑上字跡却係繫字。）雙懸，心殊惻惻。念其無籍可歸，用特捐廉掩埋，合即勒碑標記施行。

道光四年四月

日給

看了這碑，事實卻和萬松嶺之雙吊墳相近似，而名姓年月却不同，大約雙吊之事，在杭頗多，這兩位先生，想都是夷齊之亞也，而墳上一區，當係記另一雙節夫婦者無疑。

午後小睡，讀日本池谷信三郎氏小說一篇，自家想寫，却沒有寫成。

十一月九日，（十月十二）星期三，陰，微雨。

近來的思想馳散了，所以這十幾天中間，終於不能提起寫「屨履」的筆桿。我的氣分，似乎是波浪形的，緊張一時，弛放一時，不能有一年半載的長期持續，不過頹潰的時候，却也不至於沈埋到底。終究總還是（一）修養的不足，（二）生活的窮迫，（三）總是環境的腐蝕之所致。今天天氣又太陰沈，當再休息牠一天，等明朝過後，且看我能不能夠如願地勇邁前進。●明朝晚上，是有一個約會在那裏的，非去不行。順便想去洗一個澡，換一身衣褲，買些

層的日用品之類。

昨天一天沒有接到霞的信，也沒有發出一信，今天當於午後寫一張明信片去。午前記。傍晚接霞來信，即作覆，寫明信片一。晚飯後，上湖濱去漫步，在舊書舖內，見有「海山仙館叢書」中之「酌中志」一部，即以高價買了回來。此書係明末宦官劉若愚所撰，對於我所擬做的歷史小說「明清之際」，很有足資參考之處。前在上海買的「酌中志餘」，係此書的續著，為另一人所撰，宮廷以外的文獻紀錄，收集頗多，尤以記東林黨事為詳盡。

十一月十日，（十月十三）星期四，陰，微雨。

雨尙未晴，天氣濕熱難耐，頭腦亦昏沈不清，今天又只能看看書過去一天也。晨起，又作映霞信一，以昨日所見之小報一張附寄了去，因內中有一段北新書局壽終正寢的記事。中午去看周天初，同他喝了酒，吃了飯，回來小睡，睡至三時起床。傍晚微雨，出去赴約，晚上九點回來，又發霞信一封。

（有「水明樓日記」自「讀餘集」選錄）

二 病閑日記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廣州

一日，陰晴，舊歷十月二十七，星期三。

今朝是失業後的第一日。早晨起來，就覺得是一個失業者了，心裏的鬱悶，比平時更甚，天下有半天陰陰，生天藍底。太陽也時出時無，冷氣逼人。

一早就有一位不相識的青年來，定要我去和他照相，不得已勉強和他照了一個。順便就走到創造社出版部廣州分部去坐談，木天和麥小姐，接着來了，雜談了些閑天，和他們去四有村吃中飯。喝了三大杯酒，竟醉倒了，身體近來弱，是一件大可悲的事情。

回到分部，仿吾也自黃埔返省，談了些整理上海出版部的事情，一直到夜間十時，總算把大體決定了。

今天會五級校一次，問爾辦事，因委員終不在，沒有結果。

接了荃君的信，傷感之至，大約三數日後，要上船去上海，打算在上海住一月，即返

北京去接家眷南來。

此番計自陽歷十月二十日到廣州以來，迄今已有四十餘天了，這中間一事也不做，文章也一篇都寫不成功，明天起，當更努力。

二日，陰，星期四，舊歷十月二十八日。

天氣不好，人亦似受了這支配，不能振作有爲，今天又萎靡得不了。午前因爲有同鄉數人要來，所以在家裏等他們，想看書，也看不進去，只寫了一封給荃君的信。

十時左右，來了一位同鄉的華君，和他出去走了一陣，便去訪夷乘。在夷乘那裏，却遇見了伍某，他請我去吃飯，一直到了午後的三時，纔從西園酒家出來，這時候天忽大晴且熱。

和仿吾在劍社出版部分了手，晚上在家中坐着無聊，因與來訪者郭君汝炳，去看電影，是 Alexander Dumas 的 The three Musketeers，主角 D'Artagnan 係由 Douglas Fairbanks 扮演，很有精彩，我看此影片，這是第二回了，第一回係在東京看的，已經成了四五年前的舊事。

郭君汝炳，是我的學生，他這一回知道了我的辭職，並且將離去廣州，很是傷感，所以特來和我玩兩天的，我送了他一部顧梁汾的彈指詞。

晚上回來，寂寥透頂，心裏不知怎麼的總覺得不快。

三日，晴，星期五，舊曆十月二十九日。

午前九時，又有許多青年學生來訪，郭君汝炳於十時前來，贈我西冷詞萃四冊和他自己的詩晚霞一冊。

和他出去到照相館照相。離情別緒，一時都集到了我的身上。因為照相者是一個上海人，他說上海話的時候，使我憶起了別離未久的上海，憶起了流落的時候每在那裏死守着的海，並且想起了此番的又不得不仍舊和往日一樣，失了業，落了魄，蕭蕭歸去的上海。

照相後，去西關午膳，膳後坐了小艇，上荔枝灣去。天晴雲薄，江水不波，西北望白雲山，只見一座紫金堆，橫騎在陽光裏，是江南晚秋的烟景，在這裏却將交入殘冬了。一路上聽風看水，搖出白鵝潭，橫斜又到了荔枝灣裏，到荔香園上岸，看了凋零的殘景，衰敗的亭臺，頗動著張翰秋風之念。忽而在一條小路上，遇見了留學日本時候的一位舊同學，在學校裏此番被辭退的溫君。兩三個都是不得意的閑人，從殘枝掩覆着的小道，走出荔香園來，對了西方的斜日，各作了些傷懷之感。

在西關十八甫的街上，和郭君別了，走上茶樓去和溫君喝了半天茶。午後四五點鐘，仍到學校裏去了一趟，又找不到負責的委員們，薪金又不能傾出，懊喪之至。

晚上又有許多青年的學生及慕我者，設饌筵於市上，席間遇見了許多生人，一位是江蘇的姓曾的女士，已經嫁了，她的男人也一道在吃飯，一位是石德晉的老弟，態度豪邁，不愧爲他哥哥的弟弟。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獨多，醉了。十點鐘，和石君洪君白薇女士及陳震君又上電影館去看「三劍客」，到十二點散戲出來，酒還未醒。路上起了危險的幻想，因爲時候太遲了，所以送白薇到門口的一段路上，緊張到了萬分，是決定一齣大悲喜劇的楔子。總算還好，送她到家，祇在門口遲疑了一會，終於揚聲別去。

這時候天又開始在微雨，回學校終究是不成了，不得已就坐了洋車上陳塘的妓窟裏去。午前一多鐘到了陳塘，穿來穿去走了許多狹斜的巷陌，下等的妓館，都已閉門睡了。各處酒樓上，絃歌和打麻雀聲喧，真是好個銷金的不夜之城。我隔雨望紅樓，話既不通，錢又沒有，只得在熱鬧的這一角腐頹的空氣裏，閑跑瞎走，走了半個多鐘頭，覺得像這樣的雨中飄泊，終究捱不到明天，所以就摸出了一條小巷，坐洋車奔上東堤的船上去。

夜已經深了，路上只有些未曾賣去的私娼和白天不露面的同胞在走着。到了東堤岸上，向一家小艇借了宿，和兩個年青的婦，隔着一重門同睡。她們要我叫一個老學來伴宿，我這時候精神已經被耗蝕盡了，只是搖頭不應。

在江上的第一次寄生，心裏終究是怕的，一邊念着周美成的「少年遊」：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

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感舊）

一邊只在對了橫陳着的兩盞燈發抖，一點一滴的數着鐘聲，吸了幾枝烟卷，打死了幾個蚊子，在黑糊糊的洋燈底下，在朱紅漆的畫艇中間，在微雨的江上，在車聲腳步聲都已死寂了的岸頭，我只好長吁短嘆，嘆我生半生戀愛不成，嘆我年來事業的空虛，嘆我父母生我的時日的不辰，嘆着，怨着，偷眼把蠶婦的睡態看着，不知不覺，也於午前五點多鐘的時候入睡了。

四日，星期六，舊歷十月三十日，陰雲密布，却沒有下雨。

七點鐘的時候醒來，爬出了烏冷的船篷，爬上了冷靜的堤岸，同罪人似的逃回學校的宿舍，在那裏又只有一日的「無聊」很正確的，很悠徐的，癡笑着等我。啊啊，這無意義的殘生，的確是壓榨得我太重了。

回家來想睡又睡不着，閉坐無聊，却想起了仿吾等今日約我照相的事情。去昌興街分部坐了許多時，人總不能到齊，吃了午飯，才去照相館照相。這幾日照相太多，自家也覺得可笑，若從此就死，豈不是又要留幾點形跡在人間，這真與我之素願，相遠太甚了。

午後四點多鐘，和仿吾去學校。好不容易領到了十一月份的薪水。趕往沙面銀行，想匯一點錢回北京，時候已太遲了。

晚上又在陳塘飲酒，十點鐘纔回來，洗澡入睡，精神消失盡了。

⑤ 五日，日曠，舊曆十一月初一日，晴。

早晨起來，覺得天氣好得很，想上白雲山去遊，無奈找不到同伴，只剩了一個人跑到同鄉的徐某那裏，等了一個多鐘頭，富陽人的羈留在廣東者都來了。又和他們拍了一張照片。午後和同鄉者數人去大新天台聽京戲。日暮歸來，和仿吾等在玉醴春吃晚飯，夜早眠。

⑥ 六日，星期一，十一月初二日，晴。

早晨跑上郵局去匯了一百四十元大洋至北京。在清一色吃午飯。回家來想睡，又有人來訪了，便和他們上明珠影畫院去看電影，晚上在又一春吃晚飯，飯後和阿梁上音山去散步，四散的人家，一層煙霧，又有幾點燈光，點綴在中間。風景實在可愛，晚風涼得很，八點前後，就回來睡了。

⑦ 七日，星期二，十一月初三日，陰，多風。

午前在家閑坐，無事之極，寫了一首「風流事」，今晚上仿吾他們要爲我祝三十歲的生辰，我想拿出來作一個提議：

小丑又登場，

大家起，爲我舉離觴。

想此夕清樽，千金難買，

他年回憶，未免神傷。

最好是，題詩各一首，寫字兩三行。

踏雪鴻蹤，印成指爪，

落花水面，留住文章。

明朝三十一，

數從前事業，羞煞潘郎。

只幾篇小說，兩鬢青絲。

諒今後生涯，也長碌碌，

老奴故態，不改佯狂。

君等若來勸酒，醉死無妨。

（小丑登場事見舊作「十一月初三」小說中）

午後三時後，到會場去，男女的集擁來爲我做三十生辰的，共有二十多人，總算是一時的盛會，酒又喝醉了。晚上在粵東酒樓宿，一晚睡不著，想身世的悲涼，一個人泣到天明。

八日，星期三，舊曆十一月初四日，晴。

天氣真好極了，但覺得奇冷。昨晚來北風大緊，有點冬意了。早晨，阿梁跑來看我，和他去小北門外，在寶漢茶寮吃飯。飯後並在附近的田野裏游行，總算是快快活活的過了一天，真是近年來所罕有的很閑適地過去的一天。

午後三四點鐘，去訪薛姑娘，約她出來飲茶，不應，復轉到創造社的分部坐了一會。在街上想買裝書的行李，因價貴沒有買成。

晚上和白薇女士等吃飯，九點前返校。晨睡。

接到了天津立言社的一封信。說我寫給他們的信，已經登載在立言上，來求我的應許的。

九日，星期四，十一月初五日，晴。

早晨阿梁又來幫我去買裝書的行李，在街上看了一陣，終於買就了三隻竹箱。和阿梁及張曼華在一家小飯館吃飯，飯後至中山大學被朋友們留住了，要我去打牌。自午後一點多鐘打起，直打到翌日早晨止，輸錢不少，在擎天酒樓。

十日，星期五，十一月初六日，先細雨後晴。

昨晚一宵不睡，身體壞極了，早晨八點鐘回來，睡也睡不着。阿梁和同鄉華其昌來替我收書，收好了三竹箱。和他們又去那家小飯館去吃了中飯，便回來睡覺，一直睡到午後四時。剛從夢裏醒來，獨青和靈均來訪我，就和他們出去，上一家小酒館飲酒去。八點前後從酒館出來，上國民戲院，去看 Thackeray 的 Vanity Fair 電影。究竟是十八世紀前後的事蹟，看了不能使我十分感動。晚上十點鐘睡覺，白薇送我相一張，很靈敏可愛。

十一日，星期六，十一月初七，晴，然而不清爽。

同鄉的周君客死在旅館裏。早晨起來，就有兩位同鄉來告我此事，很想去弔奠一番，他們勸我不必去，因為周君的病是和我前病一樣的緣故。

和他們出去訪同鄉葉君，不遇，就和他們去北門外寶漢茶寮吃飯，飯後又去買了一隻竹箱，把書籍全部收起了。

坊吾於晚上來此地，和他及木天諸人在陸園飲茶。接了一封北京的信，心裏很是不快活，我們都被周某一人賣了。

武昌張資中也有信來，說某在歎騙郭沫若和他，弄得刺造吐的根基不固，而他一人却很舒服的遠颺了。唉，人心不古，中國的青年，良心喪盡了。

十二日，星期日，（初八日），夜來雨，今晨陰悶。

晨八時起床，候船不開，郭君汝炳以前禮拜所映的相片來贈。要阿梁去西關，購燕窩等物，打算寄回給母親服用的。

在清一色午膳，膳後返家，遇白薇女士於創禮社樓上。伊明日起身，將行返湖南，托我轉交伊在杭州之妹的禮物兩件。

晚上日本聯合通信社記者川上政義君囑我於妙奇酒樓，散後又去遊河，我先返，與白薇談了半宵，很想和她清談一晚。因為身體支持不住，終於在午前二點鐘的時候別去。

返寓已將三點鐘了。唉，異地的寒宵，流人的身世，我倆都是人中的渣滓。

十三日，星期一，（初九）陰悶。

奇熱，早晨訪山上於沙面，贈我書籍數冊。和他去荔枝灣遊。回來在太平館吃燒鴿子。他要和我照相，並云將送之日本，就和他一家照相館內照相。晚上仿吾伯奇餞行，在聚豐園鬧了一晚。

白薇去了，想起來和她這幾日的同遊，也有點傷感。可憐她也已經白過了青春，此後正不曉得她將如何結局。

十四日，星期二，（初十）雨，悶，熱。

午前赴公票局問船，要明日纔得上去。這一次因爲自家想偷懶，所以又上了人家的當，以後當一意孤行，獨行我素。

與譚君，在清一色吃飯，約他於明天早晨來爲我搬行李。午後在創遠社分部，爲船票事鬧了半天，終無結果。決定明日上船，不管牠開不開，總須於明早上船去。

昨日接浩兄信，今日接曼兄信，他們倆都不能了解我，都望我做官發財，真真是使我難爲好人。

晚上請獨清及另外的兩少年吃夜飯，醉到八分。此番上上海後，當戒去煙酒，努力奮鬥一番，事之成敗，當看我今後立志之堅不堅。我不屑與俗人爭，我尤不屑與今之所謂政治家爭，百年之後，容有知我者，今後當努力創作耳。

自明日上船後，當不暇書日記，癡閑日記之在廣州作者，盡於今宵。

（十二月十四日晚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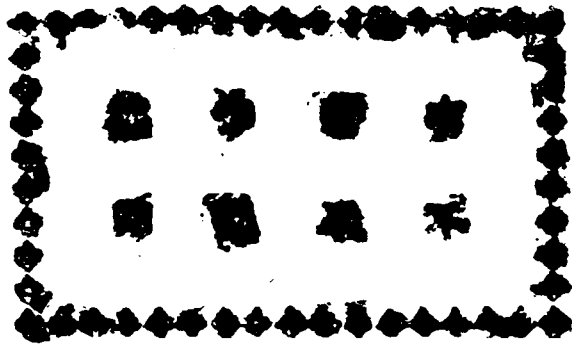
（右「癡閑日記」自「日記九種」選錄）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出版

名家日記

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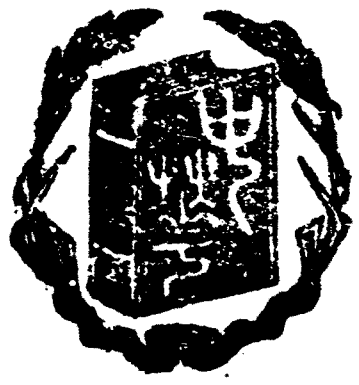
定價



(二二八六)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法圖字第四三四號

7
029200
2



53.00

